

辛酉端易浚五日

簪
韶
齏
物

小叔宗濤署





A541 212 0020 6947B

著 超

蝶

花

劫

定價五角

蝶花劫哀情小說也著之者何人箸超也箸超曷爲著是書
海虞吁公實餉之癸丑秋曾披露於民權報惜未告終止而
倉卒之間結構又欠精良今潤而削之完全脫稿矣內容都
十八章凡七萬二千餘言言情則流露皆真用筆亦巨細不
苟借哀情之題目寓警世之苦心至詞料之豐富令閱者愛
不忍釋誠遺情之極品也

民 權 出 版 部 發 行

海鳴說集

定價四角

先生韜聲匿跡年來肆力於國文尤孜孜於小說家言窮年積稿彙為一集以悲天憫人之懷成名山不朽之作以先生雄奇詼秘之性置百事而為小說則此小說者誠非泛泛者所可同日而語矣

中華民國再造史

定價七角

袁氏謀叛稱帝至袁死而民國復活其間得失成敗事實繁蹟情形複雜苟無統系翔實之紀載殊不足以成信史游君悔原廣加蒐討精心論斷編纂成書復由張君冥飛參訂校正經吳稚暉唐虞庚兩先生鑑定凡所褒貶都無成見期為民國再造之信史昭示來許與坊間之東鱗西爪斷碎淆雜者迥不相侔

春雨梨花館叢刊

一二集 每集二角

(劇本)汪笑儂之玉門關冥飛塵因合編之黛玉葬花真本歐陽予倩之黛玉葬花改本冥飛之秦廷七七予倩之饅頭庵塵因之藕官化紙紅紛狼新拾黃金(劇評)叫天南來十日記聆音察理細入毫芒(劇話)谿公神瑛墨虹塵因諸君之作以金聲玉振之文進戲劇於文學美術之地位誠劇界之明星梨園之導師洵海內嗜音律者家絃戶誦之書

秋心 葡萄切

上卷 五角 下卷 六角

特價對折

是書為泰西名人宏著經海門陸秋心先生逐譯中叙希臘志士不堪土耳其之橫暴揭竿革命光復故土事緯以兒女之情愛情節離奇可歌可泣英雄兒女鐵馬金戈直使讀者有入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之樂誠近今小說界獨一無二之善本焉譯筆之典雅暢達士林早有定評諒服膺先生者當莫不以先睹為快焉

民權出版部發行

不肖生著 **留東外史** 一至五集 每集五角

書叙近年留東學界及亡命客種種怪現狀鑄鼎以犀淋漓盡致著者留東有年事多目睹以諷婉冷雋之筆發風花歌泣之文其寫留學生之沈酒酒色也使人戒寫亡命客之放浪形骸也使人痛寫強鄰之蓄志亡我也使人驚寫日本之政治修明也使人痛寫風景山川之韶秀也使人神往感慨心頭笑啼筆底讀之如臥遊三島油然而起愛國救亡之念誠社會小說之生面別開者

勃雷克探案之一 定價二角

是書為英國巨室約翰立後故事情節非常詭奇筆法亦極突兀經松笠君研心譯術用筆如斬釘截鐵不以描摹見長佐以箸超君之眉批令讀者便於了解誠偵探小說之善本也

紅樓夢釋真 定價二元四角 特價一元五角

紅樓夢一書名被字內婦孺能詳而作者之本意情事之真相聚訟紛歧迄無定論原書為清初人手筆經曹氏刪改五次此見於原書者鄂儒鄧其言先生歷史專家名滿江表熟於掌故寢饋紅樓百年得曹氏刪稿於臧書家顧棻園不全而其人其事歷歷分明始恍然於今人新發未逮一事一用是蒐綜史書參照曹本纂成紅樓夢釋真一書論斷明確探討入微傍證博引情事顯然使讀者知原書未油黍離之感銅駝荆棘之悲問有紕漏之處尤為作者萬不得已之苦衷凡愛讀紅樓者不可不人手一編用以印證也

學校軍事教育 定價五角

書為何海鳴先生所著意在灌輸軍事知識於普通學校之中良法美意早為海內歡迎經本部再版發售以廣流傳

箸超叢刊總目

卷一 文集

卷二 詩集

卷三 詞隻

卷四 聽兩樓隨筆

卷五 聽兩樓詩話

卷六 聽兩樓日記

卷七 說集

卷八 遊戲集

箸超叢刊卷之一

會稽蔣抱玄箸超氏著

胞弟抱時昂孫氏校訂

文集

金錢罪惡論

記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史曰。利之於人甚矣哉。利之云者。包義甚廣。土地珍寶。珠玉犬馬。累千盈萬。何。在。非。利。金。錢。特。其。一。端。耳。自。歐。米。學。說。駸。駸。東。漸。而。金。錢。主。義。四。字。遂。爲。言。論。家。之。口。頭。禪。余。成。性。揮。霍。從。而。附。和。者。久。矣。雖。然。人。於。天。地。必。有。生。計。謀。生。不。遂。遑。問。其。他。金。錢。者。人。身。之。必。要。也。既。爲。人。身。之。必。要。即。當。尊。奉。其。主。義。胡。高。潔。者。又。輕。之。污。之。鄙。之。夷。之。指。爲。不。齒。之。主。義。歟。思。索。既。久。險。象。環。呈。作。金。錢。罪。惡。論。

今天下競言金錢矣。上之人食其職權。月俸豐至數萬金。下之人食其生計。爲斗米折腰者比比。而行路之乞。無論也。或苦樂殊途。或勞逸異境。泰者鐘鳴鼎食。趾高氣揚。瘠者操心慮朝夕。兩兩相較。判若霄壤。金錢之人情。固如是耶。雖然。金錢之所在。地一。人生之住處也。金錢之活動機關。一。人生之作爲也。兒童甫解事。猶以金錢要父母。方外人無與世事者。且倡點金之術矣。兩大之中。塊然而生。人身不能麗於

太。空。手。不。能。付。於。等。閒。固。必。有。其。住。處。也。又。必。有。其。作。爲。也。既。有。住。處。有。作。爲。則。又。不。能。超。過。金。錢。以。爲。
 生。活。也。金。錢。縛。我。吾。惡。之。金。錢。遠。我。吾。啣。之。金。錢。汚。我。吾。惟。戒。之。戒。之。若。何。則。曰。金。錢。者。有。形。之。死。物。也。
 以。有。無。形。之。動。機。相。震。相。盪。故。足。以。爲。機。械。之。媒。介。而。富。變。詐。之。資。料。遠。識。者。知。幾。而。遠。害。昧。而。近。者。則。
 往。往。墮。其。術。中。徵。之。社。會。之。過。去。蓋。百。不。爽。一。焉。然。而。強。有。力。者。恆。恃。之。以。爲。秘。符。以。籠。絡。人。以。買。賣。人。
 以。束。縛。人。而。毀。滅。人。於。是。金。錢。之。世。界。又。一。變。而。爲。罪。惡。之。世。界。矣。民。性。日。以。巧。民。智。日。以。開。而。金。錢。之。
 勢。力。亦。日。以。龐。大。胥。中。國。無。道。德。也。有。金。錢。而。已。無。法。律。也。有。金。錢。而。已。無。政。治。也。有。金。錢。而。已。自。金。錢。
 主。義。以。至。於。極。選。舉。可。以。賄。賣。無。所。謂。權。位。也。有。金。錢。之。本。位。而。已。路。礦。可。以。酬。勞。無。所。謂。土。地。也。有。金。
 錢。之。餘。地。而。已。世。不。少。惡。者。非。金。錢。則。其。惡。不。生。國。不。乏。奸。人。非。金。錢。則。其。奸。不。濟。是。故。金。錢。者。罪。惡。之。
 府。也。嗟。乎。芸。芸。衆。生。茫。茫。孽。海。機。械。百。出。變。詐。環。生。一。證。書。提。回。頭。是。岸。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記。者。於。此。
 有。苦。衷。焉。

盜。不。自。盜。也。謾。藏。實。誨。之。淫。不。自。淫。也。治。容。實。誨。之。邪。不。自。邪。也。金。錢。實。誨。之。金。錢。死。物。也。曷。爲。而。能。誨。
 邪。予。嘗。言。之。凡。天。下。之。物。必。其。能。自。爲。生。動。者。而。後。有。決。擇。之。心。苟。不。然。則。孰。邪。孰。正。固。茫。茫。也。金。錢。不。
 能。自。爲。動。其。動。也。又。必。賴。人。之。作。用。此。作。用。之。者。於。萬。籟。寂。寂。中。忽。異。想。天。開。爭。得。前。趨。其。謀。之。所。至。多。
 成。而。少。敗。蓋。機。械。之。先。進。者。也。無。量。衆。生。貨。之。利。之。無。論。強。者。懦。者。不。審。禍。福。不。校。利。害。一。閔。而。繼。之。其。

結果恆爲強者所攫得。於是懦者不甘自弱而機械變詐之心亦層層以起。無罪無惡之世界竟變作一團邪氣矣。時曰誨邪其罪惡一也。赤子之性簡渾純厚。虺蛇不能螫。厲獸不能搏。自幼而少而強壯。交際漸繁。受物欲之撞擊。而本性遂以汨沒。風搖則葉落。物撓則水濁。理有然也。人非下愚。各有保持天良之見。至於性不能勝欲。其心中遂存一種恍惚之景象。此恍惚心卽向膽邊生之惡心也。孟子有言。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心理戰欲戰。性勝欲勝之說。學者又多能言之。而金錢之勢。餒卒無可遏制者。蓋性與欲不並立。欲念一起。而其本性固已迷矣。是故欲保持天良。必先犧牲金錢主義。不能犧牲金錢主義。而兢兢以保良爲急務。是何異客盜而檢藏引仇以調藥也。時曰伐性其罪惡二也。金錢恆爲強有力者所利用。此強有力者。視金錢如生佛。然欲有所謀。則就之。夫不肖之徒。言辯行堅。冀得有所一逞。然使金錢不爲所撓。則其慾壑終有斷絕之時。無論爲竊爲盜。前者破獲。後來知戒矣。况乎生計問題。至不可缺謀。久而不逞。未必不思反正也。自有此利用金錢者。出而一般刁狡者。有門戶之可叩。羣起而鑽營之。於是賄賣黨羽。叅養死士之活劇。重重出現於世界。金錢不過養成一人之奸。一奸人以金錢養成通國之奸。滿天下盡金錢。卽滿天下盡奸徒矣。要而言之。此養奸之政策。無金錢固不得發展也。時曰養奸其罪惡三也。世有以金錢賣爵。以金錢鬻罪者。矣。然所謂法者。至不易之名詞。金錢之勢力。雖狂對於國法。亦將色然而却步。記者不惜倡一新言論。以屈金錢者。非莫須有之周內也。國人犯罪。照例懲治。殺人者當坐彰。

彰明矣。然何以大殺人案（指宋案）久懸未決。主犯抗傳不到。亦已耳。且誣法律上之手續。爲不常之。行爲。而司法者則絕不置喙焉。此非法理之恕人實金錢之制人也。金錢制人而國法遂以不伸。是金錢不特賣人。且可以賣法矣。金錢愈強。則法律愈弱。此後之中國法治云乎哉。謂之曰無法國。可謂之曰金錢國。亦無不可。時曰奴法。其罪惡四也。人生於世。彼我相安。無所謂嫌隙也。自欲與欲爭。有優勝者。有劣敗者。初而慚繼而忌。而彼我之嫌隙成矣。語有之。錢財無知己。卽此之謂也。不特此也。至親莫逾於骨肉。而父母不子。貧賤至愛。莫逾於牀第。而夫妻猶曰米鹽外。至朋友之間。酒肉徵逐。更無論已。是故甲與乙相交。無金錢之交際。則白首不相惡。家庭之間。衣食美則室內無詬誶聲。以是知人情雖厚。而金錢能根本推翻之。是故金錢者。離間之毒料也。彼大奸竊國。以金錢爲招徠者。自謂立於不敗之地點。然而報酬之數。或有多寡。且將投狀自首。以反噬主人。吾得而斷之。利用金錢者。必無良好之結果也。時曰引嫌其罪惡五也。金錢者。通俗所視爲至寶者也。世態炎涼。本無一定之標準。以金錢之聚散爲依歸耳。窮無以自立。則路鬼擲揄。腰纏十萬貫。則趨承者踵至。而其人亦趾高氣揚。有不可一世之概。所謂富貴驕人也。金錢聚而驕。心生金錢愈聚而驕。心愈熾。天下不皆窮措大驕者與。驕者遇而金錢之流禍。遂釀成一場之劇戰矣。古人有言。傲不可長。長傲則爭起。此特就心理上言之。而况粲粲黃白物。固足以誇耀於當時乎。是故人生於世。其根性無所謂傲也。傲原於勢力。勢力原於金錢。金錢不喜寡。欲人又必與傲者相。

依爲性命而世界之人心遂日趨於傲之一點誣人燬人不堪過問矣時曰長傲其罪惡六也夫人生之結果或聖或狂或良或惡蓋棺論定各各不同然當其年富力強同受平旦之氣讀英雄之史則曰我亦猶人慕義俠之風則曰吾爲其繼雖信口欺世無實際之工夫亦可知其志之不弱也問世而後或瞬時得志則流於昏惰或有志未逮則轉爲消極吾嘗見社會上或商或士者位尊多金則傲父凌師不數年後一蹶不復振或少年盛氣不自韜晦蹉跌之乘轉而棄世金錢之一出一納其影響固若是也此其小者耳甚至柱石之才以萬鍾而自抑棟樑之器與野老以終身或詡知幾或詡安命要亦生來之志氣受金錢之裁制而已時曰錮志其罪惡七也精神之於人身也如燈之有膏然膏盡則燈滅精涸則身斃此一一定之理也然精神爲人身上之生產物相消相長非有絕大之損失必無竭涸之虞此絕大之損失維何卽金錢之估計是耳金錢儻來之物也既有儻來必有儻去非隨時防範之恆轉入於他人之手故有金錢而精神勞金錢愈多而精神愈勞人有恆言工估計者多尪弱富家之子多不壽卽是理也其有以金錢爲尤物望而却走或利用金錢以稱快一時者亦且養成一種驚疑驚喜之狀態愴悅不能自主文子曰不能自勝而強不從是謂重傷書曰作僞心勞日拙間接之影響猶若是利害而况直接受其吸引者歟時曰澗精其罪惡八也風俗之繁費由於人心之浮夸人心之浮夸由於金錢之流利不見夫窮鄉僻壤乎男則躬耕作女則手井臼粗布糲食各安其居肫肫有太古風焉大而市郡又大而至於都會金

錢之機關漸漸活動而誇多鬪靡之習俗遂日趨於澆漓富者衣文繡而窮者亦不甘粗布豪者茹珍錯而賤者亦不甘糲食體態可毀也金錢不可懷也豔羨者久之金錢心濃而名譽心遂日以薄弱強男爲盜強女爲娼金錢逼之也其弱者則互相朋比爲地方之蠹金錢逼之也謂予不信試問今日之爲盜爲娼爲流氓者果有擗衣節食爲子孫計者乎亦曰詐得金錢以遂其氣體主義而已均產之說旣未能實行良民日希惡民日夥則金錢之爲禍殆未有艾也時曰夸俗其罪惡九也疑不自與也金錢實與之金錢曷爲而興疑則以與金錢相暱比者多形迹可疑之人也甲乙相交無不可告人之事也有借貸之舉動則行爲涉於鬼祟矣殺一人償一命無節外生枝之犯人也也有金錢之關係而案內遂有嫌疑犯矣金錢不能言無可告發也而偵察竊盜者又皆以賊物爲線索蓋金錢之來也恆能改人之常度常度一改卽予人以可疑之隙矣大盜得賊受賄得金此已遂其主義者以得意而滋人之疑其或謀而未遂則快不可終日又以失意而滋人之疑矣世有視金錢爲祕密之作用者其謀之敗露可尅日待也時曰滋疑其罪惡十也金錢喜聚而不喜散依附壘斷而不依附勞働愈勞則金錢愈不易得然一國之中統人口計之勞働者約千之九百九十九而壘斷金錢者僅得千之一此一以詭謀祕計指揮此多數之勞働者勞働者且疲於奔命焉蓋金錢之權愈集則愈尊愈尊則指揮力愈大而勞働者之心亦愈搖能以其權操縱多數人之生計卽能以其權墮敗多數人之生計殆至其權不能鞏固時而此千九百九十

九之勞。勤者固已受一人輩斷之累矣。歐米之善治經濟者。多以財產之分配不均。引爲世界人類之缺憾。甚矣哉。金錢之集權。此又其罪惡也。且國家之成立也。不能無建設。既有建設。更不能無消耗。此消耗之數目。視建設問題之廣狹。以爲比例。卽視國家土地之大小。以爲比例。其國大者。建設愈廣。而消耗亦愈費。甚或支出支入。贏餘無多。一受大創。後難爲繼。於是吸受外債。以爲暫時之挹注。此外債就緒。於國家建設。無分毫之減縮。而反添一大宗之利息。分配建設。又屬不敷。勢不得不按年登記。數年而後。匯集總數一批之債息。竟滾作第二批之巨債矣。卽令無國際之釁。不加追索。國本已在不支。而况乎瓜分之野心。又勃勃發也。是故中國不亡已耳。藉曰亡焉。金錢盜之焉。此又其罪惡也。

如上所言。金錢者。具萬能之力量者也。金錢之罪惡。亦萬能之罪惡也。此萬能之罪惡。原於分配之不均。於是有壟斷金錢者。而國中之生計。以窒有利。用金錢者。而民間之詐道。以開推。而至於法可賣焉。國可盜焉。金錢不能自主。而主於金錢者。恆以金錢爲邪。而狎之。而中國遂無復有正當之人道矣。而中國遂無復有鬯遂之民生矣。烏乎金錢天下。幾多罪惡。假汝之術。以行吾嘗從而探索之機械。發明而後。生產之增加。或十倍。或二十倍。或至於百倍。羅白德阿安有言。謂『五十年前。以六十萬人勞力之生產品。今僅須二千五百人』。由是以觀。物產日增。卽金錢日充。而服役於金錢者。卽可因生產之增加。以減縮勞働之時間。而免生計之困難。吾民何幸。而生於二十世紀中。享此絕大之文明。幸福乎。然而金錢之入數。

雖增勞働之時間則依然如故也。生計之困難則依然如故也。此無他則以產生金錢之機關不爲勞働者所有而爲少數之徒手坐食者所壟斷也。

吾聞之於古。『滿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二語直抉千古社會之弊病。而金錢之爲鬼爲賊亦根乎其間。夫金錢之產生本係勞働之結果。曷爲而勞働者反無消費之權利也。蓋勞働者恆不能得土地物品以爲產生金錢之機關。不過抱定衣食住主義。故不得不犧牲一切利益以支持其不幸之生命。不然。又烏能以多數之自由身體而供少數之尊嚴體態也。雖然。生產之機關人類之必要者。不幸而爲少數之徒手坐食人所壟斷。以蹂躪多數勞働者之幸福。此勞働界中明知其產生金錢機關有左右人類生活之能力。亦嘗勤勉節儉以求金錢之蓄積。然卒不幸而消耗於衣食住三者之中。以是知金錢之作用喜僥倖而不喜穩健。喜狡智而不喜樸實。喜貪慾而不喜廉潔。喜欺詐強迫而不喜安分。知命勞働之狀態與金錢之作用實相背而馳。宜其所謀之不遂也。彼徒手坐食者操縱奇計。游刃有餘。而金錢且日以積矣。善哉普爾屯之言曰。『財產者強盜之結果。』信金石之論也。不特此也。飽煖則思淫慾。少數之徒手坐食者以金錢而演出種種活劇矣。飢寒則起盜心。多數之勞働者又以金錢而演出種種之活劇矣。國家大蠹莫甚於此。是非廢滅徒手坐食之階級以產生金錢之機關。公之於社會。吾恐金錢之亡國。其當然事也。

●梅骨龕詩鈔序

梅山距越城凡七里。居鑑湖之東。環田曲水。如載舟然。上則竹木葱蘢。石峯拳綴。鮮苔如褥。春綠秋蒼。漁者樵者。恆問答以爲樂。山之腰有古刹。相傳爲漢梅福捨宅之所。寺宇宏敞。檀施者甚衆。乾嘉之間。去寺三里。有丁姓者。以權臣和珅力得篆山。東鹽政者九年。滿載歸出。三千金。重修之。丹青金碧。歷百祀不稍衰。太平之役。寺僧相率引難去。流亡既集。宰寺政者爲太原籍人。因以山西和尙呼之。苦心規復。不十年。盡復其舊觀。至今佛弟子界中。尤諍諍道。其志願也。僧好吟詠。往來多一時名士。而與李純客、孫彥清諸前輩。猶酌飲報句以爲常。或謂僧於道光某年。舉孝廉。以厭世而逃禪者。其詳不可得聞。顧能文善詩。則爲名士後者。猶能一道之余。於是知山川鍾毓之說爲不誣也。山之景秀以久。歷四時殆無不春。寺之屋清且幽。無裙屐輩至所得。而交者僅蒼石碧蘚。至於招朋輩二三。尋章摘句。則鳥語篁韻。渺渺逼人。來卽不能。詩者亦闖入於推敲之一府。所謂真正之詩境。殆莫此若也。每當溽暑。朔人昂頭無天外時。余必檢帳褥。賃寺屋居者二月。或三月。所以尋詩味也。某年夏。余夜坐山竹間。苦索句不得。住持募舟以小本來。且曰。此吾師之佚墨。問之同道者。則云。非寺僧所貴。而書面之五字。乃城西李純客所題。若甚寶貴也。者。余受而讀之。篇什無多。僅一百二十餘章。然其所以折服名士者。則能是是亦足矣。余竊怪八指頭陀。以交游樊山、梅齋、恪士得詩名。而山西和尙則李純客最愛之。純客固樊山輩之詩師也。而山西和尙竟

不得享盛名於天下。豈其間亦有人造者歟。摩讀既畢。爲書數語於其卷首。

●迎寒集序

時則圓月一丸。疎星幾點。深林慘綠。高樹微丹。風清蓮子之灣。水漲菱兒之曲。曉涼乍嫩。不知秋思誰家。夏日已消。但聞樹間聲在。信天時之一定。感人事之萬端。爾其王石門風。金張家世。聚華成洞。屑金作泥。戀短夢於鴛衾。鵲紋獸炭。耽歡遊於燕好。鳳綰蠟珠。喜殘暑之欲收。料寒威之將至。迺者茅廬新換。藁榻初。显影入簷。辰針試黃棉之襖。衣臨曉。墜泥塗赤炭之罏。會集消寒。圍圍笑語。于古爲韻。亦可樂也。若夫螢乾欲死。蠹頑不化。百城擁露。猶賒殘燿之薪。萬架砌霜。不貫敝裘之酒。寒來暑往。愴予斷魂。或作客於龍京。或從征於馬邑。月凝苦白山。挹寒青。撫弓囊兮霜濃。掠船篷兮露漬。終三年之別。涕縱淚橫。作萬里之行。輪燕蹠。趙能毋碎聲。滿地出入。皆愁也乎。至若羅襪生涼。錦衾却冷。藕絲繼續。黃華練蛾。黛之雲。菱影依稀。紅豆綻燕脂之月。莫不緘情寫怨。悵芳時。驚寒蛩之一。些惜物機之萬變。乃知境惟心造。情從感著。是非太上。孰能忘情。余乃悲感告終。清興未已。鷓鴣嘶咽。數宋玉之愁。思牧馬悲鳴。發李陵之感。慨疑是霜天。隻鴈客子。懷鄉非關落葉。枯禪佳人。製曲一雙。瘦骨不禁金風。三五明輝。聊當玉漏。敢謂春江月夜。巧窮豪士之心。庶知鴨脚貓頭不減。騷人之趣。時民國紀元八月十二日。

●消夏聯吟詩序



歲在壬子。時惟炎暑。赤日當午。清風不來。搖羽扇。其奚辭。買苑冰。而未得。消夏。無計。徒喚奈何。夫鑿冰爲山客。皆挾。背水爲榭人。盡浮瓜。未修。幾生自慚。儒素。迺者樹含風。兮葉葉心避日。兮房房。惟我有天。卽身造境。此中雖暑。不減。清秋。熾炭爲銷。明光可吐。凡斯韻事。舍予奚屬。於是聯琴侶。登高樓。行歌互答。俯仰身世。未臥蠶絲之榻。恍挹龍皮之扇。文心半點。擬招涼之珠。孤簫一聲。答送風之響。寒露之臺。高築松風之石。平砌歌韻。欲寂盈觴。勸酬吟肩。覺冷日光如沐。蓋飛鳥知倦。相約歸來。漁父出征。不問明沒。林烟四起。相與撒降。清興交作。因而聯吟。俗外相期。晝克已之侶。座上已滿。無白丁之賓。目不成瞬。詩已竟。幅方之角。自龍解句。賦陳思汗若珠。連詞題伯玉。蓋有多也。嗟乎。身世之樂。旦夕之娛。設非尋常。必多感觸。蓋今人不能喻古人之樂。明日不復存今日之歡。人生幾何。及時行樂。以炎溽之日。獲清爽之游。故振筆序之。以貽數子。亦以志其僅也。詩凡若干首。時陰曆六月十二日。同游者爲錢塘汪廣志。石門劉崇。南陵張景康。海寧胡歡。同邑陳大本。沈尙銘。

●歲除小讌序

予寓滬有年矣。賤文士之不馴。政客之無恥也。皆重足不與交。凡平日所往來者。大率月食無十金。年享五十餘布袍。寬袖以一錢市人力車爲奢者。自維本縉紳子。美衣豐食。二十餘載。今雖家世衰落。而胎成之傲氣。猶未汰盡。胡局局焉。而與此老朽者相周旋。蓋深裨立已相得。彌彰也。前年冬十一月。余自遼東

歸方至滬。執友陳君慧明謂予曰：南省盡光復矣。革故鼎新，實大有望。子亦個中人，前程遠大，未可量也。又曰：凡事只恐有虛名而無實際。子與我，且不知革命之結果如何。余當時若深遠之意，謂老成之疑懼爾。爾今閱二載矣，險象危生，楚歌四面，共和之幸福安在？回憶前言，其有得於予者，更不淺也。年既闌，業賈者告休，凡往來者咸集一室，迺效俗例，設小讌，言詞之懇切，不可言狀。噫！世風日偷，而老輩之誠篤，日盡一日，根深蒂固，非自外來，其理固有在歟？是夕，飲甚豪，各得三五斗酒，既酣，陳君詰予曰：前二年之舊話，猶記憶否？今何如？予默默無以對，嗟乎！少不更事，老大求人，此經驗之所以貴也。予當日聞陳君之言，非惟不和之且竊竊以反對革命爲羞，而孰知專制之死灰復燃於共和之時代耶？嘆予生之不辰，佩老成之不莽，吾今而後不敢視春花爲耐冬，弋虛名以驚實，則皆陳君之所賜也。酒餘書此，以誌予悔。

●神州女子新史序

比者時局瞬變，是朝非暮，競名諸文士，輒就最新之耳目，發爲文章，以問世。坊間行本，日至數十種，然不
失之腐，卽失之濫，或有好奇而市異者，則又誨盜誨淫爲世大詬核之發揚。國粹啓導，新知之義，兩無所
衷。嗟我中國，積弊相承，猥陋之習，顛撲不破，而女界之晦，盲殆有甚焉。余初痼於舊識，絕不喜表彰女子
然姊妹行中，聰明伶俐，十常八九，過於余，而能文識字，佐夫立業者，尤指不勝屈。余習而見之，始恍然於
無才是德一語，爲男子周內女子之深文。決無有能文識字，而反致毀滅道德者。近十年來，女學漸興，黑

幕之開。金身十丈。然腐儒。陋俗。蜚語。中傷之。或誣爲破家。或指爲虧行。而力矯流弊。之女子。又皆岸行。一世不校。是非悠悠。之口橫阻。前途甚非。女界之福也。余默察其機。欲少摠聞見。以爲保障。然意識枯窒。涉覽無多。每一握管。輒兢兢不成書。惟以一孔之見。傳述故友。冀有獵余一得以盡斯責者。筆不生花。言非經世。良自慙也。海虞徐君天嘯。爲余文字交。秉性沈默。不喜爲預言。一日袖出女子新史。余拜讀一過。呼絕妙者。再是書編輯之大旨。與余意見殆相若。而注重女子事業。則尤余之所脫略者。余蓄志久矣。逢人輒自道。經六七年。未能成一字。而徐君手纂成冊。不聞洩一字於余前。訥於言。而敏於行。余佩徐君。余滋自愧矣。至其收羅之宏富。體例之精嚴。若者發揚。若者啓導。是女界之圖書府。亦女界之過渡筏也。兵燹不磨。金石可壽。於其梓行之日。爲誌數語於端。時民國二年四月。

●蔽廬日月自序

蔽廬者。先君子所經營。爲余兄弟就師之室焉。余年十二。甫能句讀。先君子卽授以累記學。且曰。過人見更人仰。若善若惡。一一筆於書。毋自諱。足以資一生之攷鏡焉。余旣奉是命。乃於是秋始。爲晴雨之記。先君子又必時時檢閱。以驗余之誠。僞余故奉行。而未敢自欺。越十年冬。鄰人翫於火。余方酣睡。蔽廬爲祝融所驅。倉皇驚走。身外無長物。一瞬息間。蔽廬爲焦土。廬之內。書籍什器。爲灰燼。蓋十年來之日記冊。亦付之一炬矣。先君子雅愛是廬。緣其故址。糾工匠。興土木。不三月而告成。謂余曰。十年來之晴雨錄。猶

能補誌否。自今始。以蔽廬日月四字。爲爾是書名。過去未來之事。記載無少間。後之子孫。亦於此覘余之家教焉。余唯唯。然先君子精力就衰。不復檢驗。如曩時。而余亦不能盡記。昔日事矣。夫人生所遭。與時爲變。社會之良惡。世况之精窳。僅我目所見。耳所聞者。無不足援爲大戒。特少年時。血氣強盛。不計日後之利害。貿貿焉。以與之周旋。而數十年。可罵可笑。可歌可泣。可驚可愕之活劇。俱付之脫略。爲可哀也。庚戌春。先君子以疾卒於寢。余既竟喪葬。擬出是書。就先君子之家教以問之。於世而藩垣故人促駕之。書日必數。至且世業就衰。不得贍所衣食。公私交迫。北上陪都。若云表揚先人於心。徒耿耿耳。辛亥秋。南旋。公之暇。得從事於此。爰檢前錄。自就學始。以老死終。凡先君子之遺訓。及社會上之關於禮化者。有所見聞。無不從實記載。俾人知予之今日。藉筆耕以爲生活者。無一非先君子之心血。而有志於家庭教育。改良社會者。亦得於是。篇有所參酌焉。時民國紀元之夏。

●二十初度自敘

代昂孫

予幼不喜讀。稍長失怙恃。足不越稽山一步。無智識。無教訓。無經驗。忽忽二十年。與胚胎時何以異。然此二十年中。予徒自信。無所孽於世。予知世之善男志士。必不以予之無所孽。偶爲予恕。卽予恕焉。而予亦不願長此無所孽。竊馴良之虛譽也。國家更新。凡從前惡劣習慣。無不循例淘汰。向之中國少年。以安分而受人歡迎者。今日目之爲廢物。鄙之曰涼血姑。無論其言之當否。然以塊然一身。虛生於世。逮成年而



無所表見。縱不爲廢物。不爲涼血。而以大好身軀。爲消化米粒之機。則子亦當點首認也。予命何辜。不弔昊天。旣無父母。遠離兄弟。世之氣居體養。衣錦食美。擁嬌妻。美妾。攜愛子。寵女者。猶得時時聆嚴慈之訓。勉以扶植前途。而予行年二十。更不得一領天倫之樂趣。意者來生。前生。本確有其說。予縱無所孽於忽忽二十年。中而此二十年中之况味。固蒼蒼者將責其報歟。不然。人胡泰而予胡否。他人之父母壽。胡高而予之父母壽。胡促也。予母死。予尙不知哭。予父死。予且不知悲。今粗衣糲食。未卜家室。而予之不知痛楚悠悠。然隨遇以安。則猶是父母未死時也。將以此終老乎。未來之境。遇余旣不得而自知之。且父母鍾愛予。予雖不得承父母訓。勉於堂前。而猶得累父母憂。思於地下。固大不可也。予念及此。予願自誓。自誓若何。自今日始。予之行己。與紀元爲更始。

送沈生北上序

沈生從余游者二年。相與道古今事。恆能得起予之益。予亦不以後生視也。歲乙巳。錄於鬢。欲予介入高等校。以研究新近學說。余甚偉其志。然卒以嚴命不果行。噫。沈生本膏粱之族。家貲累巨萬。旣無伯叔終鮮兄弟。乃父之不忍捨之也。固恆情所自有。余獨不解蒼蒼者生此英才。不卽予以經鍊。爲世大用。而必舉驕佚寵貴之境。遇以困縛。而箝制之。苟不爾。則其造就。胡可限量也。逾年。余將有金陵之游。沈生來視余。眉目間多沈鬱。大非昔日軒昂氣。余見而憐之。且慰之曰。英雄舉事。必不能脫離根本。爾毋悻悻於爾。

父之珍護爾也。爾且毋以爾父之珍護爾而斲爾之英氣也。前途勉旃。沈生唯唯去。余既抵金陵。所遇亦多。左乃由江渡河北入陪都。碌碌三五載。無暇東。沈生而沈生亦不能知余之所在。不獲通音問。去秋南歸。道經滬濱。沈生方與其他志士組織慈善團。猝遇於途。悲喜交集。且告余曰。子畢業高等已兩載矣。余甚奇其事。噫。前此七年不忍捨生遠適者。非生之乃父耶。今乃父猶在其愛子之恆情。不減於疇昔。而沈生胡以行也。既行矣。而成業又何速也。余溯跡北土。愧無所成就。靦顏而歸。時懼不可見父。老而沈生乃能毅然以去。勉然以就。且完然而爲成學也。有志者事竟成。沈生尙已後於沈生者。知古語之不我欺。奉沈生以爲前導。則沈生之有功於社會。又非淺尠也。沈生既畢業。其父亦任其所之。不復箝束。如曩時。今年夏將北入都。藉以覘政府之現象。並聯絡慈善團。以達己飢已溺之目的。其志豈在小歟。於其將行爲道。其往事以勵其將來。

●送沈生歸越郡序

今年夏五月。沈生以聯合慈善團北走燕都。道經滬濱。將行辭於余。余曾贈言以爲別。喜其能爲人之所不能爲。哀此窮黎。或將有託也。是時沈生之胸襟與其氣概。豪爽磊落。多有丈夫氣。今相隔已三月矣。余之立身行己。未能少有所得。而沈生亦鬱鬱而歸。是土相見。歎歎不可言狀。嗟乎。歡會惜別人之恆情。今余與沈生何如斯之。不近人情也。余猶憶沈生之將行也。欣欣然告余曰。方今世變日亟。民患日滋。凡個

人之責任。只盡其心力。所能次第普及於天下。其大而無當者。可不必爲之。亦無裨於世。噫。斯言也。沈生固自決其事之必成。卽余亦深信其言之非妄。而孰知竟有大謬不然者。夫以沈生具普渡願。有宏濟才。家資累巨萬。能盡責於慈善事業。心力攸宜。獨一無二。此固蒼蒼者隱有主宰於其間。非偶然事也。胡有其心有其力。而獨無二三同志爲之翊佐。至不得已而求之於北。而落落仍寡合也。然則沈生之鬱鬱。有自來矣。雖然。余有望焉。革命之主義。在改組政體。而其現象則日陷於地方分裂之潮流。余與沈生。生養南土。凡目所見而耳所聞者。無不改頭換面。至於北氛之惡。固猶是積弊時代也。沈生旣欲本其志。以謀之於北。而無極宏大之魄力。與夫極神通之手段。其不濟宜耳。苟不以事之不濟。而稍易其初志。受一番挫折。增一番堅凝。不宜於北者。而謀之於南。南之人心地光大。沈生將必有宏濟斯人。普渡衆生之一日。正無容鬱鬱爲也。沈生甫歸滬。余方自故鄉來。見夫稽山之側。鏡水之旁。哀鴻飛鳴。瘡痍滿目矣。予願沈生之厚於桑梓也。沈生勉乎哉。

送天仇遊歷南洋羣島序

代昂孫

天仇海內之文豪也。其爲文汪洋悍偉。一瀉千里。上而政治。下而社會。莫不洞燭原本。一一筆之於書。余讀而心傾之。恆欲一瞻其丰采。非素識不敢造次者屢矣。雖然。余嘗聞焉。文字之交契。於無形。以心許之。其道已足。余雖非天仇素識。天仇亦絕不知余之知文。然以余之心理。充之。則天仇固當世之昌黎眉山。

不宜交臂失之者。如是余進一言。天仇其許我乎。余幼時隨先君子學。爲文恆苦不能工。問其道於先君子。先君子曰。嘻。子何盲也。爲文之道。先以識。次以氣。其識不到者。其氣常不充。今子目不覩名山大川。耳不聞崇論閎議。下至魚蟲草木。僅拘一隅者。以求之於文。其不工宜也。先君子往矣。而余之拙於爲文。今猶是昔。有時動四方之志。以期擴余之識。而充余之氣。以求工於文。而力卒未逮焉。人生幾何。忽忽百年。待其老焉。卽有力也。而亦頽然衰矣。然則余之爲文。將畢世不得其工也。天仇久遊歷。富聞見。精去取。其識遠而優。故其爲文。植骨若砥柱。樹勢若洪濤。不以氣求勝。而氣常充以之。自豪亦足。一世而乃。旣假以力。又富其年。時局關心。壯懷未已。今又遊歷安南。暹羅。緬甸。馬來半島。蘇門答臘。爪哇。呂宋。波羅一帶。實地調查。搜羅文章之資料。以視余之富其年。而力未逮。與其他之富於力。而年已衰者。蒼蒼生人。寧無厚薄。天仇何幸。而余與其他。抑何不幸也。天仇行矣。余雖不獲逞壯遊之願。猶幸得與天仇爲文字交。異日歸來。舉其唾餘。以餉余。余之爲文。縱不能工。當必有進境之一日也。余旣羨天仇之行。而又追味先君子之言。爰序之以爲贈。

●新恨賦

天荒地老。處此神州。禍機徧伏。飲泣含羞。筆可寫怨。酒不澆愁。僕本恨人。鬱不得志。目擊危時。傷心往事。一般志士。光復舊土。猛着雷鞭。奮揮月斧。志合道同。仁成義取。用武有人。修文無主。雄圖肇於驅狐。奇政

斬於除虎前路悠悠忍與終古若乃鬼賊叢生虎狼環集貪念萬端債臺百級甘棄監督之權無限皇華之泣是二而三無一當十萬歲千秋國其奚立至如市政敗壞商務困難利權水溢洋貨星攢有心抵制無計摧殘欲蘇民困仰天浩歎况夫洪水之患鴻雁哀哀爲炊無米有芋難煨昏暮何乞日月爲災溝轉老羸路哭婦孩募賑捐兮處處將解囊兮徘徊彼夫紈袴豪華昧於公德坐享豐腴好迷酒色血既生涼心還染墨不問苦甘辜負天職復有黑籍冤魂春眠不曉霧影迷離烟花環繞蹉跎歲月此生已了縱禁令之綦嚴羗死機之朕兆尤可恨者梗頑男子無恥女兒豚尾搖曳鳳髻新奇不聞江山管領當世其誰亦復生存人世攘攘熙熙其或物已廢民爲游傀儡登場鐘鼓勿休則又靦然人面無理苛求已矣哉漢土復兮漢人卑漢人生兮漢土危知天演兮優者勝及其時兮尙可爲吾欲喚人醒能無因憤而成悲

●西湖裏六橋游記

西湖爲吳楚名勝自古騷人逸士恆託迹於其間記載歌咏傳誦千古後之覽者增感慕焉審其形勢滉漾洑瀾迫城如蟠雙堤橫亘六橋隱隱外湖之勝概已遠超鑑湖而裏六橋之風景尤勝於外湖焉由楊公堤邇迤行折而西達耿家埠夾道灌莽蕪水益清山益峻風致益幽峭崖吼然高出下鏡水夾流荇藻中游數可魚有橋蜿蜒跨於上曰環璧取其形如頰璧也又西折數百步泠泠風泉噴薄波皺霧縠水稍漫且肆路迴表歧出其橫曰流金以金沙港得名也與曲院相距密邇路傍人煙間起偶居以鄰民其

地曠奧多故刹琳宮圮址竹木蕭疎抱甃而汲者時灌園其中又西行往來茅家埠所取道也有臥龍橋盤桓其間四山潑墨雲氣溟濛其峻嶒之勢層霄可薄青雲可入當夫陽曜始浴徹天昏紅輪高而赤流波射影幾疑鱗甲之蠕蠕然動泊乎雷霆晦冥湖山雲泱直欲灑澤飛髮蓋波心月點驪珠胸抱其形勢之勝固有出神沒鬼者由是行數里路盤紆支徑橫出山容既複澗流亦重虵行積上樹枝纏纏垂如掛塵纓風來颯然攀蘿捫葛登巖則花家山在焉由楊公隄至其地必取道於隱秀橋背山面澗蔚然深秀暮靄朝嵐昏旦變候遙望之陰然披雲霧方當春盛之時草木際天杳靄不分朗魄輪昏出入晦見其或宿雨朝雲糊空縛山漠漠漫漫更莫知其紀極由是再西折渡景行橋竹籬茅舍疎疎掩映有良田桑柘一徑斜出通麥嶺巔崖峴嶺白石搓牙幽壑孕煙猿鳥攫抓乳溜泉鳴下有地平如砥游者至此息屏氣斂仰望山俯聽泉有高山景行之慕焉左眺南峯高躡雲表如仙臺標異藂石負起條斷條連神龍天矯其形勢又別開生面矣若夫濬源橋者則虎泡珍珠二泉灌湖經此橋而匯合焉璫璫琤琤澄波傳靈崗巒隱伏泓石膏停澗山帶澗碧連青燦每至商飈怒發萬竅齊號山禽崑獸吟嘯伊嚶泉流瀲灩然有琴磬鳴階除璇源圓折玉水方流不是過也然外湖六橋名著今古攬勝者裙屐相屬而裏湖六橋則踪跡罕至而題咏者亦僅僅也豈以其所處之晦歟葉公好龍而不好真龍游人好勝而不好真勝吾悲之吾緣是記之

●題牡丹戲貓圖

是圖也。春城佈景。阿堵傳神。取一綫之睛。自成妙手。綴重樓之影。獨運匠心。粉筆寫生。非關依樣。花叢描
豔。詎曰脫胎。會移永叔之神。劇堪注目。翻入和宣之譜。定是摹形。繡毳之影。不迷綿帶之名。奚愧恍若。狸
奴。逐影躍上。藤墩疑非。虎舅宣威。踞依葵石。是則團花簇錦。都歸彩筆之妍。塌絮堆綿。夾寫花陰之韻。誠
別具丹青之手。續而無賴。金粉之點染者也。彼夫自詡妙畫。鸚鵡懸摹。如許清嘲。麒麟漫號。或於荔荷顛
處。醉壓新窺。或從莧菜生時。濃姿乍染。况之是幅。工拙顯分。然而天子蝦蟆相公。蟋蟀春事已矣。愴過眼
之煙雲。王孫歸乎。賸無聊之花鳥。斯又吊古者不禁情摧。而覽圖者潛然淚下。已悲夫。

●題賀監乞湖圖

昂孫

當夫任城作令。縈縮銀章。祕監選官。寵邀紫綬。亦欲鱗批三尺。補聖朝黼黻之衰。鑑上千秋。調國士鹽梅
之鼎。胡爲宦途意拂。輕紳笏於織塵。勝境緣深。視軒輿爲外物。結煙霞之伴侶。向雲水以徜徉。縱聖澤之
如春。羗臣心之已死。良以政歸楊氏。女耀門楣。曲製梨園。君忘國事。魯難未已。預聞蜀道之鈴。寇燄方張。
怕食嶺南之荔。慨年華易過。謹布微忱。愧建樹無聞。幸還故我。乞鑑湖之一曲。號狂客於四明。斯則收拾
琴書。都無聊賴。安排詩酒。亦類佯狂。差同馬守濬。湖丹心未改。不比放翁題句。粉本可摹。而謂覽是圖者。
能不憑弔古人。一往情深也哉。

●毛選宋六十一家詞書後

蓋聞狐襲之輝萃諸千腋鶴冠之鋒資以衆羽良以崇岡千仞不謝覆篋澄波萬頃胥錄併流取文之道不外乎是然而眞眞誤喚倩盼不同好好頻呼秘馨各異譬之秦鑑受影難絕鹽媠夏鼎象形將鑄鬼魅無常玫瑰之贈徒貽梨棗之災以云選詞厥有四蔽夫其鐫紅刻翠技擅小蟲儷白妃青術矜豆馬展河間之舊集韻侈鏗鏘讀山谷之全編詞多製譯所謂古音不奏今樂已非意沿宮怨之傳題有閒情之署評隲履曳品題粉黛時曰近製此一蔽也或有鄙寶瑟爲不韻逞箏琶之彈啞瓊瑤以非珍作劍佩之響蔑視秦柳矯宗辛劉塊壘積毫無雄放之氣踴躍堆楮乏縱橫之陣所謂閉竇者引怒瀘爲吹市井子結屠狗爲友時曰涉邪其蔽二也迺者矯枉過正師古式靡屏崇愷珊瑚範山模水剽競秦金翠吸火噴烟尠清新俊逸之神無峭拔沈奇之態思纏綿而易盡韻要眇而不幽非垂揚子之幃奇字無多宣夜不負傅君之筒異書烏有蓋天時曰趨弱此又一蔽也至如慧眼不明則鸚偷愈巧列眉多誤則賈本難翻玉塵揮來清談入夢銅鞮唱罷正始忘源所謂取快喉舌毀裂鐘呂又何甯宜春莫辨絃匏搗羯鼓之搗長慶失真冠笏倚胡床之座時曰踰閑則亦一蔽也今茲選錄悉祛四蔽救六朝之沿弊足繼風騷補一代之全書自成月旦鑿裁精當去取謹嚴凡六一家之詞都八十卷之目備藝林之撫拾擴文苑之菁華茂矣美矣覓乎尙已後之人取而讀之亦能以全豹之窺作半貂之續也乎

●唐文粹書後

唐文粹一百卷。宋姚鉉所編也。其書鑿裁精富。去取謹嚴。抗文苑菁華。備藝林撫拾。救六朝之沿弊。足繼風騷補一代之全書。自成月旦。蓋其不可及者有三焉。章樵舊本尙多綺麗之詞。韋穀新編亦載鏗鏘之韻。茲則獨嘉樸茂。悉屏浮華。技陋蟲雕。不取裁紅刻翠。功嚴蠹檢。盡除儷白妃青。卽至侍御沈雄。搜全存半。况若右丞精妙。擷質委文。其慎其難。不勞獺祭。知我罪我。直例麟經。存心之公。莫可幾及。此其一也。况乎集名長慶尙多假借之詞。篇號宜春亦具異同之見。茲則存真去僞。以風氣爲衡。扶本探原。判高卑之格。明如懸鏡。洞達纖微。紊不類絲。分明脈絡。鸚儉雖巧。難逃慧眼。之明。賈本徒翻。轉笑列眉之誤。所求無逸。相得益彰。立識之精。尤不可及。此其二也。或謂分別太嚴。搜羅難富。不知初盛中晚。詩律互有參差。濃淡清奇。文筆自分齊整。如竟限於聞見。采取多疏。安能勘厥精微。淵源不誤。排來目錄。自見分明。羅列牙籤。何妨稠疊。取材之富。自足爲偉。此其三也。今者撫讀一過。景仰彌深。惟精意之能敷。斯宏編之不作。僕舌強不調。毫含欲腐。窺豹自慚。續貂難副。欣鴻文之具在。足備觀摩。敢魏管之輕揮。聊陳顛末。

●湖上騎驢圖題跋

向使六符久任。百戰忘疲。金鼓三通。將軍長從。天下河山。半壁男兒。無以家爲。豈不軍擣黃龍。豎中興之偉業。盟刑白馬。快舉國之人心也。哉。惜乎君心中變。天意難知。三千騎。月夜橫馳。空打豹略。十二牌霜。天

迅。召。頓。觸。狐。悲。遂。令。伏。轡。神。傷。流。涕。上。乞。骸。之。疏。投。鞭。志。屈。驚。心。聞。拊。髀。之。歌。學。范。蠡。投。閒。去。國。自。乘。單。舸。笑。伏。波。忘。老。出。關。猶。據。雕。鞍。覓。伴。侶。於。漁。樵。謝。兵。機。於。韓。幄。故。將。軍。其。誰。認。我。小。朝。廷。從。此。無。人。是。誰。之。過。歟。亦。良。可。傷。也。然。而。聖。賢。知。止。俊。傑。識。時。天。子。聖。明。莫。須。有。竟。成。冤。獄。老。臣。無。狀。沒。奈。何。亦。具。苦。衷。儘。聞。江。上。鼓。鼙。未。必。夢。中。殺。賊。贏。得。橋。頭。風。雪。無。非。醉。裏。傷。時。此。則。剩。水。殘。山。桑。海。已。經。幾。度。鞭。絲。帽。影。圖。畫。誠。足。千。秋。者。已。

●文摹吳道子嘉陵山水圖題跋

圖爲予友余崖谷珍本其先世得之市售者東南山水惟嘉陵最奇峭壁千重飛泉百道吳生承唐帝旨援筆立就一拳巴峽疑有疑無寸楮眉印不離不卽圖呈御榻喜動天顏其芳名傳播直與草書張旭詩聖杜陵並峙不朽是殆有神助也自唐迄明後難爲繼丹青獨步粉本誰臨莆田獨鈞心摹之尺幅千層煙波若紫峨岫翠疊灑瀨波騰三峽瞿塘水半灣而詭譎千尋劍閣山盈寸而峻嶒看來城郭人民纖痕掃霧溢出禽魚草木逸趣凌雲無學不神有筆皆化令我看山不厭惟君繪水有聲誰謂古今人不相及耶越縵老人題詩中有不信丹青手繪神獨讓君之句推爲墨寶可無閒然大抵作畫者有四貴一貴天才二貴靜氣三貴苦心四貴工筆是圖則兼四者有之以余平昔所見若王鏡中珍藏唐寅出獵圖余族中所藏唐寅百鹿圖及莆田放鶴圖又余家所藏青雲居士五百羅漢圖雖工緻絕倫其神妙殆不是若

因具書之以誌余之眼福也。

謝蓀階師惠摺扇汗紗啓

曉日方濃。仁風忽至。一弓月影移從。西子之湖。五色雲光出自帝王之域。拜此盛貺。感愧交加。超無文華。國且愧布衣。以德感人。有慚君子。趁晚涼天氣。自詡風流。至治世經綸。究虧學養。乃蒙以載酒門生。作分。甘子弟。乞得同仁之惠。春風風人。憶將可教之言。解衣衣我。不盡一勺之報。容陳百福之詞。

余頌恩誄 代友

民國建始之四載。十月初一日。故人醫學士余君頌恩。以積勞病歿於上海仁濟醫館。同人聞訃。涕淚橫溢。鶴導亂山。康節晝寢之夢。麟傷大野。子山思舊之銘。世傳一粒金丹。天奪萬家生佛。嗚呼哀哉。君家近鑑湖。望隆古越。代有令德。僉號通才。入澤編蒲。鄰火亦能課讀。登筵懷橘。賓客爲之解頤。幼學旣純。壯行彌篤。綜其生平。伊可慕也。慨乎輓近之世。名教以淪。七步豆萁。構闕牆之釁。十室秦越。妬築室之謀。惟君穆行克敦。純脩是踐。孝乎惟孝。化戾氣於家庭。和之而和。無閒言於鄉鄰。叔度汪洋之量。得謙之六。父子騫緘默之容。抱恕之一字。此其性天之厚。不可及者一也。比者學風益壞。士氣益囂。終日羣居。好行小慧。長途負笈。半爲文憑。愛國徒有空談樹木。不收實效。惟君肆力科學。潛心醫理。焚膏繼晷。讀炎帝之經。閉戶拈香。摩桐君之錄。識破攻心之法。入我掌中。屢舉捷足之旗。出人頭地。察五微之蘊。此時權作良醫。調

三。等。之。方。他。日。定。能。活。國。此。其。學。業。之。精。不。可。及。者。二。也。彼。夫。捷。徑。爭。趨。之。子。高。官。心。羨。之。徒。驥。尾。攀。援。
 叩。戶。而。和。白。雪。蠅。頭。鑽。動。覓。路。以。上。青。雲。心。拙。於。勞。品。斯。爲。下。惟。君。行。乎。素。學。謝。諸。聞。達。聯。任。醫。學。之。教。
 育。人。被。其。風。旋。膺。軍。校。之。醫。官。克。盡。厥。職。伴。茲。丹。竈。不。作。下。界。郎。官。攜。我。青。囊。自。署。神。鍼。使。者。此。其。心。地。
 之。潔。不。可。及。者。三。也。當。胡。殿。遷。鼎。之。日。正。人。心。思。漢。之。時。蒼。兕。一。呼。崗。鎖。黃。花。之。血。紅。羊。千。劫。野。堆。白。草。
 之。魂。君。以。拯。溺。之。心。抒。醫。國。之。手。効。棉。力。於。十。字。著。手。成。春。屣。薪。水。之。多。金。因。公。枵。腹。青。燐。碧。血。慨。然。瘞。
 旅。之。心。綠。草。黃。沙。徧。覓。還。陽。之。骨。千。軍。頌。德。一。體。同。仁。此。其。救。國。之。熱。不。可。及。者。四。也。夫。淺。嘗。中。輟。者。事。
 理。之。賊。也。見。異。思。遷。者。新。進。之。習。也。君。則。惟。日。孜孜。窮。年。兀。兀。削。心。約。志。安。子。桑。之。晨。昏。戰。勝。體。肥。被。會。
 參。之。縕。緒。辭。慈。谿。地。方。之。職。深。慨。乎。規。模。就。上。海。仁。濟。之。科。不。愧。爲。主。任。母。校。既。力。謀。進。步。醫。學。且。賴。以。
 昌。明。此。其。任。事。之。誠。而。播。譽。之。廣。尤。不。可。及。也。然。而。中。州。脈。理。幾。等。虛。懸。輓。近。醫。官。不。求。甚。解。臨。症。則。永。
 無。的。解。運。藥。則。巧。剝。成。丹。真。際。極。於。混。沌。生。命。視。爲。兒。戲。君。乃。力。掄。流。弊。發。起。醫。報。冀。本。集。思。廣。益。之。指。
 藉。收。博。施。濟。衆。之。功。惜。乎。感。鬱。懷。中。終。傷。憂。患。心。殫。肘。後。亦。損。冲。襟。鵬。鳥。胡。來。遽。集。中。庭。之。坐。白。鶴。何。處。
 空。招。華。表。之。魂。斯。則。宏。農。撰。碑。胖。兢。自。寶。里。人。作。社。聲。淚。俱。下。者。矣。某。情。聯。同。學。交。忝。知。心。讀。枕。中。之。書。
 備。觀。法。誠。修。牀。下。之。拜。熟。聞。義。聲。誅。德。之。文。責。無。旁。謝。忘。其。賡。淺。謹。系。以。詞。詞。曰。
 山。川。鍾。毓。篤。生。英。杰。是。千。里。駒。日。貫。雲。裂。家。承。清。白。術。嫻。岐。黃。五。年。就。學。之。江。名。揚。九。部。三。候。具。有。心。得。

累試冠軍。同儕失色。師長僉曰。拔萃之才。醫學昌明之子。是推既任教育。有如時雨。亦膺醫官。衛生大補。會當鼎盛。鞀鼓聲來。黃沙目外。白骨一堆。仁人之心。慈祥愷惻。十字現身。如造化力。令聞所播。遠及慈谿。地方醫院一起。災黎驥足。靡聘規模。初具海上。聞風禮隆。三顧主任。內科惠澤。滂沱春申。江上載謳。載歌。嗣被公舉。爲同學長。母校進行。萬頭齊仰。嗟乎造物。生才忌才。未及一稔。梁木其頽。大耗忽至。悲動薤笛。故人云遙。面江淚滴。顏天跼壽。天道彌常。如君平昔。百世之香。懇懇才人。琅琅辭筆。峙昌其門。用慰泉室。

●報何黼庭師書

久隸旃幃。彌欽儀範。及領盛誨。熟權得失。愛我之摯。誠無如公。比者小託宏都。塵襟以拓。謝公墩上。翠微亭前。前蟹後蟹。來燕去燕。讀蘭成之賦。猶潤枯毫。斟瓜子之香。不嫌塵土。生成狂放。無當威儀。試士旣罷。入官何必。那者埋頭矮屋。擲筆明庭。力當千人。氣可一世。所謂六如三昧。純是文章。國子齋頭。從無科卷。嗤長沙之干主。竟折天年。類子安之登閣。有如神助。辱在明公。當鑒斯愚。枉教之日。半陟游移。清夜百度。乃決報否。辜負識拔。深滋慙疚。論其不當。蓋有四焉。朝無世舊。家無豪產。攝得青衫一領。頓覺債權百級。貲郎未作。寒子已號。卽令未泣。向隅竟爾。獲缺廉銀。實薄米價。不荒民脂。民膏又怕。本心難問。敬冰敬炭。無非秀才人情。旣無逾格之奉。承自乏極峯之庇。護以是偶。有設施動多牽掣。軫念民隱。則咎爲張皇。不從苛命。則立致罣誤。顯祖適以辱祖。求名至於敗名。此其不當一也。妾婦之道。今昔同譏。折腰曲以爲恭。

削頭尖而示銳。季子金盡。乃刺股。錐昌黎文窮。竟忤佛骨。王介甫之名貴。佞世猶工錢牧齋之風流。反顏不辱。良以平矜釋躁。乃能乘風陟波。若云傲氣之書生。便無磋商之餘地。性僻形懶。情迂跡疏。酬酢之態。則畏於夏畦。冠裳之容。則苦於桔槔。此其不當二也。讀書養氣十年。又以十年學優。則仕一層。更上一層。諸葛定漢之業。全自隆中。汝愚佐宋之謨。半歸論語。葫蘆賣藥。要有真方。釜曰成炊。胡能無米。以我粗攻。章句。略研經子。卽有成就。已爲閉門之車。况復粗愚。竟成蹶道之駕。尤悔何以干祿社稷。非可爲學。譬之錘鍊。未百魯譬。無光羽毛。不豐高飛。必墮。此其不當三也。夫皋比可以一切。而名山自有千秋。或以纓絨傳家。或以書香壽世。管寧割席。矢志不移。荆公入仕。爲世大詬。非有爲而守。在立德而立言。以我一盞青燈。更闌有味。數枝丹筆。世亂未灰。最憐萬紫千紅。未傲商秋。晚節一樣高山流水。但求後世知音。我心旣不可轉。人志毋能相強。此其不當四也。具此數事。遂絕妄營。餘情所存。不更質告。非安暴棄。非樂恬冲。明德如公。何以教我。此間風景。尚不惡。惟較之西子湖頭。則潔濁判然矣。朋輩二三。忽來舊約。遊興所及。未便逗遛。累荷優待。跼蹐無似。倚裝潑墨。敬表區區。

與友人論唐詩分體書

曩拜偉言。欽佩無似。曠覽藝林之籍。縱觀翰墨之場。足下其庶幾也。然僕竊有解焉。唐詩分體之說。雖著自高廷禮。品彙而實創始於嚴丹邱滄浪詩話。割疆裂陌。自詡精別。書生多事可笑。已極。四時之詩。其工

一也。當貞觀上元之際。文人應運。騷客攜詞。王楊盧駱。盛稱四傑。嶠夢遺筆。淹荷金鐘。重規五言。樵牧徧唱。子昂百軸。遐邇周知。李岑之酌古樹。今宋沈之準篇。約句聲韻之作。可稱極軌。手筆之大。奚讓燕許哉。若夫開元盛事。天寶遺聞。少尉舍人名騰。翰苑黃鶴樓之絕唱。賦自司勳。凝碧池之新詩。裁由給事。長城屹峙。文房解百家之紛。五十學吟。常侍擅千秋之譽。儲光羲之真率。孟襄陽之清超。莫不健氣凌雲。清思浣月。又豈必供奉工部。凌今轢古乎。至於張孝舉之銳敏。權德輿之淹貫。五竇同譽。三楊獨絕。柳州得風騷之旨。昌黎留雅頌之音。長吉錦囊。睥睨一切。微之詩筒。橫掃千人。以是言之。中唐弁冕。又不獨韋蘇州之高潔。獨得建安風骨也。降及元和。逮夫長慶。論品則推表聖。多才則稱李鄴。馬戴木蘭舟之句。名重騷壇。羅虬比紅兒之詩。妙嫻詞令。成式操十六體之柄。飛卿擅八叉手之名。許渾則力追先民。義山則長於諷諭。推至七松處士。九華山人。各能詞吐。璠璣章追金玉。又豈獨小杜一人爲晚唐之獨步哉。或謂唐之盛也。朝無闕袞。故風雅之士。操觚所獻。自露清平。中朝小康。各矢誠悃。高華沉實。入雅出風。泊乎晚季。戎馬內訌。智士才人。動多感慨。今昔之感。可深長思。然則工部皆傷時之作。而何得爲盛唐之鐘呂也。或窮或通。都是詩家奇遇。一珠一玉。無非隨意揮毫。倘由國運而區。詩情評量。適嫌牽附。况以一人而兼二代。統系更涉混淆。雖滄浪判別以來。謂五言以初唐爲優。七古惟盛唐是祖。近體則中唐可法。絕句以晚唐爲工。摘句尋章。精心畢露。以僕觀之。則亦色相之論。徒以欺人形神之間。究未合拍足下。更尤而效之。得

毋與遼東之豕井底之蛙殊途而同歸也哉倚杯復此幸恕冒昧西冷之約恐不及當俟三潭相印時與足下一證心盟耳

●與褚曩非論歷代小學家書

人來得手書。廣論小學。旁證博引。並勗僕以保粹之義。尊經之旨。足下誠祭酒之功人也。僕十年前偶從事斯博獎。經宿厚獲膏伙積之既久。流爲穿鑿無當實用。盲目度虛陰。乃盡棄之。旁趨章句。今則生手理弦。讀晦翁舊學商量之句。不得不作三舍避矣。小學一途。放絕既久。欲崇起之。必宗許氏。然自漢迄明。言說文者。代不乏人。原書多已不傳。其尙傳者。當以徐燧燧金之繫辭爲最。乃兄鼎臣號精許學。而不通古音。諧聲之字。往往致疑。他何論焉。僕曾博攷。取大約宗許氏者之數代。間僅得十餘人。道真高彪。本居弟子。邯鄲嚴峻。酷好說文寶鼎。感正名之言。陽冰啓二徐之祕。與葛王而進。表八體授郎。論徐李之尊經。五音解韻。此皆有功於許書者也。其他參酌說文。泛定六書。自唐迄明。多至五六十種。要皆妄標古文好逞臆見。改變召陵之舊。殊乖祭酒之風。卽存古之恕。先無非狂客若箸書之謙中。亦魏羽流縱小學之能通實儒儒之難列。至若字林玉篇。古今文字。正俗雜出。孳乳益多。不過成一家之言。初無當。洵長之學者也。有明以來。薪火幾斬。初亂於戴周。終甚於楊魏。祭酒之傳。旣成絕響。廣陵之本。亦鮮流傳。以顧崑山之博覽。而眼界囿於仁父五音。其他尙何言哉。前清經儒輩出。小學復興。乾嘉以還。號稱極盛。爲此學者。沉沉夥

頤舉其最者。厥有八人。其巨擘。卽段氏。王裁也。段氏之書。以羣經證說文之義。以說文詁羣經之字。使人知說文爲經學之郵。非僅爲篆學之法。雖間有武斷之病。不免起經生之攻。然自有小學以來。未有過於此法。卽楚金繫辭。不得專美於前也。爲攷輯者。則以嚴鐵橋姚秋農爲精。爲箋疏者。則以桂未谷錢晦之爲博。而海寧陳氏仲魚亦其一指也。苗仙麓精聲音之學。王貫山著釋例之文。一代大成。于斯爲集。小學之道。旣盡說文之變。亦窮此外精斯學者。多至數百十家。著書亦百數十種。自曲園講經。而後吾浙文士於此道。三折肱者。幾多於鯽。今太炎輩已頽然老。而現時聳人爲帝之劉師。培實是科中之健夫也。國粹盡淪。新說奇侈。撫今思昔。良用慨然。暇墨所及。還以教我。新涼愒愒。諸維保愛。不宣。

●與林冬心論養生書

尊書所論。僕乃大惑足下。殆偏於一身之經驗。而未窮乎萬物之理焉。精神之有衰旺。猶人家之有貧富。貧者膏用以求富。卽寢食俱疲。終其身不得中人產。自議爲侈靡。自富者視之。則緜陋如昨。養生之道。亦猶是先天之說。至足憑也。以僕視之。百年旦暮。殤壽彭夭。蜉蝣靈龜。一朝夕而一千載。朝菌大椿。一晦朔而一春秋。蜉蝣朝菌不加辱。靈龜大椿不加榮。長生者又何苦焉。人之樂生而畏死者。姝麗環於前。鐘鼓陳於後。珪璽列於左。肴珍筵於右。亟亟保守。惟恐或失。間或登山。以望海築臺。以俟靈。故齊景有牛山之泣。漢文有邯鄲之歌。如謂情虛自守。泊乎無爲。置身大虛之域。棲神冥漠之居。則曠然無憂。患者孰若幽。

宮寂然。無思慮者。孰若闔。壺舍靜。以就。囂。逃素而趨。續養生乎。欺人耳。水不以增冰。而寒。火不以助膏。而熱。鷓不以修羽。而厲。馬不以刷毛。而良。有其性者。無容飾也。一條之枯。無損。繁材。蒿麥。冬生。無解。肅殺。此又一解也。僕於養生。設一近譬。譬諸樹上懸。鮑。非木之實。背上破裘。非脊之毛耳。夫鳥飛。成行。獸處。成羣。有誰使之扶老。強力。鵠。鴿。友。悌。有誰教之。所謂生者。非可養也。自全其道。乃得之。是故八音以蹈和。五味以適胃。采色以娛目。閨闈以節情。必謂之數事者。伐性。腐腸。斲神。殃骨。則墨翟。非樂。夷不火食。盲瞽不惑。閤寺不御。云何而不長生也。夫首陽。食薇。以全苦節。留侯。辟穀。具有隱衷。後之元妙家。乃附而和之。白露。玉液。非聖。無法。沿及末世。烘托益甚。精神且寄於藥。血脈可以自來。爲問。投合。歡於靈均。進葦艸於鮑焦。古之人。果遂含笑。九原乎。君子寡嗜。欲薄滋味。爲進德也。非爲養生也。金銀。宮庫。養生之府也。貧者所樂得而貪者不壽。妻妾。富厚。養生之方也。戀者所畏失而戀者多災。剖心。剖肝。冒矢。蹈刃。自戕其生也。姓氏不蝕於風霜。事業爭光於日月。其壽何如也。盜跖。盜名。可憐。九十。虞山。敗節。祇爲。大年。如僕之見。乃在彼而不在此。

●新年與友人書

比者玄鳥不翔。白獸可熾。香心辟惡。酒面傳生。多少輕煙。裝成新相者。番草色喚醒。春愁。髮柏子之鑑。風除故。故望梅花之店。竹報新。新感老境之流波。年增亦減。懷故人而忍冷。雨舊非今。長生祝君。今吾自笑。

聰明誤我未着元機之鞭兒女看人猶欠新年之拜徒見醅酥之俗三有歡呼狙猿之祠百華永曜數到雲開之節爭延鬼却之丸至可笑也夫宰堵香燃繫符左肘盈庭照火讓酒都門或調蒼朮之湯或飲松枝之火絳紗囊裏鳥亦重明赤靈符邊虎能息癘烏巾雖小祝富貴之大來青繪可簪知苗條之先到雖云陋俗具有天機驚日月之跳丸况當盡歲是國風之樹準非曰長春若云世進文明省却近年之佩何人逢曠達偏綴試新之章是知勝會無多良辰不再成俗之循良有以也某遠離鄉井念舊之夢十年自詡狂生說愁之筆萬斛望拜潮之水晨立風廊吸引氣之煙夕傳月鏡數千門爆竹轟醒陽烏看五色金泥拈來神燕別無三策惟腕力之自誇卓有萬年誓心臟之可驗未得金書之祕苦不變甜倘蒙玉水之薰表能澈裏紅衫已摺袖頭無餘蕙之分碧毯可抽線裏有寒香之鬱茅齋跂脚元日愁儂驚衰髻於江湖撫寒窗之琴册人非草木孰能無情聽院落呼盧猶欲鼓彈賭之興效俗例以試年庚也古人惠我夢撤酒棋當向滄洲釣者貯文鷗銀鷺以待謹啓

●答胡穆卿書

前日拜領教言循覽數過猥荷獎飾自慚非分超學少根底識多荒謬頻年來偶有所作輒皆漁獵前人剽竊古代生澀雜湊無當宏製所謂氣不中腴光不外溢耕野之偶焉知金石坐井之伍空仰日星足下珍視硃硃甘啖糟粕爲親者諱毋乃爾過滬居以來心潮日濁西覘藏氛北望燕雲是日何日偕亡及女

加以溽暑未收。涼風罕至。積威之下。寧有清興。以視此次返里。會聚湖山。舟行當車。月來如客。媚花增笑。濁酒消愁。故鄉風味。正復不惡。惜假限過促。未能多多領略。遂使青青柳骨若笑我。而折腰亭亭山容。將羞人以植笏。境不俗人。予轉自鄙。近雖重逐塵足。尙復苦念桑麻。鄉夢爲酣。宿醒未解。每當殘照入土。倦鳥歸林。農者偃耜。工者拾器。雖金貂之飾不足。爲榮而敗。免之毫偶。能寫意耳。來書謂貧而且病。言之惻惻。夫文章窮人。鑄之大造。非貧而病不見其工。足下門對仙山。封無故步。俯三潭而作鏡。仰層嶂以爲屏。奇句可搜。精神不老。紫氣非貴。韋布何微。而必羅雞黍之交。招裸裎之浼。將因金以爲屋。或品錦而製衣。苟具斯願。必多苦境。吾恐芒鞋拾路。猶與猿鳥之嫌。落葉打包。必貸山林之忌。烟霞羞遜。泉石潛藏。以足下之富於天機。深於道味。未能免俗。猶如是耶。若僕者。賦惟窮鳥。泣類枯魚。十年禹筴之場。形聲閱寂。一個牢騷之肚。色相凋零。幾日蕭閒。聽秋聲而撫僕。畢生况瘁。入春夢以呼婆。然猶性不知塵。身還宜冷。惟天席地。模水范山。江神實蒞。吾盟田夫。亦存斯約。勉哉足下。盍證寸心。承賜送別數章。勝於親面。當此秋心。角枕蟲吟。古壁絮被。不親豆鐙。無主能不思哉。能不思哉。涼燠無常。加飯自愛。願宏鑒納。不盡欲言。著超再拜。

●答梁楚楠論駢文書

涼風天末。舊雨毫端。雖動定咸宣。折慰無似。超識多囿俗。禮不徵文。繩引古今。輒流褊激。蓋豹只窺半則。

牛。不。解。全。半。部。何。曾。但。鼓。虛。朽。之。腹。一。丁。偶。爾。且。低。寒。默。之。頭。無。當。推。崇。慚。予。形。影。然。而。古。人。可。作。見。堯。於。羹。往。者。難。誣。引。旦。入。夢。累。蒙。藻。飾。縱。井。底。之。自。嗤。深。入。桃。源。猶。津。頭。之。待。問。兩。端。可。叩。千。慮。不。愚。爰。據。所。知。撮。爲。問。答。夫。文。章。之。道。不。外。精。純。而。四。六。之。途。最。嫌。蕪。雜。神。欲。其。動。氣。欲。其。清。句。必。翻。新。意。貴。凝。練。任。爾。迴。環。盡。致。不。以。雕。琢。求。工。關。煙。火。以。未。搜。心。苗。獨。探。仗。空。靈。而。作。對。牙。慧。堪。傾。果。予。取。兮。予。求。雖。不。中。其。不。遠。迺。者。水。止。一。方。春。無。浪。濤。雲。停。半。片。夏。不。峯。成。尋。墜。緒。兮。茫。茫。苦。窮。年。兮。兀。兀。或。起。或。伏。悵。隱。徑。之。難。尋。一。轉。一。折。常。啣。接。之。如。脫。或。有。題。紅。刻。翠。自。詡。肖。物。之。工。巧。馥。沾。膏。詫。爲。傳。神。之。作。以。行。尸。走。肉。之。筆。逞。薰。香。摘。豔。之。能。亥。豕。必。偶。以。辰。龍。乾。父。且。配。以。坤。母。毫。無。生。活。之。氣。幾。失。駢。儷。之。真。若。夫。面。不。開。生。掌。偏。多。合。未。能。新。闢。文。境。徒。然。堆。砌。文。詞。一。幅。山。川。天。機。不。活。十。年。形。相。故。我。常。存。未。許。斯。人。能。燒。薰。而。煮。鬻。倘。逢。識。者。且。揚。秕。而。簸。糠。至。若。述。相。思。之。夢。詩。帙。長。留。鬪。見。在。之。身。畫。圖。省。識。描。摹。態。度。龍。亦。疑。生。點。染。風。光。蟲。其。嫌。小。大。都。工。麗。石。機。神。不。足。而。流。利。者。輕。率。貽。譏。蓋。上。溯。徐。庾。廣。陵。散。固。已。久。絕。矣。前。清。如。吳。稚。威。邵。荀。慈。孫。淵。如。洪。稚。存。諸。先。生。所。作。之。文。類。皆。嚴。傑。詭。麗。可。稱。宏。製。然。著。作。無。多。流。傳。散。失。卒。不。得。窺。其。崖。略。自。鄒。而。下。吾。無。譏。焉。紫。旣。奪。朱。青。不。勝。藍。文。學。之。衰。於。斯。爲。烈。寸。心。得。失。非。敢。軒。輕。前。人。兩。地。睽。違。聊。以。商。量。舊。學。若。是。若。非。必。能。辨。之。因。風。惠。我。珍。逾。百。朋。順。候。近。祉。眠。食。大。勝。餘。俟。續。具。

與笈雲書

客冬話別。以道遠不及通隻字。一昨枉書。十分獎飾。所謂知己。殊不若此。雪山入仕。便以諸世爲能。亞頤攻詩終乏。驚人之句。吾今而後。始信入世兩字。殆非易易。足下卽其一鑑也。超自慚陋質。濫廁鄙儒。寧無得失之心。韋編未絕。空有古今之目。邱索難窺。分夜呻吟。非天上新曲。終朝點綴。是人間小書。殊妙悟之可尋。乃肝腸之別具。祇以口食爲患。生計維艱。產花所入。不敷一口。長卿揮鼻。平仲楹書。都爲易米之需。冀免生塵之嘆。不腆面目。乃優爲斯。此真慧命所云。溢目致歡。而拊膺多愧者也。如足下云。不幾辱沒斯文乎。顧比年來。少滋興味。以爲千古名山。傳之其人。我輩承先啓後。責無旁貸。卽不能被人傳。亦當在傳人之列者。乃稍稍從事。搜索以遣歲月。然愚公移山。智士譏之。陋儒談天。經師嗤焉。則又茶疲不振。因噫自廢。如是狀態。日或三五作家人見。而掀鼻賓客爲之。不歡攬鏡。自照刺心。爲痛昔者。文房長城。解百家之紛達。夫老學擅千秋之業。有爲亦若是。何渠不若漢此。所以朝斯夕斯。雖腸枯血涸。不敢稍自悔恨者也。假我數年。或有真造。杜鵑將化。必振哀音。鷲鳥旣亡。當留勁羽。于斯時也。元伯不可無死友。那振身後之名。曩生最難得。故人斯有。遺傳之刻。此則僕之妄想。而又妄期於足下者也。至於鵬程千里。龍文百斛。種種之恭維語。非特近於惡謔。卽以足下身分論之。亦甘亭居士所云。凡屬賦別。卽云攜手河梁。思工發端。必曰大江月夜。食肉口吻。何通套一。至於是願足下後毋爲此。

●與秋夢書

秋夢足下。累讀鴻著。積慕無地。那日欲以杯酒訂文字約。會玉躬不豫。無緣識荆。悵何如之。鐵冷南村五病俱來。志各不同。然皆於愛國之中。屏利己之念。一談一吐。無絲毫權利。吳南村尤緘默寡言。且厭世殊甚。知其挫於物感者深矣。國家大政。責之庶人。毅然而去。非退。卽弱。問世行已。兩無所當。足下不願議政。而欲藉工業以韜晦。蓋別有會心也。若超者。文不工。業非趨實。祖宗餘蔭。及身陵替。茲十年之間。濁酒狂詩。非能寫傷心於萬一。所以依戀俗塵。不忍決絕者。人生天地。當有建白遺臭留芳等英雄耳。用是奮其故業。以一得之見。附大雅之尾。五載以來。辰時尤多氣日。以於心日。以躁無禪於世。徒斲長驅革鼎之日。簪筆相慶。方謂一腔心血可慰。故知秃筆爲鋒。濫墨陳肆。當此之時。血性陡起。心文正之心。口亭林之口。刀鋸桁楊。不足以脅涉世之孽。墮入重圍。嗟乎。陽九之世。君子道消。獸道重重。人心忽忽。道德障於權利。廉恥沒入金錢。心目全非。天地亦惡當事者。虎爪牙逼人。藉口者。狼良心喪。盡追維。既往。俯察將來。公道猶存。罪不予貸。譬之燎原。起於星星。成河。匯於涓涓。以誰入地獄之初。心獲我不作孽之惡果。計維深。自懺悔以貞。以潔。以戒。來茲所謂敗軍之將。不可言勇。輿論非不可以救世。但此責匪我輩任也。民軍既蹶。政治又受一大創。國魂既失。枉賦大招。尙何言哉。尙何言哉。心志灰墮。難與言世。寂門非所素願。聊以保衛餘真耳。素荷獎飾。敢據積愫。公暇惠我。如錫百朋。箸超頓首。

●復某老友書

人來得手書深以忤時相責。閱之頗爲駭詫。足下亦骨鯁人。何前倨而後恭也。亂世功名易於拾芥。朱紫之交。非曰鮮也。僕苟爲富貴計。卽當挾貲北上。依附風雲。走故舊之門。叩昏暮之戶。又奚必挾三寸管爲生活哉。一年以來。無多表見。枉司喉舌之職。無當移易之權。清夜捫心。頻呼負負。足下不糾其不逮。而反規以違心之言。獨不記去年惜別時乎。自維家世雖落。尙可食貧。供形役於世。熊非廬山之面目。足下以親信所及。當能一一道之。所以就道者爲足下。以天責相勗。不得受教也。不然十畝之田。躬爲耕種。牆下之桑。妻則任之。與世何求。與時何忤也。歎我生之不振。悲國魂之已死。秦政猛於虎。桃源無可問之津。民命輕於鴻木鐸。有將行之道。非敢自雄。聊以自存。足下不察。以爲忤時。聳聽之言。令人髮戰。然則爲僕之計。而今而後。其將置備奴相。與濁濁者浮沈乎。吾甚不知足下之居心也。名山之勝。未著。夫政書黃土之香。不應埋斯賤骨。僕之所見。如斯而已。足下既不忍令其賦閒。卽不當導以逢惡。倘有所贅。矢以割席。足下幸自愛。

●復楊南村書

筵前別後。違教五日矣。市館喧雜。氣臭不佳。春申江上。又無一塵之築。所以負雅友者甚矣。來書以過日算日之宗旨。漑我厭世之心。賢者愛時。實深欽慕。然超之見。固自有在。所以急急於避世者。非以時不可爲。乃爲引退之計。蓋將貶身謝世。以激起愛國者之勃興也。巢由遯跡。唐虞以稱。邽治夷齊。僭隱文武。乃

垂謨烈。必謂世。寧惟我輩。可與任之。何其自許之。夸也。桃源故事。肇於嬴秦。當時中夏。聲威遠及。蠻夷雖暴。主當國民。生以敵而國防鞏固。疆土遠拓。非特無瓜分之患。抑且無內擾之虞。奴隸異族。茲痛可免。今也。何如。室有豺狼。干戈圍於牆脚。國土全覆。欲覓桃源。計惟世外。超雖識短。寧不知此。所以駭極而走者。欽傾之。屢非朽木所勝。任將使天下仁人。以斥我者。憐我者。厚我者。彼虎視眈眈之政府。或亦起一乘時奮發之觀念也。天下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鴻鵠之志。更非凡鳥所知。然我輩立定主意。當有分寸。既不獲粉飾承平。更不必愴懷時局。要知國之亡。不亡。僅最後之五分鐘。最後之五分鐘。我輩勝任與否。則亦螳臂當車。自憐自笑而已。輿論等之杯水。時變烈於車火。腐木橫河。祇與波浪浮沈。而舟行適以中梗。超之入世。其最可笑者。卽此况也。共和之國。匹夫非弱。然現象日惡。欲多一日之衣食。勢不得不因陋就簡。暫爲圖存。無營造之能力。而謀所以傾覆之折棟。頽垣千年不整。此所以不甘分謗也。叨在知我。敢布區區。公入世。頗深。又非偏激。一流人物。必能與人爲善。以蓋我輩。斲削之愆。前程無量。幸加勉焉。五病近狀如何。便希知我。秋風老辣。旅居千萬珍重。

復家兄古香書

曩拜手諭。深以文字爲獄。百餘字中。若有無限怨恨者。弟乃大惑。素王不以春秋買聖。三閭不以離騷市忠。文章性命。亂世之道也。儒生胸次。豁於四海。已飢已溺。志在蒼生。先祖先父。悉心栽植。當是時也。一衿

之。士。膺。聘。來。者。居。則。華。麗。食。則。珍。錯。歷。年。十。數。家。產。以。凋。然。猶。樹。木。樹。人。至。老。勿。衰。爲。兒。孫。計。可。謂。苦。矣。
 我。輩。少。博。功。名。微。登。薦。書。而。終。不。浮。沉。仕。海。蹀躞。要。路。者。祇。以。奔走。非。所。素。習。山野。尤。其。僻。性。樵。童。漁。叟。
 儘。有。良。朋。秋。月。春。花。都。成。佳。句。興。趣。稍。逸。魄。力。以。弱。必。謂。視。軒。輿。爲。外。物。薄。朱。紫。而。不。爲。世。縱。唐。虞。巢。由。
 悶。其。芳。躅。朝。無。漢。物。顧。黃。謝。絕。車。塵。則。亦。自。地。之。詞。轉。以。飾。人。而。已。大。約。文。字。一。道。不。無。與。境。遇。爲。轉。移。
 吾。兄。壯。年。頗。多。抑。折。既。無。尺。寸。之。得。遽。見。椿。萱。之。謝。縱。具。牲。鼎。何。有。歡。顏。若。云。顯。揚。此。未。足。數。所。謂。風。木。
 之。愴。既。切。於。中。華。膺。之。思。遂。絕。於。外。此。其。一。也。雕。蟲。之。技。渺。云。其。小。譬。諸。進。取。得。時。則。興。閉。門。造。車。精。心。
 結。撰。試。諸。閱。者。輒。又。繆。螯。或。謂。非。騰。達。之。品。或。謂。少。春。夏。之。秋。於。是。數。蹶。之。駕。且。迷。於。莊。廋。屢。失。之。鵠。無。
 當。於。括。度。此。其。二。也。况。復。鹽。米。累。心。妻。孥。盈。室。八。口。之。家。十。畝。之。供。目。前。危。乎。支。撐。後。日。不。其。大。難。以。是。
 遇。高。譚。之。友。氣。使。茶。如。試。三。寸。之。管。心。輒。若。蕩。前。路。孔。棘。文。心。立。涸。有。時。橐。筆。賣。賦。代。人。草。牋。亦。必。寬。期。
 不。耐。敦。迫。此。其。三。也。具。此。數。事。絕。意。華。國。輾。轉。而。起。乃。有。此。憤。此。至。可。悲。者。也。前。十。年。時。弟。常。以。文。章。自。
 憎。席。間。遇。疎。輒。諱。爲。士。然。天。賦。雙。眸。不。無。瀏。覽。往。古。書。籍。祖。若。父。力。能。購。者。又。不。耐。百。回。讀。於。是。取。坊。間。
 新。行。本。置。之。牀。頭。爲。催。眠。計。無。如。一。股。酸。餽。氣。令。人。作。惡。或。剽。襲。子。史。以。古。奧。自。矜。如。村。女。濃。妝。單。靠。脂。
 粉。或。暢。談。時。務。以。經。濟。自。詡。如。野。馬。行。陣。動。壞。紀。律。乃。盡。棄。之。閒。或。寫。意。行。樂。則。圭。璧。難。琢。糟。粕。不。甘。或。
 三。五。日。竟。不。成。一。字。此。時。此。境。苦。極。苦。極。至。今。猶。時。作。是。態。也。詩。話。出。世。頗。墜。人。目。尙。希。先。時。著。述。萬。勿。

因憤中止。第二次來稿。已收到矣。近得杭友函。謂王金發已鎗斃。此公在世。真正作孽。不惟快。一時之人。心亦以除。一郡之後患。而或者謂政府過與黨人爲難。此一偏之論也。暑氣將來。善自保愛。謙姪肄業。立尙無曠課。惟氣質過浮。難於精進而已。

●與昂孫駁辨命論書

超白。得十二郵音。知足創未復。沉伏無措。幸讀孝標辨命論。鬱鬱者。冰釋處。炎夏若春秋。不復偶有所撥。結吾弟近下工夫。一躍十丈。恣意文字。至以爲佩。然亦大可懼也。讀書之道。貴會其通。一逞之說。不足爲訓。辨命之論。後人多喜讀之。以其沉着凝鍊。悲感蒼涼也。孝標詞學。垂型千古。可無間然。是篇立論。亦不詭正。然兄竊有疑焉。冥冥之中。孰主宰是。孰綱維是。謂無所主也。則道固可衡。謂有所主也。則彼獨行獨斷。又何剛愎不仁。乃爾。其中離奇。寧無至理。不抉其奧。而以成敗判之。孝標誤矣。夫命之說。麗乎天。天之心。根乎理。嘉卉獲養。惡草必芟。此其經也。芝蕙委於蜷土。稂莠秀於周原。偶然相值。不可謂命。孝標必武而斷之。豈通論哉。此說一長爲世大厲。其善而弱者。施其希望。萎靡不力。其惡而強者。明目張膽。肆無所忌。規時箴世道。不若是古人立言。不可不慎。正爲此也。大抵一事一物。其所發生。必有根據。由來者。漸非伊朝夕。孝標是論。厥有數誤。試列舉之。吾弟其審意焉。原論謂形年與神。定乎造化。豈知西子蒙垢。路人掩鼻。惡人沐浴。可祀上帝。顏氏雖天聖賢。豈以長生爲樂哉。其誤一。原論又謂與王符瑞兆發前期。不知

清明在躬。非可假借。賈日之虹。徵之讖緯。斬蛇之劍。純係附會。其誤。二原論又謂嚴霜夜零。艾蘭共盡。不知明哲見幾。古有常訓。鴻飛杳冥。不慮弋獲。桑土綢繆。陰雨不零。其誤。三原論又謂榮悴有定。天命有極。豈知屈蠖能伸。引鶴待發。圯上納屐。子房能忍。胯下受辱。淮陰立功。其誤。四原論又謂善少惡多。闇衆明寡。不知大昕之講。顛蒙亦化。宵旰之勤。明聖可幾。瑰姿之琢。金鏡之懸。古可借鑒。其誤。五原論又謂夷虜不文。佔據華夏。禍淫福善。無非虛語。不知蛀入腐木。戎伐殘邦。冶容誨淫。護藏誨盜。自作之孽。抑又何尤。其誤。六蓋命之謂天。卽是理。理不可易。命不可違。或有違之。亦根乎理。理命之說。大足爲魔。吾弟少經驗。深信古人。易流褊淺。遠懷所及。乃以書斯。孝標自負才華。不登顯秩。桑梓顛覆。身充僕圜。憤懣所積。遂有是論。言爲心聲。心本言表。少年病死。其所造也。亦能據以上各節。與兄討論否。時氣困人。近狀頗不暢。眠食尙勝。勿以爲念。轉達汝嫂。同兒荷教護。感感。

●復昂孫書

超白。昂孫幼弟手足。得七月一號書。兼辱魚肺之貺。季叔從武林來。悉已拜領。六月分飛之字。夢繞池塘。一閒。招我之房。神凝風雨。珍荷珍荷。氣序如流。涼燠瞬更。惟祈珍攝。超蟬螭瀆。無聲無臭。貶其氣概。憤爲浮沉。自念學術。行能無當。宏博藉孤注之擲。爲餬口之計。人羣遞進。非可靦然。至今墨影。穎芒團作。腐臭詩陣。劍氣斂其雄。放壯志灰。索殊非素。懷矧天賦。薄弱記憶。淺陋胸襟。不拓手足。爲局加以境遇。多乖。

十年奔走春花秋月泡影幻雲撲厥現象不無自作大凡志士仁人千古不朽其事其業由來者漸苟無根據當然失敗山爲九仞究非一篋木樹百年豈其一概乎是以懸崖之溜可以穿石一杵之鐵可以琢針惟其勵行而后崇德不端其本鮮克有終以之自繩心境大關意欲竭盡駑駘肆攻經籍內以考己外以潤人然精疲力涸思路轉窒心頭半升血恆上湧不復自鎮無裨實際轉妨酬應譬之枯木飾膠蛙隙多露老鴛學雛雞羣爲譁不逮竟功反以市笑青年失脚其效若是此超之自鏡其失有不得不爲吾弟勉者前鑒不遠來軫可適凡在英年其慎之又慎勿爲老廢物笑也滬況尙可惟塵囂過甚遙望稽山鏡水便欲飛渡江東爲風塵中人稍紓伏悶耳天氣酷熱不能多書偶有所感藉以問好餘俟續罄

●與昂孫書

相隔卅日問字五次鄉魂絮絮秋思緜緜手足分飛誰能遣此一枕返魂之草雨亦疑魂三更醒夢之鐘風還入夢猶幸神能趨靜骨不凝邪昕夕之間差擬順意耳讀來書謂危鄉守日陋巷困年飽嘗滋味甚乏生趣以余觀之貧固可居窮亦有命錢無十萬安必神通室止一圍奚勞鬼瞰昔日季路作色莫容於仲尼聖俞能詩見工於永叔律歷託取終之義昌黎有資送之恩縱予影其吊形必有因之接夢所謂五內粟六則路鬼擲揄百端蒼茫則城狐嗥嘯蓋惟心之造境非境之能窮人也我生不辰丁斯危局荆棘幾徧心目全非世多瑞鳳祥魚偏逢豺虎時際日華星爛惟見風雷然或同流合汙則乘時而起鬪妍爭

媚則入徑以行。卿相取之立談。王侯若以氣傲。必曰韋布終微。而羅致不富。殊不然也。以余與若生成。傲骨未便逢時。如許熱腸。僅相守拙。官常不知趨和。宴集惟有欠伸。加以出納之吝。鄙爲有司會計之能。嗤爲委吏不屑。持籌以算。且將倒室而懸。嗟我固窮。咎由自取。尙何言哉。夫陳孺掛席爲門。不親生產。蘇季編桑作戶。猶事揣摩窮帷。且下以三年破壁。借光於一瞬。余與若所衣所食。恃十雙之勞。有雞有彘。得二五之半。以視升斗莫活。擔石無儲者。則又霄漢懸殊。而苦樂不可同語矣。少年之氣不宜自餒。撮閒書此。藉以自嘲。素位可行。無入而不自得。此聖賢之得到語。作座右銘。讀可也。天氣大涼。寢食自衛。揣候近社。除不白。

箸超叢刊卷之二

會稽蔣抱玄箸超氏著

胞弟抱時昂孫氏校訂

●詩集 古近體共一百六十二首

●賀陳氏新第落成

鳩木庇材費苦衷。賀家湖畔地三弓。烏衣依舊窺香戶。刀鼻於今戲綵宮。雲鬢老蘇顏白鶴。玳梁少蔡寫蒼龍。祝君代代兒孫福。靡麗畫圖入化工。

●四月十四日晚郊

占得龍潛氣候真。東南風色號長春。鄉農翹足團團坐。趁着晚涼說洞賓。

●四月十五日高祖杏江公祭日散胙

日若哉。生霸剛逢祭。足辰牲牢沿俗例。櫻酒薦時新。麟趾千年應。蠡斯百歲春。友於是亦政。堪以法宗人。

●中秋侍重堂賞月奉命口占

一陣香風落綺筵。燈花有語問青天。照人千里關山月底事。今宵分外圓。

●報何黼庭師

文章結識已忘形。况是清風著作庭。喝火盛衰傾玉液。焚香妙擬動金鈴。書生不辨暮金巧。世態頓教午夢醒。國士本爲知己用。無如俗眼亦垂青。

●夜半獨酌

一段幽情畫不成。功名富貴羽毛輕。看來惟有照人月。任說盈虧自古今。江湖才調已無多。莫到暮年喚奈何。還我五花三寸筆。蒼崖古壁一齊磨。宵來鴛語話絲絲。道是春風得意時。自笑彈琴牛不入。輸卿一著有誰知。我是鑑湖舊酒僚。一窗風月醉春宵。閑來獨自斟新句。不見誰人慰寂寥。

●登臥薪樓

沼吳事業歸消歇。只聽村童說。西施城下之盟。如在耳。男兒於以有常師。

●由婁公埠上蘭亭

攀藤牽葛省人扶。此去蘭亭廿里無。山市人家都畫意。春城花木伴長途。欲憑哀竹抒幽恨。好借流觴召酒徒。莫道貪奇無倦意。夕陽歸路鳥相呼。

●自蘭亭歸

空山無意任雲去。古木有聲知鳥回。野草如潮隨意長。亂帆似葉滿江來。無多水路況風駛。不到田園便

戶開知有海棠花。未落留將春色佐新醅。

●擬蘭亭懷古

山陰之山常清清。山陰之水常冷冷。地靈須賴人之傑。千秋佳話屬蘭亭。蘭亭馳名名不朽。自晉永和相傳久。裙屐風流廿四人。大筆無出右軍右。醉後揮毫玉版留。唐朝天子殷旁求。花開驛路行人去。月落空梁。梵宇幽吁嗟乎。題扇橋邊牧笛弄。洗硯池頭鷗自夢。惟有崇山峻嶺間。春風秋月時迎送。

●放歌三章

生不願封萬戶侯。亦不願見韓荆州。惟願日攜兩白眼。狂歌長嘯庾公樓。羲和生來怕仲康。持鞭驅日如汲流。我欲揮戈不得返。宋玉見之涕難收。一笑且去夢蝴蝶。不知世上有春秋。

孔丘何以聖。顏淵何以賢。推求其由來。守分能聽天。此境甚易易。胡爲今古少。人然我來生。在開闢前。始皇坑儒忘余煎。曾見盤古不肯老。手扳天門泣涕漣。天帝怒甚命武士。持沉銀河成飛煙。嗚乎在世難自主。去讀莊子逍遙篇。

談禪我笑王摩詰。學道更嗤賀季真。天賦耳目司聰明。何同桎梏勞其神。尼山雲臺華陰碣。至今青塚拜風月。彼蒼猶愁倚樓時。雨啼露泣無時歇。馬與車且馳驅。衣與食且曳婁。此間達者惟英雄。毛詩當歌惟山樞。我欲上天騎龍走百官。欲隨攀龍後。黃帝哀號衆不受。手中擲下一尊酒。

●題翼雅山人退隱著書圖

勘破利名虛。深山壽起居。琴心三尺簡。花影滿床書。不愧千秋業。非爭一日譽。雕龍四十九。傳世寶璠璣。入世是紅塵。蓮花一身悲。歌無不當文。墨倍相親。天子頻呼老。聖朝不拜臣。山人救祖國。筆裏有精神。

●書王子獻太史詩文遺稿崙

雙手挽狂瀾。名言古不刊。鬼神聽腕底。雷雨鬱毫端。氣挾風霜健。膽驚星斗寒。古人難再作。薪火寄儒冠。雨過小樓東。天香吹處。風詩隨春色。老人以月明。空信口唾珠。玉揮毫落雁鴻。風流渾不減。造語羞雷同。

●悶極有作

忽忽更悠悠。天乎何我求。一燈紅有淚。雙老白成頭。况復山呼癸。不堪時又秋。抽刀難斷水。獨自織新愁。

●贈道旁墓柏

華表漆燈迹盡消。森森一樹亘雲霄。斧斯幾避紅羊劫。劍挂知留白鶴招。死後荒涼留汝伴。生前富貴向人驕。風號雨泣何時息。剪紙更無蝴蝶騷。

●小樓聽雨

話到悲酸不計更。一窗涼意逗孤檠。近來心事生憎客。錯認簷聲是屐聲。

●送何黼庭師

玉皇香案本非誇，却稱蓬萊住一家。紅藥籠中春判事，青山影裏曉栽花。金壺墨豔書垂露，紅磬聲清咏綺霞。巷祝衢歌緣底事，禍星載路雨隨車。

一年管領小瀛洲，蠟屐筓輿竹葉舟。吾道本來尊大雅，不才未敢傲風流。政聲囊載青田鶴，亮節心盟白水鷗。老幼聲聲齊可惜，於今無復寇公留。

●梅尉山訪王儒艸孝廉

脫巾步山麓，落葉破蒼苔。風緊溪成練，山深翠作堆。歸雲帶鳥去，舊雨爲詩來。有酒東籬側，醒愁醉百杯。

●爲黼庭師書團扇

愷悌慈祥君子鄉，如公方不愧賢良。手書佛偈應天識，躬御耕田督稼場。冰雪一千誇節操，風霜兩字入文章。高卑官職尋常事，不見金魚百世芳。

●因坐青氈賦此自解用樊山家塾韻

愧我工夫拙，經師曷以堪。有書但靜對，無酒不高談。撮背情真苦，低頭心不甘。一編傳得否，何處覓雲龕。煖日不烘硯，墨花長結冰。四教難學孔，三省又慚曾。忘想消春晝，枯容坐夜鐙。非人家子弟，益爾更無能。

●登望江樓

蓬萊獨上亦千秋，多少雲龍聚越州。不借江樓攬勝勢，更從何處豁雙眸。

●登鎮東閣遇雨繼以風

風雨晦冥景。登樓起暮愁。街心捐扇市。湖角泊龍舟。武酒難下咽。雀巢不可留。大千無障礙。虎取亦予求。

●哀東隣女

有女住東隣。問年可十五。自云常氏裔。生長非斯土。伯叔居詞垣。鳴珂遊仙署。阿父舉於鄉。馳驅在王路。旋擢二千石。今守建寧府。關山阻且長。蒼茫隔雲樹。悵彼何所之。依僕延鷓鴣。暮誰知。今非昔。反僕而爲主。箕帚或稽疎。呵撻時相馭。鐘因飯後敲。雨爲花開始。昨夜北風緊。今夕寒如許。可憐身上衣。不費幾絲縷。

●偶題

江山萬劫落飛灰。那許中原出霸才。時勢不聞奇杰造。文章動受宰官裁。是花是月毫三寸。胡地胡天酒一杯。畢竟牢懷誰遣得。綺羅長擁亂書堆。

●無我四首

踐踐復兢兢。自莫至於晨。蹙蹙靡所騁。長此受苦辛。七情攻不備。六欲與相循。聰明多勞碌。造物何不仁。穆穆掌綱維。至理子何知。亢極必有悔。樂極則生悲。試觀貧賤者。氣下而志卑。盜賊或可作。而患乃乘之。試觀富貴者。丹穀而朱旗。顛沛在旦夕。而身卒勿思。飄風易漾漾。驟雨忽絲絲。銳進速取敗。高居自可危。名者軋之途。智者爭之隊。智窮禍不窮。名在患卽在求榮。反取辱。好潔轉自穢。一部擾亂史。包羅方寸內。

天道非茫茫。人身胡昧昧。

俯察諸萬物。演義亦碎瑣。象有齒焚身。麝有香賈。能燭蓮。以煎能膏蘭。以火要脫此樊籠。除非沒有我。

爲友人題湖上騎驢圖

平章一筆抹功勛。手挽銀河讓翠裙。天子聖明臣何力。甘爲湖上老將軍。

卽事雜詠

小齋岑寂是山家。客至爐頭自煮茶。贏得鬻文錢幾斗。還須入市賣春花。
折柳橋頭恨不由。今番小杜又揚州。故人最是多情者。此去何堪見莫愁。
鶯聲嚦嚦一園紅。多少詩心費化工。剛苦聳肩吟不得。山妻語我米囊空。
迢迢銀箭渡如梭。斷也無齋可奈何。底事苦吟偏不睡。療飢反覺飲茶多。

故居四勝

長倚明窗酒一杯。鏡湖奩月人亭隈。飛雲錯挽丁香結。落葉新排已字苔。紅雨不隨春漲至。綠香定約曉風來。歸廬買得青山伴。詎與繁華共劫灰。
樓頭畫景是真真。不借名山與美人。曉月一櫂春脚穩。夕陽半抹晚粧新。摸來天角揜紅袖。收拾地衣捲綠茵。十里鶯花歸掌握。蘇公隄上亦知津。

未聞聲處先聞香。此是歐陽夜讀空。一角秋雲際宿雨。五更明月染霜明。眼淚淡淡灑金釧。仙骨年年付石床。不爲東風留地步。舍南舍北把寒芳。絮帽羊裘載酒過春光。次第筵巖阿枝橫。絕壁雲猶膩。石鎖空山凍不波。雪骨偏宜香作伴。冰魂如對月當歌。人間笑我性孤傲。五月江城識面多。

●寒夜據案

寒威乘夜逼長檠。水凍湖瀉瀉不鳴。冷月自明千萬戶。眠鴉時作兩三聲。樽無竹葉心先醉。窗有梅花夢亦清。怪底吟成詩太瘦。一條冰向視池橫。

●角藝會得句

有酒須當醉無詩俗煞人。陳芳昔舊雨。往日况新春。健會何時再。交情我輩真。與豪猶未盡。暮色障東隣。

●晴湖

漫說天公不放晴。六橋春色一層層。雲深深。鷗鷺喉。緩日暖。長隄馬足輕。醉白船如天上坐。踏青人在畫中行。孤山寺外嵐光好。約與夕陽照眼明。

●雨湖

四圍紅綠裊春煙。雲氣湖光共一船。瓜艇衝寒搖淺渚。林鐘帶濕透層巔。比堤柳色崇朝洗。小嶼荇波隔

岸牽。兌得。米。裏。陽。水。墨。倚。樓。摹。寫。雨。中。天。

渡錢塘江

破曉出杭州。煙雲滿眼收。風翻千里雪。春鎖一江秋。誰擊祖生楫。同登大士舟。痾瘵如在抱。但看濕肩頭。

春雨

踏青人阻看花程。雲氣嵐光辨不清。水面亂埋飛絮影。枝頭靜洗讀書聲。試香檻。濕鶯梭。滑困酒簾寒。蝶夢驚。料得晚霞出沒處。一鳩頻喚惜清明。

四月十八日買瓜艇渡湖

十萬湖光拜大蘇。山聲雲語疊相呼。水心勝似道心靜。照得紅塵一念無。

西湖自剛直祠歸

勝地數登明。湖山眉目森。龍圖心似鐵。魚袋飾爲金。偉績付青史。祠照傍紫岑。雕欄閑坐久。怕有落花侵。

四月二十九日杭旅得家書知邑屬大水

四交五月不自如。花事年年九折餘。形槁還如諸葛手。心慈欲上百僚疏。無多兄弟驚離散。焉有災荒屬子虛。到此出家已不得。牢懷疊疊到三閩。

丙午客金陵黼庭師索撰端制軍壽序聞其館藏上釀先以詩

乞分十劬

誰言邊孝先。經笥腹便便。誰言王珣夢不律。大如椽。余少寡。學問只解長安眠。要作益壽圖。先吸菩提泉。君不見李青蓮。斗酒詩百篇。又不見東坡仙。齋銘未成開瓊筵。

●截句

入地呼冤流下窰。問天無語最高樓。花能解語紅如笑。月爲相思白亦愁。

●庭中芍藥盛開倚杯賦此

芍藥萬千朵。滿斟資福觴。有花堪浴佛。貢荔不稱王。欲說因緣法。偏生富貴坊。萱凋悲隔宿。(先慈於四月七日見背)杯酒鬱餘情。

●安昌鎮觀龍舟

翠色十分酣。蓮光倒影涵。怕聞龍嫁女。樂聽燕宜男。錦繡堆新馬。鄉村纔了蠶。前流簫鼓擁。像是百花潭。

●雨中隨胡枚臣夫子家兒古香遊柯巖傍晚小霽復至厲院謁

祁忠惠公像

青鳩驚我夢。喚我名山行。言乘子欲禱。雨細輕帆平。奇巖巨靈關。未許紅塵縈。山僧喜客來。汲泉滌茶槍。風雲煙縷直。徑幽花片輕。憶昨會稽波。擊鉢鬪心兵。低徊覓舊題。誰與紗籠營。舉袖拂塵壁。苔點何縱橫。

金鳥下碧山。山色霽轉媚。尋詩與未央。更訪花外寺。流水到門清。野鳥見人避。趨瞻舊衣冠。凜然四貞意。對此發懷古。溼透青衫淚。

風雨日之夕。炊煙四起碧。白雲遠岫封。溪聲響幽壁。相攜尋歸路。香泥黏蠟屐。曠野乏高樹。水際鶯亂擲。回首青崖間。模糊蒼翠隔。歸來醉百杯。酒氣生兩腋。

● 灞橋遇雨

老龍瀆水墨。雨珠落如葉。空濛失遠山。滴瀝喧秋爽。弱稻偷低頭。塚草帶笑靨。菱舟歸不得。鴛鴦扶住楫。

● 無題

生小隋隄借一枝。東皇不慣惱人時。針停乞巧心疑夢。話到無言意入癡。秋夜綠蕉長洗雨。春宵紅豆怕牽絲。莫愁湖畔形神峭。玉頰雙窩魂不持。

絕世風神瘦不支。春初豆蔻上梢時。雨中花態鏡中酒。柳樣腰圍月樣眉。鴻鴈奚堪成久別。鴛鴦何處話相思。黃昏時候魂飄墮。却被秋風捲作詩。

● 愁懷

愁懷脈脈自淒然。幾度昂頭欲問天。室比馬卿徒有壁。囊羞阮客竟無錢。無多荊樹半成別。已謝椿萱靳暮年。最是光陰沒奈處。一枝秃筆受人憐。

七夕之夜

銀河深似妾仇深。萬劫姻緣自古久。久別。但聞語絮絮。乍逢。怎禁淚潄潄。宵差。慰三生。渴兩手。滿盃百歲心。多少風波多少孽。滄桑不入鵲橋吟。

哭次兄知爲

人生不可測。天道原無常。去年七月。中相率。暗登航。一朝掉。妻子悠悠。白雲鄉。海風吹。噩耗痛欲折肝腸。生死。鶴萬里。陰陽雁一行。痛定憶前事。中心益悽愴。予年十有三。戟輝門。牆筆端。快雲雨。紙背亦軒昂。仲兄。尤攻苦。寒夜坐。星霜文章。迫韓柳。鉤畫摹。鐘王歲科。一。等一。兩備聚。奎堂朝廷。罷科舉。名姓落文場。生有顯親願。無以慰高堂。九折說親好。挾贊出扶桑。悲秋客。萬里招我書一方。喚我。青草夢。假我。明月牀。名山言相契。意見無參商。嗟余謀不逮。奔走付汪洋。闕然久不報。五內滋徬徨。兄歸自東海。暗計亦周詳。不謀。諸父兄不告。岳翁章。左挈少年婦。右攜七歲郎。星夜拔關去。行色甚匆忙。我疑。伉儷篤攜手。別河梁。忽來一緘書。郵筒發自杭。書言甚草草。舉家客異鄉。舌橋不能下。余態且若狂。轉稟諸堂上。黯焉而神傷。我爲兄計。較終必圖久。直言相勸告。壹意絕商量。天意不可挽。順時者以昌。暗把心香禱。人謀非不臧。無如家室累。尤於學業荒。少婦莫問禁。幼童力不強。油鹽醬醋米。手手費贊襄。朝不避風雨。夕不。小菜場。晝竭以心力。智珠括隱囊。昏夜伴燈坐。憂思不能忘。前程總遠大。此日多渺茫。學優寧不仕。但願壽而康。

孩子知國語。愛伊滿口香。兒來吾教爾。當爲親族光。欲御金紫袍。燈青卷亦黃。兒口唯唯應。夜色已蒼蒼。奈何東方白。安得夜未央。人生神有幾。艱苦有親嘗。氣虛足以浮。猶自詡堅強。一連三四月。危病入膏肓。達之既不及。攻之亦莫當。可憐軟書生。一氣呵成。邛多少。未竟志。且待來世償。兄死亦已耳。難陟岵。與岡親朋多厚意。但見魂飛揚。從今遂永訣。寤寐勞相望。兄言就在耳。颯颯悲風颺。作歌聊當哭。歌罷淚盈眶。

三十自度時客法庫

我今年三十。學業未能專。書香薰傲骨。心事壓詩肩。寄迹在異地。論文記昔年。攬鏡一自照。危帽整還偏。中虛常若谷。飄泊肖於川。毫不揮一句。囊不名一錢。襟期空落落。情緒累絲絲。賴此山野性。不怕名利牽。一不羨封贈。二不寶金錢。飲酒期必醉。食魚味在鮮。三不學豪傑。四不希聖賢。明月以爲蓋。美人催我眠。五不談因果。六不羨神仙。及身終已耳。遑計後與先。春月飛觴宴。秋花落帽筵。相居有紙筆。閉戶亦陶然。往事從頭數。爲人殊草草。一萬八百日。僅如一分秒。書味十分甜。詩債何時了。人多擇友難。地僻探幽少。處樂如含辛。爲拙將求巧。彷彿襁褓兒。未得一餐飽。此心轉轉轉。假寐恆至卯。姓氏如何香。寸晷以爲寶。愛月夜眠遲。惜花春起早。欲借陳搏靈。傾我爛詩橐。不願求聞達。只願獲壽攷。壽者樂不如死。以活爲好。未能免時俗。暗把心香擣。只恨兩撇鬚。贏得皤皤老。

欲窮百世目。心頭長兀兀。我今唱道情。人皆以爲福。食不可無魚。居不可無竹。詩例仿蘭亭。酒令依金谷。

姊妹有時來。友明笑相逐。水陸枕名書。昕夕供香麪。家居鑑湖濱。人在稽山麓。三九客春江。年年登天竺。詩界革命軍。浙東之望族。一副錦繡腸。三寸蓮花舌。同居非木石。與游非豕鹿。天不虧此生。美中胡不足。豈知我一生。心頭常栗六。朝來香衾濕。平仄已暗讀。梳洗草草完。忽來故人牘。恭維大文豪。且以爲名宿。獎飾既不當。寸心滋慚慙。累我詩腸枯。累我豪端縮。局促若轅駒。閱書久不復。何以慰故人。百世名可贖。

●柳絮

何堪着地捲紅塵。疑是青萍夢後身。帶雨神滋工笑語。禁風力怯鎖愁顰。一天靜墮無聲雪。三月輕搖有脚春。莫怨飄零誰管領。玉簫門巷燕呼人。

●暮春雜感時客陪都

上巳清明次第過。異鄉風物爲誰多。春風不抵三更夢。世路難於九折波。到此論才原自誤。無端搆病奈天何。美人香草知何處。自劈烏絲寫錦窠。

說劍評碁十五年。半生事迹近游仙。貧逢親沒如常局。學到詩癡最可憐。兩世停棺誰贈麥。一時先大母先父皆未葬。四時寒食禁炊煙。何堪回首長城裏。腸斷青帘紅雨天。

杜鵑漫道最瓏玲。幽恨還須認血腥。酒力難攻愁壘峻。槐花應笑故衫青。歌成懊惱春無賴。人識窮通髻易星。早解讀書非好事。菩提樹底拜黃經。

潦倒窮途益自愁。抽刀欲斷水東流。雅懷已疚千間厦。豪氣難平百尺樓。敢謂文章驚俗眼。願將巾幗去
吾頭當年若未南華讀。長向花間喚典裘。

憶艷

異地相逢魂已銷。穠歌一曲念奴嬌。十年宮扇猶空白。爲待生花彩筆描。
隔窗鳥語碎。聲時情到無言便。是癡形迹緊防同伴。妬縵衣誓誦好賢詩。
無多好事夕陽催。有意留春羞自媒。仔細蒼苔新雨後。怕將泥漬費人猜。
一別桃源路已非。桃花隱約掩柴扉。回頭多少未言事。俯見相思月上衣。
記得陳情淚暗彈。梨花豔帶雨聲酸。青衫空爲琵琶濕。翹首銀河不忍看。
人是聰明數是奇。癡男怨女將何之。因緣已分成金玉。莫向東風乞柳枝。

●追悼吳綬卿先生

公爲國之寶。國土如在抱。辰巳迭爲災。黃龍斬直擣。惜公志未酬。豔公名千秋。胡人何能爲。宗社一旦休。
公歸自日本。聯軍闖宮苑。起義哭傳唐。東奔不復返。學成重歸國。韜略嫻精熟。願斬佞臣頭。不果小入腹。
藍面護宮粧。赤心付汪洋。長材羈短馭。六鎮拜龍驤。巍巍民國軍。鄂省首先復。時勢造英雄。好逐中原鹿。
公志夙怛怛。清廷不加信。問罪苦無名。密布網羅陣。會有娘子軍。促公入虎口。獨立未成文。罡風吹刁斗。

大鵬。鍛。其。翼。羣。鳥。不。成。飛。周。張。數。巡。遠。相。率。陷。重。圍。讀。書。學。何。事。成。仁。與。取。義。死。重。於。泰。山。天。祿。亦。天。位。
嗟。哉。公。已。死。馨。香。從。此。始。生。前。一。片。心。持。告。後。君。子。天。下。興。若。亡。匹。夫。與。有。責。勉。爲。大。國。民。毋。自。失。資。格。
昔。承。公。諄。誨。今。緬。公。警。欬。長。城。萬。里。寒。濁。酒。三。升。淚。至。誠。金。石。裂。浩。氣。宇。宙。存。秉。筆。作。哀。誄。聊。以。追。公。魂。

送子民入都

黃州今日別東坡。風送餘春入海波。寵命早膺經史席。彩毫曾紀太平歌。生時驥馬容城載。去後刀魚莫縣多。京裏繁華知首善。故人遠道意如何。

四月十七日酒餘

中外人情好惡同。水災蝗禍迭相攻。利臣日進滿倉鼠。德教風衰當道熊。定國有誰知禮義。附民空自說公忠。最難堪處籐花盡。不見明駝謝赤龍。

戲用漁洋移竹韻示兩內子

兩個牀頭人一樣。心頭肉。吳山越水間。分植平安竹。自愧讀書人。偏染多妻俗。矢爾百年盟。放我千里目。姊妹一提攜。虛懷能若谷。始終或不渝。三炬同心燭。

題汪綺雲蝶花劫封面畫

丹青何必事雕琢。爭得玄機便不磨。天地無情春亦死。落紅隊裏拍鶯歌。

●端陽前一日

筆。扎。生。涯。一。半。賒。幸。無。風。信。折。蓮。花。明。朝。知。是。端。陽。節。多。買。菖。蒲。待。辟。邪。
村。後。村。前。喜。欲。狂。龍。舟。兩。字。醉。兒。郎。平。陽。重。四。殺。風。景。巧。奪。三。閩。粽。子。香。

●讀書

歲。月。樂。無。窮。文。章。奪。化。工。清。心。多。妙。會。名。理。具。深。衷。千。載。墜。雲。霧。十。年。苦。雨。風。布。衣。三。尺。老。抱。道。在。儒。躬。
●有感而作

如。君。真。個。號。無。愁。巧。覓。機。關。待。白。頭。壯。志。縱。然。消。鬼。虻。野。心。豈。必。付。山。邱。刀。鎗。身。世。之。餘。孽。恩。怨。英。雄。不。自。謀。容。我。他。年。編。國。史。江。南。晚。色。著。三。秋。

●對酒

不。管。他。家。瓦。上。霜。眼。前。都。是。野。風。光。無。錢。賣。得。朝。朝。醉。有。骨。燒。成。字。字。香。秦。政。西。山。驚。虎。立。漢。威。東。海。失。鷹。揚。書。生。憂。國。誠。多。事。一。卷。治。安。付。北。邙。

●題汪綺雲秋林曳杖圖

松。雲。如。墨。壓。詩。肩。枯。柳。當。腰。橫。小。川。我。是。久。年。玩。世。客。舉。頭。朝。石。不。朝。天。

●次伯兄古香韻却寄

腹有文章氣自腴。人間莫笑我窮儒。山川到處成三月。星斗分明在一壺。禪意無如霜夜皎。書聲不爲雨燈孤。任他得意馬蹄疾。風片雨絲入畫圖。

● 偕昂弟登樓外樓

海上繁華景。登樓一望收。眼高心似鏡。地下屋如舟。不辨風雲色。但添離別愁。相談無坐處。絲竹娛清幽。

● 哲子主帝制最力賦此解嘲

着意溫存着意狂。楊花點點落黃裳。六朝粉黛無顏色。三峽雨雲繞鬢香。妾自扶郎歸羅幕。郎應許妾寵專房。山眉水眼攢攢處。偷學漢宮半面妝。

● 截句

一羣牛背橫歸笛。兩樹龍鱗互奏琴。秋色作聲喧敗葉。斜陽無語下深林。

● 時局有感

第八鏡中着醜魔。冊封嵩嶽修恩波。眼前歲月甲庚午。不識何時嫁石婆。九朝廟宇斬櫻桃。獨御春衫傲爾曹。多少黔黎枕上肉。蛟蜃翻作廣陵濤。

● 洪憲故事之一

北望帝王居。妖言綴簡書。雨天開玉甌。暮夜耀金魚。檄已驅胡馬。火將燒巧狙。無論應識者。十倍曹皇儲。

● 讀史絕句

怎見狗頭幻赤雲。星臺太史占天文。東行爲順西爲逆。社稷已歸博陸墳。
一座蓬萊鎖帝王。妖星出沒更無常。狂夫負醉弄空影。唯諾何如執政堂。
莫問縱橫奏凱還。將軍偉業震秦關。只憐不武坑降卒。兩廡儀容一杖刪。
葡萄漿酒玉杯斟。左史右經藥石箴。五色雲頭傍日現。人間知否翠華臨。

● 五月一日偶書

今朝已是端陽。一不拜丈夫。兒攜了錢財。出門去。王姑寺下。黑風吹。
州官第一要親民。桑土中爲愛患身。莫待五花泉水溢。浮雲湧起百千人。
失笑英雄膽氣麤。金錢換得太平符。饒州學士今何在。一訂朝儀便是孤。

● 醉蒲觴

蒲酒昇平話艾旗。吉慶招奈何。大帝國不問五邊謠。山水任人割。兒孫從此僑。相逢拚一醉。室外有鷓鴣。

● 溪上贈美人

分明誤入苧蘿中。無主山花歷亂紅。此意可同溪上水。大河流到各西東。

● 用樊山內簾肝韻諷政局

箸超叢刊卷之二

不愛金錢不做官。糊塗老帳兩三盤。君恩似海層層白。臣熱如茶點點丹。自古鸞臺崇氣節。於今鼠輩無心肝。尋環報復何時了。忍把國憂膜外看。

●行路難

我欲上天天無梯。我欲入海煙波迷。山魍魎兮林狐狸。滿目荆棘難辦南北與東西。壯士悲歌立兩鬢。擲劍向空星斗震。出門欲行更不得。舉頭常望白雲峻。駟馬高車長安道。五陵少年春風好。君獨何爲躑躅在岐途。青衫落拓形容槁。美人在西方。濟河無津梁。舉杯不能飲。寸心抑塞欲斷腸。嗚呼安得夸娥二子快。手搗入山平險道。涉水挽狂瀾。荆叢一洗天地寬。行路難。涕珊瑚。

●枕上口占

銅漏滴殘更。秋蟲四壁鳴。燈光近帳白。人語隔溪清。犬吠破詩夢。鶉啼知月明。吟肩寒欲聳。無復睡思生。

●自笑

憤時不樂出山林。讀史難禁淚滿襟。半塌青峯容傲骨。一湖秋水洗塵心。夜貪月色常遲睡。山有詩僧輒遠尋。堪背向花一回笑。笑君非古亦非今。

●讀淮陰侯傳

漢家釣竿只兩個。此學鷹揚彼龍臥。腹中貯兵十百萬。不能救得一時餓。投竿仗劍來從戎。登壇躍馬短。

重瞳真龍已飛應。錫爵高鳥既盡旋。藏弓一飯憐才唯。漂母鐘室發難有。呂后可憐國士稱。無雙生汝死。汝婦人手出。勝願同進履。心假王頓異。赤松尋篇中。全載蒯通語。偏有史臣抱不平。

●題民權素雜誌二十首

翰君健筆大如椽。考獻徵文腹笥便。事業千秋名貴甚。無妨歲月坐丹鉛。
五鳳樓頭炳燭光。一年庭樹一丹黃。瑯環欲作龍威老。心醉醺醺抱古香。
有人偉作表林宗。宛若金籙寶氣衝。我也叨陪一席地。年年心事鎖雕龍。(以上名著)
陽九當頭君子消。文章經濟兩無聊。何如相約山中侶。趁着殘陽弔六朝。
不羨高官不羨屠。百年祇與醉爲徒。門前冷落風和月。一樣描來入畫圖。
頭銜新樣署風流。況有紅顏伴白頭。莫笑聰明無厚福。阿儂姓氏亦千秋。(以上藝林)
儘有少年膽氣豪。天山雨雪綴征袍。鵬搏九萬青雲路。此是男兒第一遭。
湖海飄流西復東。半詢漁叟半樵童。漢宮楊柳秦臺月。都在書生太息中。
滿懷綠水與青山。爲寫心頭往復還。日下江河誰管領。飽收圖籍濟時艱。(以上游記)
螢螢寒火鎖風檐。肖與詩腸鬥苦嚴。準雅繩風吾務大。但憑餘興到香奩。
乞得濃香佐玉卮。詩家本是無常師。古今不乏驚人句。看我老生筆一枝。

晉唐風格最高。渾杜苦陶甘。仔細論多少。錦囊收拾起。放開眼界吊詩魂。(以上詩話)

一介書生救國難。改良社會託稗官。治安賈誼賢良輩。都作畫圖壁上看。

恩怨萬重健筆扛。迷津渡口列仙幢。蓋棺尙有一坏土。兒女英雄雨不降。

閱歷情場態幾更。鴛鴦止棘詛鴛盟。寸心不爲網羅死。萬一天填恨海平。(以上說海)

濁酒三升對月斟。縱談今古拓胸襟。一枝懶筆人休笑。多半寫來天地心。

琳琅萬卷鄰侯家。多寶船裝豔豔花。最是傷心明代末。故宮禾黍癩蝦蟆。

寧有盜臣噬伐冰。天堂地獄一層層。瓦霜本不干農事。一點丹心秉勸懲。(以上談叢)

彩筆揮時酒半酣。諸君任我逞奇談。眼前那個挪揄得。煙子煙孫最不堪。

談笑聲中沒是非。士人以重而能威。黃龍不見佳兒婦。贏得采聲四座飛。

山滿猿熊路滿豺。書生也與物情乖。冤枉學得東方朔。勝似消閒鬥雀牌。(以上諧叢)

萬里乘風氣自舒。異方物品紀瓏臠。甘陳偉業今何在。愧我未抽丈二戈。

不羨桃源避世人。歐強美盛在艱辛。中原未必干天怒。異域無妨一視仁。

能自得師不厭多。男兒志氣莫蹉跎。鑄金共把祖生事。休向旁人倒太阿。(以上瀛聞)

玉律金聲辦劫灰。眼前歌舞有餘哀。風流絕代歸消歇。不見伶官土一坏。

簫管樓頭秋色淒。一聲檀板五更雞。梨花偏幻三生影。贏得王孫醉眼迷。
別開方面隔塵凡。誨盜誨淫一例監。不寫丹青寫粉墨。豔陽天氣鬥青衫。
心慵懶把六經鈔。手搗天香粒粒包。一捧鼎鑪無甚味。牛溲馬勃大官肴。
逃得秦皇玉石焚。紫荷囊裏氣氤氳。閒來巧試無聊筆。勝讀索邱與典墳。
生公說法鬼神聽。一半昌陽半茯苓。世醉不堪回首問。利名關上掣銅鈴。
(以上碎玉)

●中秋夜半與康大痛飲

玉井葉脫蝶鳴老。金粟盤堆鶴淚皓。長風吹上冰輪來。鳳煮鸞翔一齊掃。
中有。一人。臣。朔。流。落。拓。不。羨。萬。戶。侯。拔。劍。斫。地。地。爲。缺。長。嘯。驚。走。黃。蛟。虬。隻。眼。天。地。渺。如。鼠。胸。襟。磊。磊。誰。與。語。
忽。然。一。朵。碧。雲。開。子。猷。船。泊。芙。蓉。渚。把。臂。快。入。竹。林。右。萬。紫。千。紅。笑。開。口。呼。童。換。得。洛。陽。酒。酒。逢。知。己。酌。以。斗。鯢。奔。鯨。唱。醉。不。知。狂。
歡。直。遏。浮。雲。馳。泛。渚。時。懷。袁。子。艇。登。樓。強。學。謝。家。詩。東。隣。笛。聲。傍。花。發。淒。涼。吹。落。海。棠。月。月。落。明。朝。還。復。來。月。圓。月。缺。易。白。髮。徐。大。先。生。碧。眼。無。豺。狼。狐。獍。當。途。登。高。臨。風。長。嘻。吁。不。隨。意。事。爾。猶。吾。欲。隨。意。將。云。何。春。風。倚。樓。雙。翠。蛾。手。彈。琵琶。爲。我。勸。我。飲。盡。金。叵。羅。白。眼。相。對。瑞。錦。窠。吁。嗟。乎。丈。夫。入。世。氣。不。平。出。袴。甘。爲。鄉。里。輕。會。當。與。子。束。書。載。酒。乘。桴。去。一。向。滄。浪。濯。長。纓。

●窮窗無俚

隻身倚檻極無聊。寶鴨香沈篆字消。一陳西風過林去。山前山後葉蕭蕭。

●集杜十首

局促傷樊籠。形骸痛飲中。看君兩胸意。絕境誰與同。文章一小技。頭白燈明裏。才高處士名。伏柱識周史。儒術豈謀身。歎然欲求他。嗟彼晉節士。生涯脫要津。雷雨蔚含蓄。出塵闕軌躅。恥與萬人同。喧卑方避俗。華館闢秋風。焉知清興終。神仙才有數。此日意無窮。雲山已發興。清聞樹杪磬。微風韻可聽。金管迷宮徵。朗詠劃昭蘇。論交入酒壚。蘊真愜所適。懷古視小燕。悲君已是十年流。送客逢花可自由。古來才大難爲用。長歌短詠還相酬。

偈仄何偈仄。漠漠世界黑。招提憑高岡。登臨多物色。客意已經秋。寒江繞上頭。防身一長劍。唯共水東流。一覽衆山小。開懷慰枯槁。經時冒險艱。心胸已傾倒。對君疑是泛。虛舟高視乾坤。又可愁咫尺。應須千萬里。想見懷歸尙百憂。

老去詩篇渾漫興。爲人性癖耽佳句。清詞麗句必爲鄰。酒闌插劍肝膽露。拂拭烏皮几。溪風滿薄帷。把君詩過日。但取不磷行。行見羈東神。明依正直還。披鱗謝文夜。闌更柔燭。

嗟彼苦節士。非無江海志。漠漠世界空。清風爲我起。世事各艱難。非君誰與論。風流俱善價。筋力不辭煩。白日放歌須縱酒。酒酣擊劍蛟龍吼。自笑老夫更狂舊。來好事今能否。

悠悠經十年。寶劍欲高懸。誰能更拘束。揮翰宿春天。天寒日暮。山谷裏。酒闌却憶十年事。凌雲健筆意縱橫。英雄有時亦如此。一代風流盡綺麗。元暉掣明光。起草人所羨。先生有才過屈宋。偷眼豔陽天。狂風太放顛形骸。今若是於汝。定無嫌歡會。苦短促壯心。久零落漸老。逢春能幾回。細推物理。須行樂。

壯年學書劍。迢迢滯遠方。相看萬里外。野果充餼糧。天地終無情。役役常苦辛。高視收人表。始覺心和平。安得萬丈梯。安得萬里風。宇落乾坤大。攜我豁心胸。

可惜歡娛地。也復可憐人。春色豈相誤。啼垂舊血痕。形象丹青逼。使我潛動魄。君聽空外音。礪礪共充塞。峯然眉骨皆爾曹。滿堂動色嗟神妙。借問苦心愛者誰。逢迎少壯非吾道。

高士煉丹砂。志士探紫芝。薄俗難具論。恐貽識者嗤。夜闌更秉燭。狂走終奚適。王侯與螻蟻。蒼皮成委積。志士懷感傷。多被才名誤。語不驚人死不休。更覺良工心獨苦。

●九月三十日對菊夜讀

焚膏挾冊我心癡。爲問黃花知未知。剪試寒泉明瑪瑙。鑿挑深夜拭琉璃。秋容翠削無如妹。霜臉粉堆却爲誰。他日招來彭澤堦。粧餘懶賦憶人詩。

●送寒衣口占

水德王於猛虎秦。農官無術養黎民。寒衣送處孟冬朔。料得細花賜宰臣。
燕市韉生爐煖日。大春有脚小春無。金瓶埋得人多少。但見流民一幅圖。

●十月初五夜宿昭慶寺

秋老雁行拆。頻添心上憂。五風應有信。三會亦宜修。鹿膾增詩興。風儀起越謳。渡江宿山寺。聊寫客中愁。

●寒夜伴孤燈擬玉溪

檀板輕敲歌白雪。簾花架下異香馳。梅心時凍合。歡酒柳影巧遮連。理枝銀合有人關。落月珠簾無孔綴。遊絲彩雲聚散本無定。聊爲卿陳自愛詞。

●十月二十九日雪霽與村農聚話

桑麻團話日初冬。比戶炊煙一樣濃。縮脚無眠傾濁酒。着頭有雪破銀封。玉宸料肅嘗新拜。珠粒寧非瑞氣鍾。此是小春二十九。早知天意落耕農。

箸超叢刊卷之三

會稽蔣抱玄箸超氏著

弟抱時昂孫氏校

詞集 長短調共五十二首

●滴滴金

閨怨

芙蓉鏡裏眉峯皺。卜金錢。效無奏。獨倚雕欄。淚痕透。濕遍雙紅袖。停針懶把鴛鴦繡。怕西風。箇人瘦。茶後低聲背花咒。底事邱中逗。

●浪淘沙

梅瘦雪魂驕。燭影紅搖。竄詩。酒可憐。宵舊恨、新愁千萬疊。剝繭抽蕉。燈對落花挑。真個無聊。穠歌一曲。體心描。還却幾升澆。漑債依樣魂銷。

●浪淘沙

看鄉人刈麥

秋信入田家。風送香奢。花紅消盡綠陰賒。擔壓斜陽梅雨重。路轉三叉。雙穗互相誇。烏雀聲譁。新鑿腰插。月鈎斜。爲有雲中駟。雉伏鼓莫喧。搗。

●憶王孫

西湖放櫂兩首

山如螺黛水如煙日煖長堤試馬天楊柳濃搖畫裏船好華年檀板銀罌搖綺筵涼秋新月漾琉璃淘盡煙雲洗盡泥野店深宵掛酒旗幾何時家傍蘇堤與白堤

如夢令 題立齋畫菊

簾捲西風閑坐愁煞蝶兒箇箇休道不知秋瘦到者般難躲無那無那却笑闌珊似我

風蝶令 西湖舟中遇雨

葛嶺添嵐翠蘇堤洗柳青鍾聲帶溼出南屏料得風光來去鎖雲扇踏履凝無響護花徧擊鈴一回風換一回馨試取棕鞋拂拭待舟停

欄干萬里心 秋宵

花陰眠地竹橫簾獨坐蕉窗思悄然幾處蕭聲送畫船月高懸為照清風陪酒筵不堪佳夕話團圓秋月當頭萬里寒纔下金錢淚已酸別離難血有殘灰恨未殘

南樓令 插秧

天淨霽新晴隴輕犁更輕聽枝頭布穀揚聲插遍南湖波萬頃針密處折腰盈疎密正相因煙簑帶雨耕馬輕攜小憩荷汀一片秧歌聲徹處正日落月初明

前調 偕家兄古香游湖遇雨各賦

雲鎖六橋煙湖光接遠天倚蓬窗詩意縣縣且待輕舟趁雨泊着屐上試春泉佳節自年年落英掩紙錢不提防鳥醉花眠借問酒家何處有好小坐登吟肩

●阮郎歸

故人遠旋有贈

好風斜日米家船長安幾醉眠歸雲溜入翠微巔半山息杜鵑花貼貼月娟娟襟頭酒迹妍一肩行李灞橋邊奚囊詩百篇

●桃源憶故人

深夜遲故人不至

閒敲碁子松窗靜彈落金枝都冷凍犬錯驚星影亂吠梧桐井子游喜繫耶溪艇誰道雨聲門打且汲石泉煎茗消遣秋宵永

●醉太平

爲張子惠題團扇

秋風乍晴秋愁乍生露珠涼沁衫輕聽梧桐墜聲詩吟未成琴調正清小欄山月分明數銅壺幾更

●浣溪紗

不學聰明轉學癡綠楊影裏曉粧遲手掠螺鬟強自持琴譜翻來心上字扇頭描出夢中詩隔窗鳥語碎絲絲

●前調

題陳三默墨水仙畫冊

淡○白○依○稀○漢○女○遊○出○門○一○笑○見○紅○愁○蓬○壺○纔○住○未○經○秋○
漫○道○精○神○沿○水○褪○檀○心○偏○不○怕○風○稠○桃○前○梅○後○
任○相○攸○

●離亭燕

子將至陪都佩娟泥子楷書云別汝後見此當如見汝因倚此闕寄之

明○是○閑○愁○難○掃○暗○把○心○香○拜○禱○一○路○福○星○護○吉○人○便○任○世○情○顛○倒○滿○幅○好○煙○雲○變○作○相○思○之○草○
歇○浦○春○
餘○香○裊○遼○水○早○秋○神○悄○像○是○參○商○天○上○宿○說○起○我○先○煩○惱○別○縱○無○多○時○爭○奈○形○容○枯○槁○

●前題

勵庵清明解館歸連日掃松不獲暢談今日又聞理裝矣心中悵悵難已於言

睡○起○銅○鈺○林○下○報○道○杜○鵲○啼○乍○開○盡○海○棠○風○不○管○吹○過○千○秋○空○架○春○去○太○忽○忽○任○被○鶯○兒○相○罵○
南○浦○布○
帆○纔○挂○揚○水○木○蘭○將○駕○多○少○參○商○天○上○宿○說○起○我○先○驚○怕○隔○縱○不○多○期○爭○奈○日○長○剛○夏○

●西江月

成病旬餘不覺春光如許倚聲寫此渺渺余懷

花○氣○烘○窗○硯○暖○嵐○光○帶○霧○山○寒○莊○生○蝴○蝶○夢○初○還○簾○外○一○聲○鶯○喚○
柳○絮○旋○沾○庭○院○松○風○乍○入○闌○干○杜○鵲○
啼○到○落○紅○殘○春○雨○江○南○腸○斷○

●前調

看鄉人刈麥

穗○壓○溝○渠○露○潤○香○吹○餅○餌○風○柔○新○鏹○飛○動○月○蟾○鈞○驚○起○桑○鳩○眠○候○
薄○影○千○層○捲○穀○涼○痕○四○月○迎○秋○花○紅○
梅○雨○落○蘭○晴○擔○息○斜○陽○隄○柳○

●前調 暮春

日影三分似夢新痕半抹燒紅珠簾捲起陌頭風鳥語一聲相送
柳絮無端擺弄花香着意玲瓏樓臺
如坐水雲中風味卻歸春甕

●風入松 看插秧

百花深處鳥催耕疎柳碧隄縈人歸社散桑榆裏又安排笠綠簑青插遍鑑湖千頃西山雨潤煙輕
煮葵烹笋傍風行蠶事服初成魚苗蟹穗勻分外坐松濤與話陰晴小隊牧童牛背田歌短笛聲

●兩心同 戲效子昂體殊無謂也

我正思卿卿應憶我我思卿不忍忘卿卿憶我定然罵我細思卿罵我何爲都緣念我卿我捏教成土
無分卿我心兒時有箇卿卿心兒亦有箇我纔教卿也忘卿我也忘我

●蝶戀花 春燕

舊巷六朝何處去心事呢喃背向斜陽語未卜安巢王謝署東風指點花深處欲啄芹泥逢杏雨一桁
簾垂怪主人來暮閒傍先生門外樹數聲啼落枝頭絮

●惜分釵

天臺道劉郎到桃花枝下相思草篆香籠股香鬆十二巫山一夢東風空春剛好天纔曉雞聲衝破

鴛鴦鳥去無縱會何從悔煞當初遇這驚鴻儂儂

●水調歌頭

枚丈詠懷四章幼時未曾見之今讀一過感喟百倍因用坡公韻以書其後

有志奮鷹翻無語駁先天書生小不當意佳景自年年有酒賓朋矧我無酒妻拏我才福難雙全那曉
興亡算都在指輪間還若不寂處坐醉時眠魔星一路過去好事慶團圓莫道東林女子祇與將軍寶
劍贏得士心寒千古名山業流水亦娟娟

●踏莎行

秋夜讀名臣言行錄

月闌燈花風淘蟲語無端萬籟爭旗鼓寒窗攻苦必名儒古人料與今人妬時勢英雄文章氣數狂瀾
滾滾誰攔住歲寒松柏不聞彫與亡之責休辜負

●踏莎行

驅蠅

瓜上何來尊前又說銀屏開處灰生小漫將三尺拭霜花青紗幃底紅絲掃中豆誰誇杖門未了蜚聲
偏和鳴聲早寒氈無物可炎趨窗前只有爐煙裊

●前調

憎蚊

隊列元駒羣羞白鳥叢身紅綻櫻桃飽林陰雨後上燈初新詩自擬歐陽稿冰案吟成胡床夢好雷聲
偏又無端攪露筋祠外一鞭過閒情每向斜陽惱

前調

聽蟬

午睡方濃。秋光未老。綠槐枝上餘音遠。一聲孤磬。落花多。攜柑試認前時道。柳絮風輕。荷塘香窈。如眉明月雕欄。嫩無心。却值有心人。河堤立盡青青草。

前調

撲螢

月射疎簷。星飛曲沿。畫屏銀燭秋光老。移將小扇。試團圓。涼風落向堂西篠。學士籠來。兒童幻到。前生舊夢池塘杳。玲瓏歌罷。雀翎輕萍蹤指點宵行早。

醉花陰

蓮華

醉豔愁紅。迷淺渚。世界尋香處。何事却含羞。笑向風前欲語。又無語。餘芳淡欲浮。芳蕙好。碧筒斟。醉莫自詡。顏紅鏡凝思。儂貌何如女。

前調

蓮房

翠蓋紅幢。深院畫筒冷。鶉黃酒交頸。定何人。葉底鴛鴦。午睡春初透。花爲四壁。簾如繡。喜斜橋未漏。莫忍不歸來。湖自芳時。此味誰消受。

前調

蓮酌

露瀉銀盤。深處杳青玉。珠圓小。羞喜慣。乘湖十五年。時猶記。晴紅到。團圓味較。尊絲早。看雲輕。月抱折

罷掉歸舟笑脫檀郎合佐春醅好

前調 蓮意

一縷情思空自抱苦祇心頭曉偏又說潛蹤囑付針神別欲開生竅芳容甘向深房老幸紅麈未到試語寄蓮人心緒無多莫誤相思草

菩薩蠻

晚涼得鮮魚樂甚沾酒偕昂弟就湖濱飲之信口倚此不計工拙也

夕陽四面漁歌起就船買得魚偏美小酒恣情斟新詩帶月吟好風吹遠籟水暗餘霞外隔樹見燈明鐘聲報一更

前調

題民權素雜誌十門偶集古句填律甚矣

晨窗暖日烘花氣閒尋書册應多味欲語羞雷同新文盡國風清言數名理海內知名士舉筆不忘規傾心向日葵(名著)

陸游秋晴 黃庭堅和高仲本喜相見 杜甫前出塞 章孝標送進士劉蟾赴舉 權德輿郊居

書懷 杜甫寄彭州高使君適并虢州岑長史參 宋仁宗贊歐陽修春帖 白居易百韻寄微之

花間有客時攜酒天香滿袖人知否聊贈一枝春筆精妙入神 野情風月曠湖海詩懷壯老杜好篇章

知名翰墨場(藝林)

張耒和周廉彥 蘇軾韓康公座上侍兒求書扇 陸凱自江南寄范慰家 李白賦王右軍 庾

信和永和殿下言志 盧琦 范師道題隱圃贈蔣希魯 姜夔除夜自石湖歸苕溪

船開棹進一回願晴煙千里孤城暮滄海濶無津江帆不見人 春濃停野騎 舊約鷗能記 月上客船明

郵籤報水程(遊記)

韓愈桃源圖 楊繼盛送史涇村考績 杜甫上韋左相 溫庭鈞江岸卽事 杜甫懷瀟上遊

周孚元日懷陳道人并憶焦山舊遊 周賀留別南徐故人 杜甫宿青草湖

風翻書葉常交案非關文字須重看 下筆便搜奇世叔討論之 詩爲六藝一覓句知新律心苦是分

波瀾獨老成(詩話)

木待問郊寺 蘇軾八月十七日復登望海樓 王禹偁謫居感事 論語 陸遊示子適 杜甫

示二子宗武 白居易鸚鵡 杜甫贈鄭諫議

竹窗涼雨鳴秋籟寄懷楚水吳山外花落釣人頭夕陽紅半樓 故人乘醉別好夢經年說物色助清談

煙花寄酒酣(說海)

牟融秋夜 陸遊鞍上口占 女道士魚元機江邊樹 魯交江樓晴望 高啟送唐肅移家攜李

陸龜蒙 蘇蕙送周子賢按貴州 張九齡故刑部尙書荊谷山集

手題金簡非凡筆。不知細葉誰裁出。書冊夜燈深。瑤臺十二層。大道母羣物。丹藥人來乞。攜藻豔春華。紅迷遠近花。(談叢)

施肩吾仙女 賀知章詠柳 揚萬里秋夜讀書 陳抃開元寺凌虛閣對雪 孟郊趙記室俶任

職無事 薩都刺遊梅仙山 潘尼贈河陽潘岳 元好問少室南原

花迎喜氣皆知笑。滿堂動色嗟神妙。天地一閒身。清談不厭貧。風流盛儒雅。夫子何爲者。嚼蕊挹飛泉。

春光醉目前。(諧藪)

王維宥罪拜官感聖恩 杜甫戲韋僂爲雙松圖 錢時新晴 溫庭筠和段少常 庾信上益州

上柱國趙王 王維過孔廟 郭璞遊仙 郎士元春日宴張舍人宅

遠天簫鼓迎歌扇。貪奇戀景不知倦。海客談瀛洲。孤燈萬里舟。長波一歸艇。鵬鷗青霄迥。畫地列圖雄。

鴻毛遇順風。(瀛聞)

文彭遊鴛鴦湖示項君 蘇舜欽籃田悟真寺 李白夢遊天姥 李羣玉廣陵驛餞別 王安石

寄耿天隲 虞集送張尙德 杜甫嚴公廳宴同詠蜀道畫圖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落花滿硯慵磨墨。錦囊詩草勤收拾。鎔鍊比精金。一絃清一心。文字出肝膽。寶書爲君掩。燒劫辨沈灰。

廬山翠作堆。(碎玉)

方回春半久雨 蘇軾次王晉卿奉詔押高麗人宴射 張說奉和聖製賜諸州刺史應制 常建

江上琴興 梅堯臣宴相公 江淹擬休上人怨別 宋之問奉和晦日幸昆明池應制 蘇軾次

城送客不及步至溪上

畫樓春暖金歌夜古今不卷江山畫結客少年場芝蘭在處芳 落花承舞席樂與數晨夕閑話對村人

情詞雅調新(劇趣)

崔魯長安無事 張善浩翠陰亭落成 庾信樂府 杜牧華清宮 庾信詠畫屏風 陶潛移居

張祜樂靜 唐玄宗南出雀鼠谷對張說

● 玉京謠 舟行鑑湖

樵唱漁謳裏網取湖光隱約蓬萊紫雲樹留人就船買得魚美(杜荀鶴句就船買得魚偏美)爲厭歷舞
館歌場覓一幅青山綠水三百里輕舟停處剛逢酒市 琴書載入煙波明月清風伴閒身終始幾處詩
樓古人亦已往耳問誰家點綴仙源多半是櫻桃豔李試佳句春曉樓臺差擬

● 雨中花

垂柳岸鶯兒已老海棠冷落無人掃簾裏疏鐘塔前楚雨一樣添煩惱 開到荼蘼花事早却又見柴門
插稻南浦春波梢頭荳蔻都付相思草

●臨江仙

題先大父玉坡公聽雨樓著書圖

良治良弓貽燕翼。一枝篆筆如虬等身著述播千秋。人歸春已晚。雨洗屋如舟。鏡水稽山添掌故。瑯環福地遨遊。畫圖彷彿擁諸侯。詩魂澹似月。古趣老於楸。

●長亭怨

本意

空山愁入度。郎句多少離情都隨飛絮。銅雀春深。佩環弄月。知何處。燕朝鶯暮。年來苦被儒冠誤。杜宇聲聲過。彭令何如歸去。連理枝成。煩惱樹。幾解淚珠無數。梢頭豆蔻都付與綠波。南浦一宵春雨。春風便迷却桃源。歸路情欲訴。嬌娥更被那松遮住。

●買陂塘

柳絮

短長亭亂顛亂撲搖曳春光多少。小欄春暖。午晴後。又上朱樓低裊斜陽。小總碎玉零脂一例添煩惱。蘆花簪笑他攪雨成紅。逐流浮綠。從不遇秋老。飄零慣。那比青萍紅蓼。東風如分能飽。偶隨燕子窺門巷。聽得玉簫吹了。暗想道。倘翠袖單寒。作計真須早。閒愁淨掃。免黃竹風寒。碧天日暮。獲罪無能禱。

●買陂塘

題上帝佑汝小說

有情人。都成眷屬。恨史推翻多少。精神注定。生花筆。不管啼鶯妬曉。眼福飽。洵名士。風流綺債。有時了。龍鱗鴻爪。拚半載工夫。敷香描玉。打算箇中好。五鳳手。只是春來春去。裁成豔思。新巧護花心事。於今已。

樂向鑑湖漁釣且說道這婚事千秋落紙真堪寶據情起草非平地風波空中樓閣故意弄顛倒

●臺城路 遼城春暮獨酌

書生看厭炎涼態怎禁天涯春暮喚曲言愁慰花博醉游遍湖山佳處丹心死也祇香草美人與儂來去
吾率吾真從今不上青雲路 我生偏逢陽九論文章經濟都無情趣夢裏尋花酒酣點筆珍重殘陽新
句曉霜朝露笑圓月年年不留雲住大好光陰休教隨意度

●滿江紅 周子瘦鵝以香豔叢話索題率倚一闋

金粉東南本文士女兒撐住眼兒得風雲吃緊河山遲暮時勢不甘刁斗靜文章偏有宰官妬沒奈何低
首拜紅裙落花墓 揮妙手珊瑚樹問迷津鴛鴦渡且全神警頓卿卿是注歌館當年鶯語細畫梁此日
燕泥駐借美人顰笑覓生涯聰明誤

●齊天樂 書懷

雄心如我百斛付諸絃琴杯酒知己憐才狂徒知命一樣報施不苟黃花消瘦且窮走南都訪他故舊更
盪洗塵文章讓與君魁手 那知心事闌珊把功名富貴視同芻狗劍氣銷沉風懷淡蕩約莫春秋辜負
暮金記取任勸駕萬言始終報否除却美人休天長地久

●金縷曲

駒。隙。忽。忽。走。大。都。來。花。開。花。謝。不。堪。回。首。寶。劍。沈。淪。紅。粉。暗。日。月。年。年。如。舊。莫。道。是。無。心。出。岫。狐。鼠。憑。陵。
幾。百。載。把。江。山。錦。繡。落。蒼。狗。天。下。責。匹。夫。負。男。兒。具。副。好。身。手。最。難。堪。庸。福。當。年。沒。名。世。後。明。末。三。儒。
嚴。種。族。剩。有。千。秋。俎。豆。須。記。取。秀。才。消。受。立。德。立。言。分。內。事。黃。花。岡。血。灑。胡。腰。綬。痛。祖。國。盡。杯。酒。

淮甸春

長。江。滾。滾。個。書。生。錦。繡。滿。帆。風。送。回。首。道。旁。松。與。柏。往。事。無。非。婆。夢。撫。荻。輕。離。依。營。惜。別。都。爲。郎。君。珍。重。
海。天。萬。里。雲。山。遙。和。情。擁。虧。這。五。日。纏。綿。三。番。伴。侶。一。點。芳。心。貢。知。道。風。流。傾。吳。越。紅。葉。階。墀。吐。風。花。
滿。江。南。草。衰。關。外。又。傲。頻。年。凍。臨。歧。無。語。難。忘。杯。酒。與。共。

玉漏遲

雨夜岑寂有懷

篆。香。煙。乍。歇。窗。兒。外。又。聽。簾。聲。報。多。少。無。聊。負。却。酒。盞。茶。竈。記。否。當。年。此。日。別。院。海。棠。春。醅。好。斜。着。帽。晚。
鴉。亂。噪。猶。然。潦。倒。滋。味。細。嚼。相。思。正。杜。宇。聲。聲。任。風。吹。到。笛。弄。成。雙。却。明。月。闌。干。照。料。得。孤。吟。不。慣。只。
和。隔。院。梨。花。笑。簾。卷。眺。山。深。處。暮。雲。繞。

沁園春

庚戌客陪都有感而作

天。意。難。知。若。箇。書。生。一。些。不。狂。悵。荆。樹。分。理。有。魂。歸。國。椿。年。繼。謝。無。業。肯。堂。紹。此。箕。裘。聯。芳。棣。萼。爭。得。門。
楣。宗。禎。光。莫。笑。我。把。六。橋。三。竺。檢。付。汪。洋。英。雄。千。古。留。芳。從。此。後。姓。名。字。字。香。且。向。空。暗。禱。笑。聲。去。也。

乘風快走披襟聊當遶水風雲滬江花月著意搜羅入錦囊須記取這鈿肩在爾無限蒼涼

○拜星月慢 秋宵對月

竹影橫。麗花陰。碎地獨坐蕉窗。夜悄。幾處霜聲送冰輪。晶皎向銀界。拜啓何年望朔平。何日盈虧方了。畢竟何時永圓。明昏曉。問誰家黛懶修蛾。懽掃桐花下。軟語低聲禱願借。一夜清輝照秋帆。歸早得團圓。對月人偕老。金錢卦。解釋相思惱。誰知道。素女高寒也覺心慄慄。

箸超叢刊卷之四

會稽蔣抱玄箸超氏著

胞弟抱時昂孫氏校

●聽雨樓隨筆

吾鄉有懺悔僧者。本王姓子。屠戶也。少不讀書。而性甚烈。及壯喜豪酒。一日必五飲。一飲必數斗。日行纒中。而僧已沈溺。醉鄉不復省人間事。其父屢戒之。卒不悛。至以拳足相抵抗。逾年。飲益豪。而性益烈。路遇不平事。必爲之昭雪。有時醉過。甚至不暇辨。皃白。或里人有口鬪。則痛罵痛毆。消自己之塊壘。甚有以曲爲直。以是爲非者。旁觀者與之辯。則盡兩造撻之。猶喃喃曰。問爾狗男女。欲再嘵嘵否也。鄉中以是故。目之爲禽獸。遇其醉而迎面來。則羣起奔避。不與交一語。而僧猶未自厭也。必疾行尾之。旣入其家。則論三道。四東扶西倒。逐之亦不出。其規避者。或緊閉其門。而僧且盡力撞毀之。蓋每日必造惡三五次。其父怒之甚。曰。是兒已滅其天理。吾不早爲之所。是自赤其族也。乃聲之於縣。令鄰族聚而逐之。僧漠不介意。猶曰。吾無父母。吾更自由矣。某年冬。僧之東鄰某甲妻。久通於某乙。甲偵其來。持刀將斫之。乙與其妻狂喊救命。僧適經其地。飛奔而前。則雙扉扃焉。乃逞其酒力。破扉而入。至則怒甲之兇惡。拚命奪其刀。至傷其腦部。甲負傷而倒。氣息已奄奄。乙乃峻婦誣僧以殺人。己則逍遙法外矣。是時鄰里之來觀者。已排若山。

海而僧猶憤憤不絕口。若甚怒甲之兇暴者。未幾甲盡命。其妻乃大哭當首之於官。左右雖悉其底蘊。然以其橫行鄉里。多欲得而甘心之。不爲之代。白卒以兇酒殺人論罪。僧既入獄。宿醒乃解。而手足已在縲。繼不復能自由行動矣。驚訝不已。乃問禁卒曰。吾何由至此。禁卒曰。嘻。異哉。子殺人犯罪而已。猶未之知。耶僧曰。吾不記殺人。吾惟知醉夢耳。於是禁卒具以告僧。聞其言曰。果爾。則吾之罪有應得也。但不知吾父作何狀。禁卒曰。逐爾久。尙何感情乎。自是冷坐。困圉。淒愴欲絕。而十餘年之惱。悔。澎湃心潮矣。逾年滿后壽。大赦天下。獄僧以酒論罪。與故殺不同。且其父雖已逐。其子猶心冀其改悔也。復出數百金。以關說地方官。得援赦。以免。僧既出獄。逕入己宅。見其父跪而大哭。且曰。兒以不法行爲累老父。憂何顏。復立於人世。吾將絞煩惱。絲入空門爲吾父禱福壽。以懺悔半生之罪惡也。言已起而叩叩而別。父堅留卒不可飛行而去。後有識者謂其隸相國寺。自號懺悔僧云。

曹子建作洛神賦。幾及於禍。後之讀者。不察其文義。竟以感甄二字注之。書生造謠。可惡已極。其實植以盛才爲世大誣。當日之媒孽。其短者欲得而甘心之。故以此相誣。冀君聽耳。植於手足間之變。故料之已審。七步詩可以知之。卽令才子美人果有同病之惜。或其父以甄賜不爲大不滿意事。亦決不願放誕至此。自入羅網。況以名分論親則嫂叔。義則君臣。篇中贈以明珠。期以潛淵等句。將置不於何地乎。其自序中明是說洛神與甄后何與也。總之逢君者於骨肉之間。亦敢輕爲嘗試險矣哉。小人也。

侂胄。攬國權。最愛四夫人。美其名曰滿頭花。案名士題之。時放翁以詩冠天下。獻詞諛之。有飛上錦裯紅。歎之句。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具載其事。然侂胄不以放翁貴。而放翁卒爲侂胄汚。此文字之禍。易於失身。子雲其大戒也。放翁晚年頗自知其誤。棄其稿不復存。然卒不能禁流傳。狡也。何益歟。

王啞兒。名長齡。富家子也。父某。爲滿清某權貴入幕賓。親信逾恆。凡資緣於權貴者。莫不奉之若神明。而權貴、財政之出入。某又司其管鑰焉。越數年。私囊纍纍。精力亦就衰。乃作歸田計。然財旺丁弱。年近花甲。膝下猶虛。縱小星三五不絕。孕珠之望。而老夫既耄。無能爲也。某於是自計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有財無子。若敖之鬼不其餒而夫螟蛉可負。式穀似之。吾未見其畛域也。乃出錢五十貫。鬻市兒而養之。取名長齡。甫能解啼。笑眉日殊清秀。啾啾之聲。動人憐愛。某既愛之。如己出。而姬妾之戲弄。則鸚哥百靈不啻也。稍長。性靈敏。善窺人意。或父母稍有不豫。必以一啼一笑爲之解。隨年七歲。延師課以讀。記誦能兼人。某鍾愛尤甚。嘗謂人曰。是兒果若此。無憂門楣矣。讀三載。已能句讀鄰里戚友咸器之。爭相論婚焉。王氏本居蠡城西。越俗喜佞佛。每年春夏之間。迎神賽會。以爲常。是年秋。城西人循例賽老包會。先聲頗奪人。屆日。觀者如堵。長齡心艷之。請於父某曰。熱鬧場所。所有自相踐踏者矣。兒體薄弱。其能堪此乎。長齡堅不服。悲啼交作。某不得已。乃曰。兒毋哭。吾當令謹健者爲爾護。或無失足乎。言已。謂女婢曰。詔王陸來。陸至某曰。護汝幼主觀會去。小心失足。歸當爾獎懲也。王陸唯唯去。某猶倚杖立門首。遠目而送之。長齡本幽

居府第少聞而寡見。雖天性穎悟，卒不辨山邱東西南北。何能記憶。況當人聲鼎沸，摩肩而過，戡陸心地。本謹慎，隨某已久。主僕甚相得。是日攜幼主，行至某橋側，遠見其戚屬欲就與晤談。行過急，撒手不自知。比及覺時，而長齡已杳矣。王陞經此大嚇，手足無所措，謂其親屬曰：「吾不願生矣。」主人只此珍寶，吾罪莫大焉。戚屬曰：「毋急。此間保甲與吾昵，當爲子訪之。」甫至局，諄託尙未已。見一保甲攜一孩入，則長齡焉。王陞驟見之，驚喜過望，念聲佛曰：「天不絕子，天不絕子。」長齡見王陞無一字半句，惟潛然涕下而已。王陞固詰以何往，保甲曰：「是啞兒也，烏能強以言。」王陞曰：「明明吾家小主人，分手纔二小時耳。」保甲曰：「余行經荒僻，是兒席艸亂跳，問其故，則以手指口，疑其爲人誘拐者。」攜之入局，將以招領也。今旣爲爾小主人，想必中仇家毒物矣。」王陞聞言，呆立半晌，卒不得主意。其親屬性頗狡，謂陞曰：「速具狀稟，主送幼主入門，已卽遠颺去。此兩全之道也。」陞然之。如言以行。王氏雖不絕嗣，而靈活敏幹之小兒，則已成爲廢人矣。

今之稍有資財，與稍有聲望者，人必呼其女爲小姐。若以爲非常尊貴者，其實小姐乃賤者之稱。玉堂逢辰錄：營王宮火起於茶酒宮，人韓小姐是小姐者，宮婢也。夷堅志：傅九者好狎遊，常與散樂林小姐綢繆。又建康倡女楊氏死，現形與蔡五爲妻。一道士仗劍逐去之，謂蔡曰：「此建康倡女楊小姐也。是妓，女稱小姐也。惟陸次雲湖堦雜記載有銀瓶小姐字樣，余以初意推之，宋時實有小姐之稱。嬾真子云：文樞密所居私第，名東田，有小姬四人，謂之東田小籍。疑籍卽籍錄之籍，無論官妓家妓，必有簿籍載之，因呼其稚。

者爲小籍。小籍之爲小姐。蓋聲之轉。而銀瓶小姐。疑非岳武穆女。當爲岳氏之小籍無疑。然滿清以前。如宋周密癸辛雜識。元鄭元祐重建精忠廟記。明張應登修湯陰縣志。田汝成西湖志。餘皆稱銀瓶娘子。或銀瓶女。並無小姐字樣。於此可以見二字之不典。曹雪芹著紅樓夢。稱貴家女爲姑娘。不着一小姐字樣。亦足見其讀書之多也。

同邑王孝子。佚其名。世居鑑湖濱。論定之日。鄉人以智烈謚之。并上其事於大吏。孝子於同治某年。犯難死。年僅十四齡耳。先是孝子之父紳於鄉。籌保甲以衛民。賊既至。力不支。仰藥死。孝子年雖幼。頗勇悍。衷甲負母。逸山中。久之不得食。母垂斃矣。孝子出覓食。爲賊所獲。脅之去。孝子挾利刃。欲刺其魁。不得間。乃竊出其父餘藥。置之食中。斃賊二十餘人。賊魁推所自。孝子懼事洩。將不免。亦食之。仆草間。賊亦不之審。竟委以去。時有充保甲者在側。孝子泣謂之曰。我已不起。以一人而死。二十餘人儘得直。所哀者老母耳。乃嚙指爲書。別其母。且謂其人曰。倘生老母。當含環以報我死。能以衣冠入土。中不使暴露足矣。俄而毒發。竟卒。其母之存否。則鄉人無知者。此事與曲園所載馮福基事略同。蓋患難之中。方見真才。若孝子者。使其處太平之時。則亦飽食終日。好行小慧而已。

張巡於開元末。舉進士第三。博通羣書。爲文操紙筆立就。其守睢陽時。謝金吾一表。悲壯勁逸。傳誦千古。又有詩。城陷身殉。稿亦盡燬。全唐集祇載二首。以資後學探驪。大可哀也。然如不辨風雲色。安知天地心。

又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陣。數句英魂浩氣。躍躍紙上文。山正氣之歌。遠乎未逮。所謂佳句奚求其多。紀元而後。天子之聲浪已不入余之耳。鼓時之所趨然也。古人命名意取代表。後者不察。習於阿諛。天子之稱。以是爲貴。非國君必尊爲天子也。前後漢時。有稱國君爲縣官者矣。東平王宇傳。今暑熱。縣官年少。霍光傳。則曰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劉盈子傳。當爲縣官。何故爲賊。按縣官皆指天子。是國君稱謂不單。獨天子也。唐韋堅唱得寶歌。有三郎當殿坐之句。按三郎指玄宗也。李輔國罷相。憤謝代宗曰。老奴事郎君不了。是又呼天子爲郎君矣。梁武納余氏。頗妨於政事。范雲練未納。王茂曰。雲言是公。必以天下爲念。是又呼君爲公也。漢武見西王母。事雖不經。王母命侍者四非答哥哥。是又呼天子爲哥哥矣。按縣官之說。是不便直指而言不足爲國君之確稱。至於呼君爲郎。爲公。而又呼之以哥哥。以古事證之。天子與庶人同貴賤。非有所區別於其間也。自專制之毒日積。而國君乃貴。而天子之稱。謂乃不更顧自其最古者證之。左僖九年。凡在喪。王曰小童。則與庶人又何異乎。

越人以機巧名。殆亦有所本。乾隆間。邑之顯宦陳大文。丁楷。皆和坤門下士也。一補四川總督。一權山東鹽運使。稱肥缺。連三任。不遷囊各數百萬。逮坤敗。門客多獲譴。獨陳丁則安於無事。人多以爲異。其實陳丁晉謁門帖。皆定製赤金字。閣者利其值。隨揭之。相府中無片字留者。乃得免於禍。父老相傳。謂係丁幕客。章某之計。某個名幕賓也。由是言之。越人之機巧游幕者。特代表耳。至於土民。則安衣樂食。樸率不華。

一太古之遺風焉

陳大文有二甥。一史致光。一茹葵。乾隆間先後殿撰也。史固大家子。性抗直。且精於文詞。茹一寒士也。既驚選歸。祭以盛禮。謁舅。舅款以盛筵。命史爲陪賓。中席以猜拳爲令。史猜一對。手茹負。飲旣訖。自負曰。誰敢與我對手者。史自慚。慙亦置。若罔聞。其時史祇一廩生。猶未鄉舉也。逮下科史。以連捷擢高第。歸謁舅。舅亦張盛宴陪賓。非他。卽曩年無人對手之茹。殿撰也。席中猜拳。茹復負於對手。乃自述曩年之歉。意史笑曰。春風金馬。固人生得意事。惜年華已大。記不如十三齡時。插花飲酒之爲樂耳。蓋茹固國子監史。言實寓報復也。偶言微中。至於如是。古曰。戒人之多言。其信然歟。

蕭山朱文正公。少無賴。而性穎悟。過目卽成誦。童年補弟子員。自恃不上進。家本富豪。父固練達士也。爲其締親於同邑汪氏。未及娶。而父歿。飲酒博奕。遂無所不爲。逾年。家產蕩盡。下儕皂隸矣。旣服闋。議娶婦汪氏。邑名門。引爲羞。然未敢名。拒隱以婢女易之。朱來則仍款以培禮。婢固善姿色。且薰染大家氣。久幾莫辨。臚鼎朱自娶婦。後益姿飲。或狂醉。滋事。婢不能堪。乃以實告。且曰。丈夫不宜恃戚勢。圖自立可也。朱聞言殊無所介。惟自是痛改。前非力攻典籍。連捷鄉會。至於參樞密。其生平從未短汪氏度。量蓋不可及也。一說謂易嫁者。係汪氏幼女。未知孰是。

神鬼因果說多不經。余極不信之。然生平遇二事。迄今未能下判斷。辛丑鄉試。第二次入闈。夜將半。神倦。

滅燈作假寐。忽來一人。掀簾審視者。再。既而曰。不是。卽往後號。去其面。色與月光相映。余從簾隙窺得之。則美女子也。天將曉。號官送試題來。方燃燈。展視號內。嚷聲大作。余急檢履趨視之。見一三十許少年。腿部兩手皆有血詢之。號軍則曰。相公杭州人。不知何故。以翦自傷。下部旋口中。喃喃作語曰。我負心人也。我負心人也。語畢卽斃。余猶憶號數死者爲體字三十二。而余則體字十五號也。老友李竹汀。死後葬鴨脚溝。介於余里及蔣家垵之間。垵聚族而居家廟亦在焉。余未離鄉時。嘗衛解族事。或夜半歸。距家二里許。有石道。月下快步。敞於舟行。萬萬一日以事往三更歸。冰輪高掛。四望無翳。行近鴨脚溝。則見竹汀圍膝坐路旁。聲招之不語。去尾追之。近墓乃不見。次日以語家人。或指爲心理。或疑爲酒意。其實余審之甚。稿何心理。酒意之有尤不解者。應試之士人。攜剪入闈。作何妙用。豈定數固莫逃歟。

吳翼亭竊曾湘鄉之說。謂清之經生。多不工爲詞。如錢大昕。王鳴盛。其可證者。至於邵齊燾。孫星衍。阮元。雖能爲文。而不敵經學精深。然如洪亮吉之卷施閣乙集。朴質若中郎。澹宕若參軍。肅穆若燕公。非經術所蓄積。焉能飽滿若斯哉。劉彥和曰。英華出於性情。經生詎拙於詞哉。翼亭是說亦一偏也。詩以道性情。故古人相見必賦詩。凡耳之所觸。目之所接。足之所履。動於心而哦於口。因而韻之。取適情達性而已。必曰何者爲漢。何者爲魏。晉六朝何者爲唐。又從而支別之。爲蘇。李爲陶。謝爲初盛。中晚。又不以作詩之人論詩。而守選詩者之家法論詩。於是乎有昭明之詩。有濟南之詩。有竟陵之詩。詩體雜而多。

門戶天性閔情莫此爲甚此實書生多事之災也余曾與了僧論唐詩分體推詳及之
子友單子臧曾遊幕瓊山歸言其邑有望闕亭實李衛公之遺跡後人重建其亭於崖縣非也并謂考隋
顏靈縣在郡城東二十里及唐更名顏武德置崖州於此卽今瓊山縣張吳都顏村且衛公有詩可證
詩云獨上江城望帝京鳥飛猶用半年程青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遭園郡城以是推之郡城東之言必
鑿鑿可據云云余以未經目睹未敢臆和然子臧之好古亦於此可見一斑

朝鮮人申某自國亡出走後寄跡滬濱者有年曾鈔韓境內之崇禎帝廟碑文傳示同人且謂明社之亡
韓人議北伐韓皇崩殂遂不果乃祀明神宗毅宗於韓國清州東八十里之華陽山曰萬東廟議北伐之
領袖宋時烈氏隱居講學於此其門人權作庵作萬東廟碑銘哀有明之亡也今韓社旣亡誰復爲韓人
哀之亦自哀而已余貢此碑亦以見我韓對於前明之感情如是其摯云爾今轉載其碑文如下華陽之
谷。巴。水。之。涯。有。幽。其。宮。天。子。之。祠。穆。穆。天。子。萬。邦。父。母。浸。仁。渥。德。爰。及。東。土。搏。之。策。之。除。其。虺。螫。盟。之。濡
之。奠。之。祗。席。山。清。海。晏。風。揮。日。舒。車。邦。再。造。義。烈。無。初。赫。矣。毅。宗。非。禮。不。動。君。死。之。正。百。代。維。誦。四。海。爲
戎。九。廟。崩。燬。帝。視。猶。子。我。莫。視。父。帝。有。薰。臣。曰。我。宣。文。宣。文。有。臣。以。涼。義。伐。實。天。不。吊。中。途。壞。裂。有。哭。漱
吳。摩。崖。之。側。興。復。之。計。歸。此。廟。食。澗。藻。行。潦。臣。誠。無。繹。芒。芒。腥。土。舍。我。奚。止。穹。天。博。地。欲。報。罔。極。悠。悠。江
漢。萬。折。必。東。先。君。之。志。命。此。新。宮。于。皇。二。座。義。盡。仁。至。摸。天。畫。日。臣。豈。敢。擬。惟。以。詔。後。永。斂。厥。聲。毋。貳。爾。

心。上。帝。臨。伊。碑。文。古。樸。可。誦。殊。不。滅。於。嶧。山。碑。也。

世傳清乾隆爲海寧某相國之子雍正帝僞言己亦生子而易之者其後三下江南卽水源木本之意其說吾甚信之最妙者元時亦有易傳之說則順帝爲宋瀛國公之子是也符臺外集云宋幼主北遷降封瀛國公一夕元世祖夢金龍舒爪繞殿柱明日瀛國來朝立所夢柱下世祖感其事欲除之謀諸臣下瀛國公知之。大懼。遂乞從釋號合尊大師。往西天受佛法。事獲免。而庚申外史中又載瀛國爲僧白塔寺已而奉詔居甘州山寺。有趙王者。因嬉遊至其地。憐國公年老且孤。留一回回女子與之。延祐七年。女子懷娠。四月十六日夜。生一男子。明宗適自北方來。早行。見其寺上有龍文五彩氣。卽物色得之。乃瀛國所居室也。因問子之所居。得無有重寶乎。曰無有。固問之。則曰。今朝五更。宮下生一子耳。明宗大喜。因求其子。并其母歸。而元史順帝本紀亦有延祐七年四月丙寅生之文。其年月日固符合也。余應有詩云。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詔公尙公主。時蒙賜宴明光宮。酒酣舒指爬金柱。化爲龍爪驚天容。元君含笑語羣臣。鳳雛寧與凡禽同。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夜泣沾胸。瀛國晨馳見帝師。大雄門下參禪宗。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壁聞笙鏞。乞歸行宮養。爲嗣皇考崩時年甫童。等句。其言與外史雖有參錯。至爲瀛國子。則已無疑義。楊鐵崖謂太宗之德至矣。帝業不傳子而傳弟。而末孫卒承大統。既爲元滅。而瀛國陰篡元緒。世爲漠北主。天

之報太祖亦厚矣。余爲胡種最雜，而其氣運亦最促。元祀不及百載，而順帝已非眞傳。清祚雖有二百七十年，眞覺羅氏僅三傳耳。天道好還，又何爲者也。

今之文人，偶能操筆，輒放浪不羈，以唐寅自命。至有用唐寅後身之印章者，其實輕薄浮浪，所謂風流者安在。起唐寅較之，則一犬耳。要知寅之風流純以蘊藉出之，雖爲乞兒爲傭奴，引爲佻達，滋人物議。然亦大丈夫不得於時者之所爲也。寅家起屠賈，輕財好施，此其俠也。年長於衡山，而傾服其品，此其謙也。以寅其才，使稍稍貶節，何患無人與援出入。朱紫開來，寫幅青山買，不使人間作擊錢。此其介也。若夫逆料宸濠之叛，佯卻聘得聖賢歸，潔其身之義古之隱士，且有愧之。其生平造誼，可謂卓絕千古。淵明而後當爲第一人，而輕薄者乃羣起效之，不幾令四百年前之名士屈煞。

果報之說，旣疑似迷信，而主宰之者，且有時或爽。箴風規俗，理無取焉。以予觀之，善人獲福，淫者遭禍，當爲一定之理。其有修德而不獲報，與行不義而不自斃者，必其善之不誠，而惡之未貫耳。苟不然，則範圍人心，維持風俗，抑亦何賴乎。余友自保定來，爲予道故事一則，頗耐人尋味。嗟乎！拾金不昧，天壤曾有幾人。善人是富經典，垂爲名訓。爰筆述之，以告世之務善者。余友自滄洲旋，保定道出河間，時驚沙夕起，金烏西沉，倦鳥歸林，炊煙籠樹，迺叩農莊而投宿焉。行李旣息，出莊眺覽，遙見荒煙中隱約有古墓，墓周圍有松樹八株，大可數抱，鬱乎蒼蒼，宛若張蓋者。然心甚異之，奔其前，撫視墓碣，彷彿有義士二字，而姓氏

已不可辨。識蓋天色漸昏黑也。既回莊，詢之旅主人。主人告予曰：此有明義士之塚也。不諗何年代，何姓名相傳。義士在生之日，開張旅舍生涯，頗不惡。東西南北，萬商雲集。客之投止者，晨夕如穿梭。一日有一客匆匆出門，去掃其臥榻於塵埃中，得布縛一囊，啓視之，貯白金五百。義士自忖曰：是必行客之所遺也。吾其祕藏之，以待其來索。並檢布囊之記號及白金整數，一一登記之。人莫之知也。越年餘，有客蒞止，入夜作暗泣。義士怪而問之。客曰：我某省之布商夥也。客歲將闌，倉卒之間，擁三千金馳回鄉里。比及點交主人，則失其五百。主人怒，我不慎自思，無以對。願變產以償之，不足則質其妻孥，又不足，願效力。五載主人素信我，亦憐而允之。今歲又將闌矣，回憶往事，此余之所以悲也。義士曰：銀有囊否？客曰：有。有記號否？客曰：有。銀數若干？客曰：五百。曰：是整是零？客曰：整。寶一枚。義士聞至此，笑容謂客曰：然則客毋悲。故物猶在也。待予將來請客驗收之。客見囊金如故，驚詫不已。意若曰：天下安有此拾金不昧者？載欣載拜，願以半數爲壽。義士曰：客所爲是污我也。乃拜謝而去。去數日，其主人偕來，願結識。義士曰：我閱人多矣，從未見有寒儉士而五百金不足以動其心者。願兄事義士，請言所欲焉。義士笑曰：予年老無兒，多金何爲？縱天意富我，且願却之。足下幸毋善爲我也。商主曰：敬聞命矣。遂拜辭。遍覓女子，溫厚端莊者，以重價鬻之。載以贈義士。且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此區區非敢言報。將以綿善人之後也。義士之妻亦諄諄勸留。義士不得已，乃納之。連舉丈夫子七旬，而有八男，俱敏於誦讀。先後登進士。義士夫婦蓋猶及親見之。

也。年九十餘。以上壽終。適商主之子。過其墓。欲表頌德之意。乃購異松八株。植於墓之左右。至於今。三百餘年。而松木有盛而無衰也。或曰。有神物護之。故採樵者不敢弄斧。云。由是言之。天道福善。固如是夫。書社興讒。薏苡召謗。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其理固不爽也。野獲編載給事中戴鳳翔疏參海忠介。云。爲南京卿寺時。妻妾相爭。二人同日自縊。又云。瑞出京師。用夫三十餘名。德州而下。用夫一百餘名。昨年差祭海神。假稱勸訪民事。恐嚇當路。直至本鄉。雖柴煙亦取足。云云。其補遺中。又載給事中房寰劾忠介一疏。亦有居家九妾而易其妻。無故而縊其女等語。夫以忠介之剛正清介。當時猶負此謗。然則濁世之毀譽。又安足憑耶。或謂公有五歲女。方啖餅。公問誰與。女曰。僮也。公怒曰。女子豈能漫受僮餌。非吾女也。能卽餓死。方稱吾女。女卽不飲。啖家人百計進食。卒拒之。七日而死。以是言推之。殺女之說。尙有影響。特非縊死而已。

姚強。會稽人。父某。官贛臬。強其庶子也。強之母。嬖於父子。以母貴。計五六歲時。珍繡玩好之費。日需數十金。父寵弗之禁。先是強。父任機。要往來多權貴。一般蠅營狗苟者。爭隸於其門。得太太公子歡。千金勿較也。以是歐美之新玩。悉供於其前。強雖好之。而不耐久弄。逾時必破之。翌年秋。某以疾卒於官。虧負巨萬。賴某當道力。始交替任務。旣畢。強母載其私積萬餘金。挈強回京師。冀得享受如曩時。然從前政客。已各鳥獸散。絕足不登姚氏門。所謂人在世情在者。非歟。強母猶未老。喜有所徵。遂而強之暴殄。天物視金。

如灰。又性成而未可悛也。今僅十齡耳。再閱十年。有不爲窶人子乎。會稽刑錢。爲他方所不及。而紹興師爺之魔力。遂足以顛倒官僚。其實呈詳報略。亦猶是人。其勢力至於如此者。乃汲引爲之。譬之一人得意。則所親所知悉隸其門下。由一而二。由二而三。由三而十。數過數十年。舉國之公門。遂無一無紹興人。絕非專門之學也。顧其間亦有一二事可傳者。余戚家章姓。精於摺奏者也。以年老。目昏。歸養里第。其門人某。爲浙撫王有齡。辦摺奏。當粵軍入境時。王手疏報狀。大略謂匪勢如何猖獗。戰守如何進行云云。不期咸豐帝妙想天開。密旨慰問。有全省存亡。該撫臣能否早有把握之語。旨到之日。王撫無所措手足。令幕友具稿。數易不得。當其章姓之門人。懇於王撫曰。以予見。惟吾師能草此稿。以贊行。何如。王撫曰。善。令其星夜行之。越師大驚。謂之曰。現在軍書倉卒。子胡得來此。敢有別故乎。某乃語以故。章幕曰。余老矣。屬稿事大難。子如有已成者。予當爲子筆削之。某乃以其未定草。就正之。章幕曰。誠無一當。如通體易稿者。又費時日。以予見。無論何人手筆。只要增入八字。便絕無而僅有矣。某請何字。章幕曰。城在臣在。臣在城在。八字也。王撫爲之歎服。卒以殉難。完其節。此其識大體者也。會稽潘子珍。以幕世其家。據言傳至己身。已九代矣。越人恆謂刀筆之業。歷祚必不久。至有礙於論親者。潘氏何幸。而若此。余嘗詰子珍。君先世必有大功德者。子珍曰。余高祖行璋公。乾隆時入和坤幕。時和攬權。怙勢。公亟諫之。和卒不悟。以致於敗。晚年以老歸。立遺囑。教子孫云。兵可定國。亦可亂國。藥能生人。亦

能殺人刀筆之業。猶是也。操之也。其難。其慎。又云。居心忌貪。處事忌便。勿爲方所欺。勿爲威所迫。勿爲私所牽。勿爲得所誘。則操吾業者。佛菩薩不啻焉。又云。余入權貴幕。垂二十年。常供所入。可在數十萬金以上。然已爲濟人活命。諸端揮霍罄盡。和公治其屬。恆有妻子流離者。余旣諫。不聽。則又陰遣其妻子。俾有故鄉。團聚之樂。人謂吾擁護權貴。必位尊而多金。而不知吾之入權貴門。乃以守吾德也。讀此數語。其行概可以想見。吾祖蘭成公。年三十許時。游幕丹陽。當粵軍犯境時。縣令以貲遣公去。且曰。君輩不食王家祿。守此胡爲者。公憤然曰。余雖不食王家祿。然已受公之厚養矣。安其常而背其變。非丈夫之所爲也。卒佐公戰守。以及於難。云云。余聞其言。甚敬服之。好務德而知大義。殆幕僚之僅見者也。

時蓬萊守紹興時。行李多至三百數十號。其三百零五號。乃太夫人之經堂陳設品也。中貯金質觀音香爐。念珠諸事。直價甚不貲。當其入署時。形勢甚匆促。亦不暇檢點。接篆而後。方按號開視之。則最寶貴者。竟剩一空箱矣。太守怒甚。凡供差者。無不比時辦刑名者。乃一本城人。姓錢。字郁齋。老手也。謂太守曰。嚴比徒苦人耳。新官之聲勢。何如赫赫。必非供差者所爲。行李失已久。又不能知其何日何地。吾意非劇盜不辦。請給假三月。當爲公訪之。第公來此邦時。行程若何。須詳告我。太守曰。吾自蘇省奉調來者。晝夜兼程。不少停。惟棠棲鎮。遇風纔留一宿耳。然行李不絲毫動也。錢乃攜健役二人。按程逆行。一路究察。終不得少異。惟嘉禾市上有操齊魯口音者三人。類北人之營商。於是者心頗疑之。踪其行跡。乃某宿店之旅。

客。焉。錢。挈。裝。與。之。俱。更。不。獲。少。異。且。此。三。人。性。恬。靜。從。不。爲。夜。游。與。之。談。則。亦。能。操。文。墨。語。暗。詢。之。店。役。則。曰。魯。商。也。來。茲。兩。月。矣。數。其。期。正。時。守。過。境。時。也。錢。乃。大。惑。深。夜。向。窗。隙。窺。之。則。此。三。人。者。一。據。案。觀。書。兩。履。陳。牀。下。覆。其。帳。似。已。熟。睡。矣。如。是。者。三。五。日。無。日。不。如。是。會。事。當。敗。露。一。夜。三。人。越。窗。出。竟。忘。覆。其。帳。惟。觀。書。者。則。依。然。如。昨。審。之。必。木。偶。人。也。錢。乃。詔。兩。役。曰。事。得。矣。余。今。作。一。書。爾。二。人。以。情。懇。之。勿。作。強。硬。語。敗。乃。公。事。也。其。明。日。二。役。如。言。行。盜。固。承。不。諱。且。曰。來。者。係。何。人。役。曰。師。爺。耳。一。盜。曰。幕。友。能。如。是。亦。諒。不。易。才。爲。我。等。言。之。歸。向。爾。太。守。索。巨。酬。可。也。錢。得。其。情。卽。日。治。裝。歸。詎。未。報。命。而。所。失。物。早。妥。設。於。太。夫。人。之。經。堂。矣。太。守。嘉。其。識。以。三。千。金。贈。之。錢。只。受。千。金。分。賞。兩。役。且。曰。此。何。足。奇。不。過。小。施。其。技。耳。余。謂。西。洋。偵。探。家。亦。不。過。爾。爾。

會稽章某。綽號皮老鼠。小人也。宰四川某縣時。邑中某富紳物故有年矣。其妻與某寺淫僧通。會伏暑日。僧來參歡喜緣。遽以暴疾卒。鄰族覬其富羣起而攻之。婦不得已。乃賄紅紳與縣令商。且曰。未亡人縱不德薄。有遺產百萬。如能爲掩者。當與官平分之。章艷其財。願牽於公論。又無所爲計。乃商之幕僚。幕僚曰。易易耳。婦之不德者。姦也。鄰族之所控者。通僧也。僧已死。欲證其實。非開驗不可。公盍隱承差役。以尼屍代之。章聽其言。迺當堂諭鄰族曰。婦不德。誠可惡。證不實。胡以服今擬開棺驗果僧也。則逐婦。其家產悉由爾等處分之。如不然。爾輩當認一誣告罪。本縣不負責任也。鄰族以其明各各簽不悔。詎驗之則尼也。

按誣告律。一。減懲之。而五十萬。竟不翼而來矣。章幕亦會稽人。以其刁詐甚。非朋輩所尙。隱其名。有明名士徐文長。世居越城之東。其讀書處。顏曰青籐書屋。至今雖沒入他姓。遺蹟猶赫然如昨焉。文長以狂疾死。正史備載之。而父老之傳說。則又與正史互異。越中太守署在龍山之麓。署後古有龍山寺。位置較府署稍高。禪房花木陰深處。貼對署內粧閣。時太守某有女。年已及笄矣。文長與寺中方丈友善。飲食必過從。方丈能詩。文邑中紳士爭檀施之。氣居體養極一時之福。一日服參丸爲價。蓋不貲。文長則據而啖之。方丈惡其貪。隱以羊溺代之。文長知味變。遂深銜。方丈伺其化緣去。易僧帽僧衣。向太守署粧閣作種種簡褻不恭狀。女不堪其擾。乃亟請於父太守。雖怒其無禮。然又不能明治之。暗囑某紳嫁禍於方丈。以妖言惑衆。罪置之獄。方丈含冤莫白。翌年庾斃。未半載。文長夜醉歸。陡見方丈與其妻同枕。睡急操刃而殺之。妻畢命於刃下。而所見之方丈。乃文長之醉眼也。自是得狂疾。或以針自刺其耳。或以刀自截其指。至易簪之時。則體無完膚矣。此亦文人輕薄之結果也。報應之說。甚不足信。總之。惟心造境。做虧心事者。耐不過長夜信然。

吾鄉先達孫公嘉猷。明代之名孝廉也。嘉靖時。選授山西孝義縣知事。清慎勤廉。邑之人奉若神明焉。其裔孫孝侯。爲錢唐諸生。遷居武林。已三世矣。癸卯夏。余與二三友人避暑於西子湖畔。孝侯是時尙肄業。話經精舍。與予朝夕過從。久之。益相得。恆述其家世。故孝廉之政績。余聞之。甚詳。據言孝義縣負山而城。

郭外高唐孤歧諸山虎穴甚多採樵爲之裹足鄉民李攸貧而孝家有老母雙目盡盲攸善事之然生計困難隔日不舉火不獲已乃採木貸薪米出入高唐以爲常一日朝行菁叢中舉足偶不慎誤墮入虎穴魂定省視則兩小虎臥穴內穴如覆釜然三面石齒犀利前壁稍平高約丈許藪苔肥滑殆虎徑也攸再躍再蹶自分必死惟念死亦有數所痛者老母無人奉養耳始焉而悚繼焉而悲終乃大慟號啣之聲山谷爲震一豁目間則虎已踰壁入口啣生糜分飼乳虎見有人在蹲伏張爪勢將奮搏攸驚駭無措骨戰不能聲不意虎熟視者再一若有所動者斂爪捨殘肉示攸以飽食狀自是入抱小虎臥不復以怒目相向矣攸私忖曰是必虎腹已果而延予一夕之殘喘也詰朝起視則虎已遠出整午始歸口啣一鹿飼其子已復分食攸攸竟得不死然心念老母不已惟默禱天而已如是者月餘漸與虎狎而二小虎亦漸壯虎嘗負之出游攸忽會意曰出險與否在此一舉一日虎復負小虎出攸緊攀虎足若哀求者然虎點首復入穴俯身拳足示攸跨其背俄而一躍騰壁上得復見天日既出穴虎置攸攜子周行陰崖風聲獵獵聲勢萬險攸心益急乃踵虎而跪哀之虎會意導攸入熟路攸別虎曰我一西關窮民也家有老母不知生死一別之後當不復再見感荷厚德無以爲報倘得母子重圓當宰一豚候於西關外三里郵亭下屆時過饗無忘吾言言已攸泣虎亦泣迨歸家則其母依鄰人食聞其子來且驚且喜攸具告以故至期具豚方事宰割而虎已先至郵亭不見攸至乃闖入西關居民奔呼獵者生擒之將以獻邑宰攸哀告曰

虎有大恩於我。願無傷衆。不聽。攸乃擊鼓。自首孫公。怒詰其狀。攸曰。令若不信。乞一驗。真偽如誑。願受笞。雖死不惜也。孫公曰。姑從所請。攸遂奔於虎前。曰。救我者非子耶。虎點首。又曰。子以赴約入關。耶虎復點首。攸曰。然則當爲子請命。不得以死從。言未訖。虎淚墜地。如雨。攸亦相抱而泣。觀者幾千人。多爲之淚下。孫公大駭。下堂釋之。並令衙役送。至於郵亭。攸復報以豚。虎背負而去。數十步。猶頻頻顧攸。役以報孫公。孫公甚義之。遂榜其亭曰。義虎亭。

謀刺宋教仁之洪述祖。字蔭芝。北江之曾孫也。世居陽湖。以文學名其家。述祖雖不肖。亦能爲章句。性放浪。好與無賴交。鄉人多齒冷。年既壯。從劉銘傳入臺灣。時法人內犯。防務分崩。述祖以能英文。參預軍事。動中劉意。劉頗倚任之。述祖遂驕侈無忌。侵吞國款巨萬。事爲劉察。知將治以軍法。述祖不得已。乃破其私囊。賄劉之私人。斡旋之。得不死。僅下獄三年。既而由臺流滬。運動得律師繙譯。舞文弄墨。藉端勒索。滬之人恨之刺骨。述祖自知爲怨府也。復挾策北上。游說名公鉅卿。適李經芳使英。百計充隨員。將行。李辭於軍機。瞿鴻禨。瞿備詢參隨李以名單呈閱。至述祖。瞿矍然曰。此巨犯也。國人聲罪而致討之。君與同事。獨不慮。騰笑外人。貽君一生之玷乎。李深跽。瞿語歸。卽辭述祖。述祖固詰其所以。李乃以瞿言告述祖。由是深銜。瞿謀傾其所短。時奕劻老病。議政多不預。瞿之承獨對。非一日矣。滿清西后時。以刻財訾奕劻。而御史趙啟霖復抗疏嚴劾之后。頗有違言。瞿喜甚。歸以語夫人。輾轉而入於曾廣銓之耳。曾時方官部丞。

又充泰晤士報之訪事以謀缺不遂久甘心於奕乃以其情騰播於倫敦報界會后以新春召各國公使夫人入宴席間提詢奕勳出軍機事後頗滋疑既而曰出予之口入瞿之耳無第三者也立召瞿女入嚴斥其老父而奕與瞿之惡感遂不可解矣奕子載振私語其幕僚事爲述祖所得奔告學士惴惴鼎懍與述祖同鄉而亦不嫌於瞿者乃周內四大罪上疏嚴劾之后盛怒將下旨褫瞿職奕又力贊之鐵良獨不可乃以開缺回籍之旨下述祖之心陰險甚矣嗟乎滿清之天下破壞於小人民國之江山斷送於鐵血述祖亦可以死矣

悼鳳集中古近體數十章芬芳悽惻倍耐咀嚼集爲山陰王生所著蓋悼其情人張鳳玉者鳳玉爲武林珠商未娶婦性謹慧面目亦可人本蠡城世家女也祖某知河南某府事薄積宦囊晚歲告病歸逾年逝父柱庵幼不喜讀長無恆業家業日就衰鳳玉年二八從其從兄讀雖未成文而記憶甚強凡詩詞歌賦粗能成句豆時邑中名士王生賃張氏餘屋而居與鳳玉朝夕嘗相見神會者久矣會柱庵以販賣珠飾束裝渡江去恆經月不返鳳玉慕生切蹈隙輒就之示以終身之託且曰此清白者一副骨勿以碎香斷玉例也生本瀟灑士然紅絲早繫琴瑟既廣意爲始亂終成君子猶訾其非德若玷辱白璧中道捐棄之既壞禮教更昧良心矣乃婉詞却之曰卿雖無偶我已成雙侍妾之班非敢辱命若云三妻四妾愧未生隸朱門以私慾而潰大防豈士人之所爲乎天下不少美男子以卿佳人寧無佳士好自物色之可也初

鳳玉。睨。生。少。料。必。不。完。娶。故。含。垢。而。就。之。及。聞。生。言。如。冷。水。灌。頂。快。快。若。有。所。失。乃。徐。徐。言。曰。郎。既。堅。執。姑。緩。圖。之。赧。顏。回。家。意。態。懶。懶。茹。荼。不。苦。食。飴。不。甘。嗟。乎。自。古。名。媛。愛。才。若。渴。綠。珠。碧。玉。不。我。讓。也。奚。爭。名。分。爲。一。再。思。量。若。疑。若。決。無。精。打。彩。寢。食。爲。魔。時。方。秋。涼。蛩。心。絮。絮。更。鐘。破。夢。冷。月。鈎。魂。老。地。荒。天。爛。石。枯。海。人。世。間。曾。不。復。有。歡。喜。事。矣。鳳。母。本。誠。篤。觀。鳳。玉。行。動。疑。爲。侵。冒。寒。邪。延。醫。診。治。之。亦。不。審。其。誰。何。而。鳳。玉。則。茶。鐺。爲。朋。藥。罈。作。伴。絕。粒。者。蓋。不。知。幾。日。也。旋。柱。庵。自。武。林。歸。言。於。鳳。母。曰。吾。爲。汝。招。得。賢。婿。矣。母。因。詰。其。實。始。悉。鳳。玉。已。受。聘。於。武。林。丁。氏。先。是。柱。庵。集。遺。贖。賣。買。珠。飾。往。來。滬。杭。間。億。恆。不。得。中。杭。有。丁。某。者。業。是。有。年。矣。與。柱。庵。齒。相。若。柱。庵。暱。交。之。丁。乃。授。以。識。別。真。僞。之。法。柱。庵。奉。以。行。年。占。微。利。焉。積。五。六。年。頗。能。贍。衣。食。深。德。之。圖。報。不。得。間。會。丁。某。有。子。年。已。冠。自。薦。於。柱。庵。求。爲。東。牀。選。柱。庵。義。不。可。却。乃。允。之。其。性。情。之。澆。厚。與。夫。品。格。之。高。下。急。不。暇。擇。焉。鳳。母。以。顛。末。告。鳳。玉。鳳。玉。佯。聞。之。夜。旣。半。自。忖。曰。商。臭。餘。生。寧。解。風。流。乎。生。爲。女。子。一。終。身。之。計。且。不。得。自。主。何。生。爲。自。是。謝。絕。飲。食。不。數。日。而。香。銷。玉。碎。云。

塗。西。沈。修。之。茂。才。好。施。與。而。又。極。器。婦。女。之。有。德。者。自。述。乙。酉。年。自。省。中。秋。試。歸。渡。江。後。爲。暴。風。所。阻。就。西。興。鎮。宿。焉。生。榻。孤。枕。受。風。雨。擊。撞。更。闌。不。得。寐。忽。聞。喁。喁。聲。自。壁。縫。刺。入。屏。息。而。聽。之。男。音。者。曰。余。父。病。僅。一。髮。之。間。不。能。厚。所。入。延。良。醫。以。治。之。爲。人。子。者。殆。愧。死。矣。女。音。者。曰。子。一。與。夫。耳。日。三。餐。猶。虞。不。

給盜賊非可爲也。余尋常服飾亦已典質淨盡。家中無他物可鬻。無已。其鬻我乎。男音者曰。余欲行孝而謀救父。若鬻汝。是重余罪矣。且老父素德汝者。使知之。必怒斥。余是不能救。余父之病而適以速余父之死也。此種滅理喪倫事。余必不爲。子毋言。女音者又曰。事有輕重。子宜權之。余能鬻身以救翁。是玉成余之孝名也。且余於萬不得已中。亦有唯一之計。較君財可得也。妾節不可毀也。男音者曰。然則奈何。女音者又曰。余俟君署券泣別後。則死耳。男音者淚聲曰。不可。不可。言未已。雄雞已一聲矣。斯時風雨之惡。若助孝子。孝婦以切切者。旋聞啓門聲。少頃復聞男音者曰。今日天色惡。所得必倍於他日。余去矣。午前。後必歸。子善視老人。猶有殘粥也。女音者吞聲曰。子請釋懷。余何人也。茂才聽之。備竊歎。此一對夫妻爲世界所罕有。殆吾越山川之靈秀。鍾毓於此耶。吾今必有以慰善人。其次日詢之逆旅主。則曰。比隣張成者。鎮上之名孝子。而其婦李氏亦近世中絕無僅有者。茂才乃招張婦至。餽以百金而去。今聞張父壽至七十餘。所謂張成者。則家已小康矣。作善必昌。其定理也。茂才嘗言。余必上其事於大吏。採入越志。以爲世之爲兒媳者榜。

曲園典試河南時。以命題干廷議。卒罷官。其一爲君夫人陽貨欲又其一爲速出令反。蓋不滿於合肥相公也。文人之好弄。可謂極矣。余自幼卽習聞其說。然胡壽清少司成典漸試時。亦以游戲法命題。胡固剛直。門下士而絕不滿意於合肥者。試某某兩縣時。其一首題爲老彭。次題社稷之臣也。其一首題爲有李。

次題。國人皆曰。可殺。似乎比曲園分外有稜。而胡獨得以免禍。蓋曲園一編。修其腳根。固不足以方少司。成也。州官放火。百姓點燈。信然哉。

浦陽陳某。壯年徒手。里鄙咸鄙之。一日忽發奇想。謂其母曰。男兒當自強。老死牖下。奚爲者。縱不能官。亦當以遠賈得利。乃不負此七尺耳。母本愛其子。而又不願其終喪也。爲之游說於戚鄰。間得二百金。有謂酒利可十倍者。乃販而之滬。時租界新闢。北里中之招徠。遷就甚。陳所購妓。徐娘矣。本願嫁作商人婦。相陳貌。許爲誠懇。一流。顧陳此時已阮郎。羞澀不復能從。諸王孫。後久之。益不支流。爲茶居。執壺者。一日妓興行過。見陳訝甚。命輿止。囑侍者詢其何以至此。陳乃僞言營業失敗。狀妓曰。營業失敗。常事耳。君不虧余一錢者。胡不來陳。忸怩曰。衣衫落拓甚矣。妓曰。此區區事。胡乃自苦如此。當出三十金。囑其華服來。蓋是妓在風塵中。富有經濟者。未半載。竟嫁陳。庚子之變。陳復悉出所本。以貸宮飾。得奇利。今則大腹便便。壓倒一般王孫矣。前世因造。成今世果。若陳某者。其運命之謂歟。

老泉之斥王安石。總以不近人情斷之。余謂安石之立言。欺世殆無一不近人情者。老泉之論其牛後也。如上仁宗書。意在法先王之政。而其所由法先王者。在於裕人才。修教養。因人力。足財用。一歸於至誠惻怛之心。果如其言。雖二帝三王之政。何以踰此。又如議茶法一篇。引桑宏羊權酤之利。霍光屈其論。罷其法。以爲義能勝利之鑿釋。其立言皆當乎理。而近乎人情者。安石之意。將以此種言說。堅大臣之信。蠱人。

主之心。迨乎得君。既專羽翼。已布卽盡。反向日所言。而行之。後日之不近人情。正其前日之近人情。故余以老泉之論爲牛後也。安石亂宋。盡以周禮。世之說者。類能言之。其實周禮之不可復行。安石豈不知之。特以富強之說。必爲儒者所排擊。於是附會經義。以鉗儒者之口。卽鄉人所謂籐牌陣也。卽古維今。可謂一轍。欲爲帝則爲之。必假數次之誓言。以昧本心者。堅國人之信。此其近人情也。欲主張復帝。則主張之。必假數千年之歷史。以箝反對者之口。此其近人情也。有今日之近人情。必有後日之不近人情。俟其不近人情。而痛斥之。則與老泉之牛後同譏矣。所謂論時事者。不可不幾也。

曠縣金某。傳者諱其名。皮匠也。爲豪族王氏司閹。娶婦某。有姿色。通於王之子。金知之。懼王勢。不得逞。怒而責其婦。婦笑曰。子真盲人哉。如爲爾子孫。萬世計者。毋怒我。我當爲爾謀。金嗒然曰。噫。子試言之。婦曰。彼奇貨也。縱余與之。歡得萬金。或不難。今尙非其時。子第僞爲不知可也。又數月。金請於婦曰。時至乎否。曰。至矣。爾明日揚言入城執業去。必三日始歸。夜半時。打門入。無論若何要求。必得遂。金如其言去。婦乃招王子來。至三更時。皮匠歸矣。金旣入門。見王故作欲殺狀。王哀求不已。婦陰謂之曰。彼貪財子力能爲也。王乃許以三千金。不允。益以五千金。又不允。乃增至萬金。署券已縱之去。金謂婦曰。嗣後當絕彼婦笑。曰。子又來矣。子愛財。我之所愛者。却不在財。得隴望蜀。獨不慮署券者。以勒寫罪乎。非我婦人口一場空歡喜耳。金無可奈何。遂遠商於滬。不問中冓事。今則開設茶號錢莊等。已纍纍巨萬矣。其鄉人有老年者。

猶謂人曰。我之皮鞋。乃金大人之大作也。余載此事。因記余邑有韓姓者。綢商也。其起家事。與金某相類。而宦途中。又有藉妻女。以爲夤緣者。則無廉恥之尤者矣。

曾聞某公典試蜀省時。遇一絕奇異事。公弱冠時。赴禮部試。道經蜀省某縣。寓於同年孫姓家。蜀中鄉俗。以年誼爲最貴。無論天下同年。相待如一家人。其時孫孝廉已赴修文。妻李氏絕色也。一身縞素。越顯得十分嬌媚。公頗豔之。偶涉於戲謔。則李氏殊持。并以儒者之品行爲勗。公爲之赧。顏不敢復起邪念。越數年。公奉朝命典試蜀省。閱城時。聞道路傳說。有某縣孫李氏謀死原姦夫者。頗以爲疑。陰令人往某縣探之。使者歸。則謂孫氏已犯命案。其事確也。詢其顛末。則云。孫氏初與一書生通。後又睨屠夫。殺死書生。耳公聞之。詫甚。私念孫家年嫂。乃冰霜節操者。以余曩日之風流。尙不足以勾致之。胡爲而犯是案。得毋隣左右之不良。而長官憚於辨察耶。試事既竣。乃移提是案。而訊之。傳犯婦至。果孫李氏也。公和顏謂之曰。你是孝廉之婦。何以不顧廉恥。此案有無受冤之處。速供上來。本院當據情究辦。婦乃固承不諱。且曰。小婦人亦認得堂上大人。此乃前世事。爲屠夫死心所甘也。云云。公爲之愕。然至今談此事。尤懷疑不止。所謂孽緣。其信然耶。

溫公政績。昭昭史冊。而獨於資治通鑑一書。則顛倒過甚。蓋政治家。非歷史家也。其最謬之點。如帝曹魏而寇蜀漢。君朱梁而寇河東。繫武后之年。黜中宗之號。屈原四皓之見。割湯雄荀彧之見。取既訛乎。正復

輕乎。節。殊。於。春。秋。懲。勸。之。旨。大。相。背。戾。此。今。古。學。者。類。能。言。之。而。余。最。不。滿。於。溫。公。者。則。推。重。揚。雄。一。端。是。也。揚。雄。何。人。直。千。古。第。一。之。叛。臣。耳。安。石。姦。邪。也。方。以。類。聚。尊。之。也。宜。焉。溫。公。自。命。爲。一。代。偉。人。而。乃。以。揚。爲。大。儒。孟。荀。都。不。足。擬。且。作。潛。虛。以。擬。太。元。探。諸。儒。以。註。法。言。名。臣。之。丟。醜。甚。矣。至。於。雄。之。文。章。或。嘗。爲。曼。衍。或。短。爲。夸。大。姑。不。具。論。第。觀。法。言。篇。云。周。公。以。來。未。有。如。安。漢。公。之。懿。又。元。后。誅。曰。火。德。將。滅。曰。屬。在。聖。新。曰。亦。傳。於。黃。其。爲。美。新。可。憐。極。矣。此。種。禍。世。文。章。直。當。付。之。一。炬。而。溫。公。乃。孳。孳。焉。味。之。非。朱。子。莽。大。夫。三。字。後。世。尙。有。大。義。哉。如。屈。原。如。陶。潛。皆。奇。節。之。士。也。以。文。章。論。何。者。不。及。揚。雄。而。皆。不。得。書。於。通。鑑。溫。公。溫。公。今。古。之。黑。白。被。爾。淆。亂。甚。矣。今。日。者。揚。雄。之。輩。多。於。牛。毛。吾。料。溫。公。猶。在。必。將。作。一。篇。復。帝。以。擬。國。體。論。採。東。西。洋。以。註。君。主。論。也。可。惜。後。數。年。出。了。一。個。朱。紫。陽。一。部。資。治。通。鑑。被。醬。甕。笑。道。你。也。來。了。

余曩年客藩陽時。寓屋對門居者。爲某師範女校生。年事可十七八。頗嫵媚動人。不能審其姓氏。第聞人言。女固天潢之貴胄也。父早卒。母貽牀茨譏。而女遂亦蒙雛鳳之垢。所居屋祇三五楹。院可二十尺外。蔽以籬。籬內桃紅柳綠。極清雅之致。而某女生當夕陽西下時。嘗緩步其間。亦一幅極妙之仕女圖也。一日余醉歸。過其門。動秋水之思。因題蝶戀花半闕於其壁。句云。籬外斜陽花外狗。一半宮桃。一半隋堤柳。笑語送風知坐久。花朝月夕。毋相負。欲續之。則酒氣上湧。不能復支。至次日觀之。則已成爲全闕矣。究係何

人所續亦一不可思議之事。句不甚佳。第揣其語氣則明明知余之困酒者。豈余題詞時彼美固得其究竟耶。其詞云。紅葉無端窺戶牖。一半愛情一半醉心。酒解得宿醒能記否。怕人提起北堂母。予友半開斷爲某女生續筆。蓋指其末句而言。或亦未可知也。

先大父玉坡公。隱於商者也。工古文詩詞。稿不自檢。然近時余兄弟就舊書笥中所見者。亦不下數百首。中有詩賊兩首。註係乙亥秋八月所作。亦一極可研究之事也。時云穿窬事業太無聊。不愛金珠愛杜梟。章句解人容易索。再來投我以瓊瑤。讀罷斷章肺腑傾。知君老困月三更。從今詩賊傳千古。博得人間第一名。一詩後有跋語。謂某年冬聽雨樓兩次被竊。僅失去樊川集鷄肋集各一部。并得絕句一章。他無所損。感而賦此。附錄原詩。寒窗也讀十年詩。不拜少陵拜牧之。慚愧貧無以置籍。盜君鷄肋佐清卮。又注詩句殊渾成。書法酷學東坡。不甚佳。余心爲大快。安得天下如許賊。將聽雨樓書籍而盡竊之。是殆賊中之聖者也。讀此兩則。則知天下事之千奇百怪。固不可以筆述云。

予家既有詩賊證之人言。則又有詩盜。曩年余北走時。曾有人爲予述數故事。齊魯晉間多劇盜。其實非真盜也。以俠而盜者也。山西汾州某富室。爲富不仁。人多怨之。或以小故鞭其僕。輒至於死。有一僕者。以不堪楚毒。乘夜逃亡。路遇一客。截而叩以故。僕悉數之。客曰。吾必爲爾報復之。翌日。卽聞其主人以盜鳴於官。並謂盜臨去時。索紙書數字。不解是何語。令取而閱之。乃七絕兩章也。其一云。羊羔美酒可憐宵。簾

影梅花雪未消。院外有人寒。到骨夜披殘絮。計篋瓢其二云。少讀離騷。長讀莊嚴。埃孔跖亦尋常。帝王思想銷磨盡。一劍功名薄。漢唐未暑。顧蘭二字。令亦書生。顧爲某曰。此大俠也。公何追爲。卒不之理。與顧蘭同時者有許練。卿山東兗州間之劇盜也。行劫者殆十餘年。一日忽謂其黨曰。吾何樂爲盜。爾輩歸我。我不得已耳。今而後爾等好自爲之。毋擾我寢食也。其黨有黃二者。以事受許。笞心銜報復。日日伺其隙。然許棄盜而後。竟日夜攻書。無所獲。其異一夜輟不讀。黃二密窺之。則許方短衣穿窗出。黃二從其後。約二里許。練卿入一家。擁一半老婦人坐而談。且久。旣而取筆書數字。書畢復入一室。黃二大疑。入取其紙歸。詣士人釋之。士人知黃二之爲盜也。縛以貢於官。官固書生。見練卿所書環誦不已。旣而曰。此窮措大學。李義山詩耳。於盜何與焉。黃二固辯之。官置不理。復朗吟其詩曰。往事追尋夢亦驚。青山雙隱證來生。簾波駘蕩。翩鴻影。箏響飄搖去。雁聲花逐。雁聲深。午寂桂堂。幃影。昨宵明天荒地老。渾圓事鏡裏。頭顱只愧卿吟畢。詔士人曰。有盜如此。勝爾腐朽輩多多子。歸去且讀。路閩生八股文可也。一面逐黃二去。自著其事於筆記中。余謂耐菴著水滸其目光直可千載。宋江林冲。瑩亦間有題詩壁間。自抒胸臆者。雖其吐語近於俚俗。大異乎文士之所爲。然俠者尙武。不暇好文。苟能是是亦已足。非必文士爲盜而後可也。顧蘭許練卿有能確指其爲文士者。余謂顧蘭尙已練卿殆不足取。特世間假薄之子。專以竊韓籌之香爲生。活者似盜非盜。不能放一句屁詩。則又遠遜乎練卿矣。

箸超叢刊卷之五

會稽蔣抱玄箸超氏著

胞弟抱時昂孫氏校

●聽雨樓詩話

古之善爲詩者不於詩乎求之也。倣儻之才英偉之識深博無涯涘之學積而不已則以其餘溢而爲詩觸境而發稱心而出斯時草木萬彙盡爲我機杼風雲百怪皆入我鑪冶言其所欲言得其所獨得無意爲詩而詩自工與夫摛章續句分唐界宋者誠有天淵之判譬諸木之大者參天蔽日垂陰十里至於當春着花則旖旎無倫又如水之大者包山絡川溉田千畝至於因風起瀾則淪漣不住作詩之道何獨不然余故嘗曰無倣儻之才英偉之識深博之學者卽能詩亦如皂隸人家生一稍有姿色之女子非村則蕩耳。

詩人多狂古有定論余謂狂人必自有真而後可如果能胡謫幾句卽搖頭擺尾旁若無人是屁人多狂非詩人多狂也江陰卞華伯未第時過常熟聞錢允暉詩名往謁之謂聞者曰可語汝主詩人卞華伯相訪錢訝何人自負如此適宴客有妓令僕出語曰賦贈妓詩一絕方接見乃以航降湘爲韻卞不構思一揮而就詩曰琵琶斜抱出輕航貌與荷花兩不降今夜彩雲何處宿空留明月照瀟湘允暉旣見詩嘆服

合座亦贊爲美才。倒屣迎入。訂詩盟。至老死。然則世之詩人。必如華伯者。而後可以狂苟無華伯之才。而有華伯之狂者。是非詩人也。亦屁人而已矣。質之老行家。以余言爲然否。

山。則。行。樵。水。則。行。漁。歌。嘯。終。身。自。有。天。地。一。二。騷。士。借。得。芳。鄰。如。許。便。爾。出。雅。入。風。此。亦。飛。來。之。詩。境。也。姻。丈。胡。元。鼎。枚。臣。前。輩。著。有。賀。家。池。打。魚。謠。十。二。章。趣。味。雋。永。余。至。今。猶。愛。誦。之。詩。曰。桃。花。渡。口。柳。津。邊。滿。郭。煙。霞。新。霽。天。笑。絕。作。家。無。長。物。生。涯。全。寄。打。漁。船。西。村。深。處。是。儂。家。白。板。雙。扉。碧。柳。花。款。乃。一。聲。人。去。也。跨。湖。橋。畔。夕。陽。斜。賀。家。池。南。十。里。煙。賀。家。池。北。半。桑。田。漁。兄。漁。弟。快。曬。網。怕。斂。黃。梅。久。雨。天。門。外。荷。開。分。外。紅。納。涼。人。約。小。橋。東。黃。梁。飯。熟。更。初。定。短。笛。無。腔。明。月。中。一。寸。漁。鈎。一。丈。竿。一。輪。紅。日。下。前。灘。扁。舟。撐。入。溪。深。處。不。爲。避。秦。避。暑。殘。晚。風。聽。喚。賣。魚。頻。搖。出。孤。舟。鑑。水。濱。酒。價。怕。昂。魚。價。賤。古。柯。橋。買。十。洲。春。楓。葉。蕭。蕭。又。此。年。妻。孥。補。網。蓼。灘。前。詩。篇。不。換。蘆。花。被。釣。罷。歸。來。好。醉。眠。三。山。山。前。白。鷺。飛。三。山。山。後。鱸。魚。肥。大。家。相。約。睡。不。得。夜。半。放。船。菱。湖。西。采。菱。艇。子。南。湖。邊。采。蓮。艇。子。西。湖。前。阿。家。生。長。在。漁。戶。風。雨。孤。燈。對。蓼。眠。一。竿。劃。破。玻。璃。色。鷗。旁。時。見。鷗。出。沒。板。橋。茅。店。寂。無。人。孤。篷。睡。起。滿。江。月。風。斜。雨。細。鏡。湖。塘。漫。向。寒。江。弔。雪。忙。箬。笠。篋。衣。捨。不。得。年。來。生。意。好。平。章。蟋。蟀。堂。開。介。壽。觴。常。禧。門。外。正。斜。陽。巡。簷。人。索。梅。花。笑。入。座。酒。斟。竹。葉。香。姻。丈。著。詩。甚。富。邑。之。人。視。其。題。咏。若。拱。璧。惜。伯。道。無。兒。遺。稿。悉。數。散。失。今。余。所。見。者。僅。東。鱗。西。爪。耳。可。勝。浩。歎。哉。

所謂春詞者。必濃香砌艷。一般懷春男女。多把卷不忍釋手。惟小謨觴館詩集中。塞上春詞數章。中有一首。可謂殺風景之極。詩云。小桃花放戰場頭。萬馬營邊雨乍收。恰似虞姬在垓下。英雄兒女一齊愁。既貼春字。又貼塞上。而以虞姬事點綴之。則兒女柔情。已在不言之中。有詩境。有詩史。殆春詞中之絕作也。美人夜又一剎那。聞打起黃鶯莫教啼。醒妾夢。不得到遼西一步。如是者。爲英雄。如是者。爲兒女。何殺風景之有哉。

古人謂詩以言志。而志之大小淺深。則又視乎人之性情。故又曰。詩以道性情。既曰道性情矣。自以隨手拈來。乃成妙諦。必專事雕琢。則性情且日斲矣。袁子才答李少鶴書曰。近今詩教之壞。莫甚於以註疏。夸高以填砌。務博摭瑣碎。死氣滿紙。一句七字。必小註十餘行。令人舌纏口吐。而不敢下於性情二字。幾乎喪盡天良。數語直把近時詩人罵得無地可入。

余最愛讀香山。以其天真爛漫。不加修飾也。出其後者。首推東坡。工夫雖淺。亦自有真趣。余又最不喜放翁。其近體則坐填砌之病。其古體則多扭搦之態。顧今之詩人。多喜誦之。竟有稱爲工夫真實者。余實不解。是何理。昔袁子才評山谷詩。引世說語云。張茂才我所不解。余今評放翁詩。仿子才語云。放翁詩佳處。小生至今茫然也。雖然。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公愛饅頭。婆愛麵。必強嗜好。而一齊之。詩人真多事哉。

杜工部常自負。以爲己身而外。惟陶淵明可作解人。聞者必謂工部與淵明。可以同日而語。合道而馳。卽

工部自信亦必有所把握。方能作此懸擬之語。余以爲陶淵明詩界之聖人也。其善詩也。雖以消遣萬慮而實有潔身全節之至意寓乎其中。故雖放浪而不覺其慢。至於杜工部詩界之豪客也。其善詩也。卽云消遣萬慮終不過嘲世笑人澆胸中之碗。礪故詩中多激烈語。多憤懣語。多矜高語。以品格論。淵明究是詩中之完人。工部則終嫌放野。所謂學大醇而獲小疵者也。

詩賦爲文人興到之作。不可以爲典要。此隨園之言也。余謂文士最多事者。然立言亦次於立德立功。總要關心世道方好。

予友湘中楊南村所著困世紀聞亦近時詩話中之卓卓者。常言竹枝詞本巴渝間俚歌。唐貞元中劉夢得守巴土。惡其褻陋。遂自著十二章教市兒唱之情詞。盡妙。於是藝苑中乃有此體。竹枝之作。其難殆不亞於詩。或且過之。蓋一貴清新。二貴雋永。方能雅俗共賞也。如世傳之收拾廚房。挂著麻紅裙。脫却步車。鄰東有事。鄰西去。記得姑姑要杏花。諸什則是其正宗矣。數語論竹枝詞頗有見解。

明相劉健最惡詩人。有「此輩造到李杜亦不過一酒徒耳」之語。英相格蘭斯頓亦惡之。有投之以詩者。棄之破篋中。從不一閱。或曰政客自政客。詩人自詩人。不能殊途同歸。故其實人各有嗜好。故平日之玩弄亦殊。必謂政客自政客。詩人自詩人。則東坡何以諡文忠。而東山何以能定亂。不亦欺人之甚耶。文人慣說誑語。其弊大率類此。

歌謠之體。源自樂府。據宿學家言。一都邑有一都邑之歌謠。一鄉村有一鄉村之歌謠。其情迥別。不能混同。言之誠是。然余於此亦有一區別。何者。所謂不能混同者。但據其習慣上言。如越俗結婚。以黎明吳俗結婚。以午後等是也。風俗既判。飲食亦殊。地方上之歌謠。又專在就近一面點綴。自然不能一致。至於政治之良窳。社會之醇漓。人心之直詐。則甲都邑如是。而乙都邑亦如是。甲鄉村如是。而乙鄉村亦如是。無彼我之分。無高下之判。舉一可以反三。懲一可以儆百。此其大較也。

孔子教小子學詩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及屈宋降而爲騷。猶必以香草美人爲詞。則風花雪月形諸詩歌。固不始於隋唐也。然而綠竹思君子。棠棣懷兄弟。古人多託諸比興。未有專以此爲賦者。慈谿馮夢香有杏花懷古一首。頗合於詩人比興之例。遂錄之以資衆覽。有引曰。莊子云。孔子遊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杏而生孔子之時。杏之幸也。爰託孔子之事。以詠此花。詩云。一壇絃誦。占韶光。贏得名花伴。素王闕里。春風工點綴。尼山佳氣。煥文章。座添漁父人。都韻手。訂麟書。字亦香草木。尚沾時雨化。斐然狂簡。愈難忘。讀書有閒意。到筆隨。余讀此詩。知文人之能事矣。

興化馮幼獅孝廉。以乾隆五十五年與千叟宴。邑志載其工文而不及吟詠。丁渚馮氏先生之後也。又祕藏舊稿。不示人。故世罕有知孝廉能詩者。余于孝廉之邑人袁驥良處。得讀擁碧軒詩抄一冊。皆溫柔敦厚之作。然後知孝廉深于詩。不僅深于文也。如詠花魂云。花魂何事獨綢繆。曉月朦朧半倚樓。一種嬌癡

風。裏。斷。十。分。柔。媚。雨。中。收。留。春。不。住。難。尋。伴。對。客。無。言。只。獨。愁。只。恐。啼。鸚。招。使。去。水。晶。簾。外。細。凝。眸。中。秋。
玩。月。云。天。上。中。秋。月。人。間。萬。里。看。此。時。爭。折。桂。嗟。我。獨。憑。欄。木。落。清。輝。迥。星。繁。素。影。寒。良。宵。何。所。事。寂。寞。
坐。更。闌。無。題。云。高。髻。如。雲。更。細。腰。羞。將。老。眼。見。妖。嬈。陌。頭。楊。柳。牆。頭。杏。逞。得。風。前。幾。日。嬌。蘇。秦。云。縱。得。位。
高。俗。眼。青。紛。馳。六。國。亦。勞。形。早。知。車。裂。齊。廷。上。不。讀。陰。符。一。部。經。張。儀。云。失。玉。招。筭。事。有。因。抱。羞。成。怒。去。
臣。秦。誑。荆。若。與。靈。均。遇。舌。在。何。能。庇。一。身。孫。臆。云。豈。爲。形。餘。不。握。兵。馬。陵。一。戰。倖。成。名。多。年。未。識。龐。涓。詐。
玉。帳。深。愁。昧。敵。情。龐。涓。云。詐。力。常。恃。久。必。危。欺。人。終。有。受。欺。時。攢。身。萬。弩。由。心。發。不。殺。孫。臆。語。更。癡。詠。牡。
丹。云。着。眼。渾。疑。錦。繡。堆。霞。光。雲。影。遍。香。苔。玉。樓。粧。罷。風。前。立。金。谷。酣。餘。月。下。回。有。夢。不。曾。傳。彩。筆。無。緣。那。
得。傍。瑤。臺。當。筵。酒。暖。春。如。許。引。取。殷。紅。面。上。來。題。蘭。花。圖。贈。新。婚。云。一。種。幽。芳。帶。露。華。春。風。潛。透。小。窗。紗。
數。枝。圖。贈。休。嫌。淡。此。是。今。宵。夢。裏。花。詠。玉。蘭。云。羣。玉。香。生。小。院。東。亭。亭。不。與。衆。芳。同。甘。妃。膚。擬。冰。霜。潔。皜。
國。貌。嫌。脂。粉。紅。承。露。有。情。憐。夜。月。凌。雲。無。意。傲。春。風。相。看。未。許。頻。相。近。穢。我。形。骸。淡。雅。中。憶。別。云。聚。散。尋。
常。事。此。行。奈。久。留。三。春。成。往。日。一。別。入。深。秋。人。遠。情。彌。摯。思。深。夢。轉。休。相。期。又。負。約。音。信。藉。誰。投。初。夏。偶。
成。云。一。窗。煙。雨。漾。霏。微。捲。起。疏。簾。看。燕。飛。長。日。那。能。辭。倦。枕。薄。寒。猶。自。怯。單。衣。閑。觀。瘦。影。憐。花。褪。再。驗。春。
心。覺。夢。非。惆。悵。韶。華。真。易。逝。少。年。志。願。已。相。違。詠。荷。包。牡丹。云。層。層。雲。影。覆。蒼。苔。分。得。天。香。入。囊。來。間。掛。
春。光。新。樣。巧。不。同。濃。艷。舊。時。開。騷。人。何。必。蘭。爲。佩。越。女。翻。嫌。杏。作。腮。好。貯。清。平。三。絕。譜。一。囊。宮。錦。裏。仙。才。

讌翰山房招賞瓶中芍藥分得飲字云。座上有客多才甚。一時雅集題芳品。春歸留得殿春花。摘向瓶中如製錦。參差有影勝翻階。几席無塵靜高枕。到此何異筱園游。夜深獨自放狂飲。詠梅花云。桃杏枝頭春未回。一庭香滿絕塵埃。幽魂暗托沉沉月。疎影橫鋪淺淺苔。只恐弄殘驚鳥去。莫教吹落畏風來。巡簷盡日無言笑。靜對孤山處士開。過普賢庵云。巉巖攀已遍。倦極足猶前。江逼疑無路。峰回別有天。花香沿洞出。石勢壓簷懸。樹底催人去。聲聲惱杜鵑。同友人至山莊看桃花云。紅雨香風樹樹開。一亭草色映蒼苔。諸君日有尋芳約。勝是劉郎去又來。綠楊深處夕陽斜。返照花容劇未差。遙憶故園樹薄植。年來拋別負桃花。亭亭倩女幾時還。洞口溪邊路一彎。望去休憐命太薄。輸他此日鬪紅顏。山莊獨步漫相尋。乘興來游落日沈。怪底無事偏笑我。緣何誤過好光陰。詠紅橋云。勝地層層入。風光處處多。有亭皆錦繡。無石不嵯峨。花映紅樓發。鶯穿綠樹過。畫船游未厭。向夕起笙歌。漫興云。讀盡殘篇禿盡毫。狂吟曾自許英豪。千斤猶可扛金鼎。一割何常棄鉛刀。身遜馮唐羞老宅。同仲蔚長蓬蒿。放情懶慢年來甚。便得封侯也覺勞。塵事盡銷夢亦安。只餘詩債未曾完。庭多花鳥非無伴。野足煙霞自可餐。對酒不辭千日醉。聽雞難免五更寒。年華易向忙中換。時把蒼顏鏡裏看。雪夜云。雪壓千村靜。夜沈萬戶寒。映窗燈減色。舖砌月同觀。妻瘦于梅甚。兒吟似絮難。尊空釭不熱。高臥五更殘。初春漫興。病後情懷分外癡。閉門久已謝相知。酒除夜醒眠難早。老畏春寒起最遲。梅暹凍容將綻。玉柳含青眼未垂。絲會須料理。芒鞋著肯負花紅葉綠時。

幽居云。地僻塵囂絕。孤懷樂此村。曲肱賒午夢。種菜有閒園。泄泄身多病。悠悠日閉門。惟餘書數卷。相伴幾朝昏。莫怪梅花瘦。冰肌徹骨寒。詩同春雪淨。夢逐曉雲殘。對酒開懷易。逢人竊笑難。牛衣憑婦慰。有淚只偷彈。

王弇州謂康與之善用瘦字。如人瘦也。比梅花瘦幾分。又天還知道和天也。瘦又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又應是綠肥紅瘦。又人共博山煙瘦。諸瘦字俱臻妙境。近時詩僧寄禪善用影字。如題寒江釣雪圖。江寒水不流。魚嚼梅花影。又與人遊嶽麓山分賦得影字。林深闕無人。清溪鑿孤影。湘人以其曾有馬蹄踏人影。句呼爲三影。和尙又與實甫同宿山寺。實甫賦詩云。山鬼聽談詩。窺窗微有影。寄禪笑曰。君寫鬼影未工。吾意易爲孤燈生綠影。又麓山看紅葉云。夕陽如畫。工畫出秋山影。皆絕妙之辭也。伯兄古香嘗以肥字見賞。李蕤客前輩如送春云。日長歸燕早春瘦。落花肥。又月夜坐樹下。聞鄰女歸聲云。槎枒影落魂與淡。環珮聲歸耳不肥。送枚丈入都云。老去詩人目力肥。皆極有斟酌語。當與康瘦禪影同稱佳話。

顧昭亭序唐風集。有壯語大言。則決起勃發。可以左攬工部袂。右拍韓林肩之語。余謂杜荀鶴與顧同爲池州人。不無互相標榜之處。特唐風集中。如春宮怨。諸篇皆警策之作。至於寒苦羈窮之態。寫來尤歷落有致。方之孟郊賈島一流。則伯仲之間也。

近時之言詩者。多半參入禪機。自詡敏悟。余謂此最不可強求者。以李杜之詩才。尙偏於雄放。一路何況。

其他惟王梵志有詩云。昔我未生時。冥冥無所知。天公忽生我。生我復何爲。無衣使我寒。無食使我饑。還你天公。我還我。未生時八句。真是禪家上乘。其他如梁元帝之。不礙行船。往惟看遠樹。來庾肩吾之。只認己身。往還疑彼岸。移兩意。雖同均是悟境。

劉東苑云。富于萬篇。窘於一字。余當時頗非議之。繼而友人以近作索和中。有一朋字。造句三五日。卒不得一佳者。方悟東苑之言。具有甘苦意味。非三折肱者。固不能道隻字也。後來勉強和之。豪俠隨時縱酒。肉貧窮。無處覓親朋。陳腐已極。荀子曰。人有失針者。尋之不得。忽而得之。非目加明也。眸而得之也。所謂眸者。偶睨及之也。昔袁子才送弟香亭詩。有君恩深處。望途遠。家運隆時。惜我衰之句。一時和者甚衆。願衰字一韻。殆無佳句。惟其妹丈胡書巢句云。江南政績新。遺愛海內。文章舊起。衰子才作書深美之。書巢答書中有爲押衰字。頗費心機。今果見許足徵。兄之能知此中甘苦云云。識者謂書巢押衰字工夫。猶荀子言眸而得之之工夫也。其說甚是。余愧無眸而得之之工夫。故一遇和作。卽退而却走。而尤爲難者。則莫若改詩。嘗有重余之人。以未是草就。正於余之苦。殆吃黃連之不若。非全易其意。則不易一字。作者恆怪余之不情。非不情也。自作自討好。爲文士之通弊。而詩家染之尤深。余初意亦願點竄數字。作冠冕之唐塞。無如甫易一字。則其楮上原本彷彿。栩栩欲活。一字都擺不穩。只好悉數勾去。卽此一端。已足見余之毫無工夫。必如荀子所云。眸而得之。恐於改作和作。亦有鞭長莫及之憂矣。伯兄古香云。工詩者不

善改詩不喜和詩此言當是近理。

紅樓十二金釵中獨王熙鳳不能詩然昨夜北風緊五字信口念來便成佳句所謂詩人貴自然也少陵詩聖也常語人云多師是我師非師可師而師之也村童牧豎一言一笑皆我之師善取之皆成佳句箸廬女僕不識寫字爲何事屢喋喋向余曰先生早也寫晚也寫寫了幾十個成天難道還寫不到做官嗎余因有句云頭銜不借嘉禾貴心血只爲墨草枯中秋之夕內子坐小缸畔謂余曰一缸水竟是月色了余因有句云春風得意紅千里秋月澄輝白一缸皆多師師也

有爲余述武后廟聯者曰六宮粉黛無顏色萬國衣冠拜冕旒不能指爲何許人作或係好事者懸擬之詞運用古語妙如己出讀之卽知爲咏武后語不能加到他人身上誠亦莊亦諧精切不移之作也

袁子才係一極輕薄人然有句云但使桑麻都遍野肯教行路夜深來殊寓忠厚長者之意吾見四馬路野雞輒憶是語十年前初至上海與天醉觀鬚兒戲天醉有句云雌雄撲朔迷離處都是人家好女兒其用意頗與子才彷彿詩人警世之心亦苦矣哉

作詩一道不可以造句言之造句之法亦不可以佳字盡之樂府古體不必多講卽短章長律大約作詩之人多以一氣鎔鑄不受剪裁爲貴有合之則美而離之反不佳者如必於每篇中搜出一二佳句以資攻究卽能如前賢手筆亦不過工於雕琢而已或謂崔信明楓落吳江杜荀鶴日高花影或五字以外無

聞或百篇之中。僅見苟非佳句。之是求必致衆長之莫取。此說頗能近理。呂覽有云。善學者如食雞。必食其跖數千而後足。又曰。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衆白也。取是兩義。則詩人攻句之法。亦一必要之學程。或如蜂子之採花。或如鶴王之擇乳。掇拾工夫。夫豈可少也哉。遠宗心餘先生序吳子修佳句錄。說明此旨。甚有屑折。可見收拾驚人之句。一言甚非懸空立論者也。

作詩不可無才。無才則中枯。又不可無氣。無氣則勢弱。然過於矜才者。必溢過於使氣者。必散。此中庸之所以難也。昔嚴滄浪論詩。笑東坡山谷二人。如子路侍夫子。純以行行之氣。余謂前清最負盛名之詩人。遠如袁才子。近如龔定盦。亦無一非行行之氣耳。是皆才氣之偏也。

詩之一道。以擬古爲最難。擬古之作。最宜精細。譬之擬唐詩。則詩內運用。不得撥入宋以下之事實。擬晉詩。則詩內運用。祇能限定晉代以前。以此類推。年代之距離愈遠者。卽擬古之作。愈難神似。以其掌故闕如也。所以漢魏之體。擬之殊不易。且漢魏六朝時所作之詩。多如層巒疊嶂。展覽不盡。是以意勝者也。非以句勝者也。若不明此義。縱富有五車東揆。西軋與一幅濃墨圖。何異便不堪入目矣。

人謂作文之道。實難於詩。詩鶴於工。能工便佳。文不盡於工。愈求其工。則愈見其拙。余謂作詩。亦何嘗有止境。勸學生之心。血以求之。卯年與子年。先後如兩人。秋季與春季。先後如兩人。自維無所得。自他人視之。則曰。愈作愈工也。此進步之一定者也。衰亂與昇平。先後如兩人。得意與失意。先後如兩人。自惟無所

失自他人視之則曰老不如壯也此退步之一定者也余雖不工於詩而稍能知其甘苦嘗集諸家論詩之言等量而觀之昌黎謂悲苦易工六一亦曰窮而後工王安石詩有云年少不須多感慨文章猶忌數悲哀其所見卻與退之永叔相左余謂安石本一功名中人雖天付一枝巨筆可以稱雄一世究竟持論多流於偏激文家詩家師其文采可也若師其造詣亦急進自大之一流人物耳其意鄙屈原爲自斲薄長沙而不爲故作此冠冕堂皇語而不知禁體犯諱之陋制俱種因於此安石之誤盡蒼生良可懼也

詩有經幾何年月合前後兩人而稱佳構者相傳布機山上並無煙惟芳草茂林黃鶯白兔相與天地而已山隈甚離奇客舟往來者多避風躲雨於此曩年有一生員泛舟赴省試半途遇大風遂就山隈而泊舟焉詢諸舟子則曰是山名布機生員聞而奇之遂信筆吟句以誌其異其詞曰無絲無縷又無聲底事當年得此名後竟擱筆沈思無詞以續枯索詩腸卒無佳句應試既畢鬱鬱而歸未幾日竟以悶極而歿然其陰魂不散每當黃昏人靜輒在此反覆吟詠字字嘹亮恍若人聲數年後適有名士王奎者因赴試亦宿是山之隈詢知其故遂爲之續曰松柏作經翠錯落薜蘿爲緯綠嶂嶸黃鶯對射金梳巧白鷺交飛玉剪輕一帶晚霞斜掛處儼然新織綺羅成從此遂不聞夜吟之聲矣

余家聽雨小樓屋不過五楹前後有小院春蘭秋桂雜以芭蕉薔薇萱草海棠天竹之類四時不致寂寞余兄弟幼年讀書卽是處也是樓爲曾祖考聽樓公所築公之宗旨將專以攻詩詞歲丁亥先大父鳩工

修葺之而土木遂以一新。新之日先大父謂余兄弟曰：是樓實不祥。前此四十年，汝曾祖聘名師金曉庵先生課余讀師固精舉業而於試帖一道則門外漢也。相傳某年秋闈師四子文已擬魁以試帖失粘斥不第。晚年益鬱鬱嘗取工部長慶劍南等集朗誦之或達旦不輟。今師死已二十年而聽雨樓中常若隱隱有聲者非予心目中之迷信生不得志則死不瞑目若小子當知不能詩亦文人之苦境不可不引爲前車也。越年餘樓中變爲兒女啼笑之所久亦不得少異。顧先大父聽雨樓詩鈔中下卷題樓二首有秋夜何如春夜好詩聲還比雨聲多之句則明明指此矣。

唐以聲韻取士才智超曠者固肆力其中卽秉資愚魯者亦窮年累月以殫其精故六義之學至李唐而大備。香祖筆記謂宋元論唐詩不甚分初盛中晚故三體鼓吹等集率詳中晚而略初盛。楊仲宏唐音始稍區別說猶未暢。迨高廷禮品彙出而所謂正始正音大家名家霸翼接式正變餘響始皆井然不知朱丹邱滄滄詩話已有其說謂論詩如論禪盛唐則第一義也大歷以還則小乘禪已落第二義也。晚唐則聲聞辟支果也。而其於別體則有唐初體盛唐體大歷體晚唐體分之甚晰。世之言四唐詩者皆謂說起於高廷禮謬矣。雖然凡初唐人有至盛唐而存者盛唐人有至中唐中唐人有至晚唐而存者一生著作何能割裂畛域分爲或初或盛或中或晚乎。錢牧齋之品行雖不足取其嘗詆此說不可謂非六義界中之一個。吳郡胡燮亭唐詩貫珠箋旣隱秉其意不復分列四唐而清聖祖頒定全唐詩亦削去初盛中

晚名目於是一般詩人始漸移其舊日之見然在好判疆陌者猶斤斤於分派之說以自詡鑒別其可笑又何如也余謂最不值錢者詩人如蕩婦之賭咒然一女不二夫張三李四辨別不了不旋踵而楊花似之詩人之作詩也或愛初唐或愛盛唐或愛中唐或愛晚唐黨李則攻王守杜則仇仇而實則落筆寫來非初非盛非中非晚只剽竊前人佳句爲依樣葫蘆之畫余蓋不見唐後之詩人何者爲初派何者爲盛派何者爲中晚也噫亦偵矣

曩年向輿化袁氏購得鄭板橋未刻詩一册係先生壯年之作是時字體係松雪參東坡不類晚年放縱余甚寶貴之册中多精心結構之作而全集俱未收入蓋隨時吟詠大半散佚所得者或視爲祕寶不欲共諸同好也如庚辰初夏陪人飲家少華兄齋中云書夢餘繩榻閒吟出草堂久慵行實懶相挈與初長亂屐荒苔跡虛簷落照光夜涼生戶隔春草護池塘海饌來朝市村沽續暮觴謔言殘蠟暗驟飲小童忙眼病開曾緩（時予病目）顏衰醉亦蒼一天星皎潔獨立正茫茫擊壺歌云旣不能作官與吏顯揚聲名高門第又不學作商與賈經營什一豪鄉里三冬文史足何用轉瞬明年四十矣百畝薄田范堤西洪波浸沒久成溪稻梁十斛同珠玉夢遍西風飢鳥啼拂衣掩卷出門去世路多艱誰可語擊壺究有壯心存歌罷不知夜幾許秦堤烟柳云綠遍河堤柳風吹乍欲眠千條垂絲綠萬點落輕綿影蕩來溪鳥枝披過客船近村增暝色滃露足朝烟雨過天池廟雲生閣上川春情迷野曠遊興識鴛遷酒載濃陰處歌傳淺

水邊小橋新月上。漏影更娟娟。西溪舟中云。水底雲堆鏡。裏山楊花帶雨貼。春衫扁舟往返。無多路。鉅纜人牽。不挂帆。過潘洋。汊與高。可久云。此地相離二十春。重來景物不堪親。山田久已更新主。村媪徒然識。故人一艇帆。低迎落日半天風。急冷烏巾客。途何幸。逢知己。說到沈淪又。愴神哭。妹婿金楚原。第二首云。曠懷嫌俗擾。小築寄情孤。花底鷓仍在亭邊徑。欲蕪青箱遺舊業。黃糝積新逋。貧苦悲吾妹。孀姑待爾扶。護菊云。籬下幾經日。幾回荷鋤還。帶小童來爲愁嫩。葉風前萎。况值新芳雨。後栽扶蕊。刪殘三徑竹。護根。翻破一庭苔。欲期九日秋。光好在春深。着意培。閨七夕云。似憐牛女別離多。故閨佳期使遮河。未必漏聲饒。幾滴歡娛。其奈五更何。梅樹爲夏雨所傷。歎隔牆梅樹迎臺榭。花發逢春香飄墮。對我相憐。十八年出門。便至梅花下。託根惜。傍河之濱。河傾水闊。波浪頻。夏來雷雨。凡十日一朝。根露萎。荒塵碧葉疏。枝時所玩最愛層。陰綠繚亂有蘚。惟見色相連。無花猶覺香未斷。玉碎珠沈。心淒惻。一壺奠爾淚盈臆。我病綿綿。月有餘恨少。春前培助力。清宵何處堪吟。月只有夢到羅浮域。桃李紛紛空多情。從今寂寞掩柴荆。清明云。記得梅開雪未晴。三春轉眼到清明。風光好處付輕棄。白髮愁中實易生。塚上淒淒亂鳥聲。一年祭掃。只清明何曾滴酒能歸土。名利無人肯看輕。雁字云。脅翼天邊影不單。儼然鈎畫亦奇觀。點雲却擬毫初落。帶雨渾疑墨未乾。繫足密書虛絹帛。啣蘆露布過山巒。一行穩避西風急。低印晴沙煙水寒。新月云。一彎天際月留影。到黃昏。淡淡垂銀漢。纖纖照玉樽。微添春樹色。能繼夕陽魂。莫謂清光淺。繁星漸不存。

過張王墓云。爭城搶地。幾經年。白骨難堆半畝田。天日徒虛臨。建業竇錢。實恥入凌烟。長堤冉冉行人過。豐草淒淒牧子眠。勝敗卽今成底事。孝陵花鳥亦堪憐。瓶梅云。折得花枝到筆門。一瓶春水卽爲根。寒香總帶風前韻。瘦影疑來月下魂。書點落英閒白晝。爐薰凍蕊破黃昏。羅浮不作林間夢。近貯佳人在小軒。西村舟中云。深深秋水碧。滴滴蓼花紅。一客亂霞裏。孤帆細雨中。村忙梁稻熟。人喜歲時豐。生計惟耕稼。長吟送牧童。諸詩皆宛轉纏綿。饒有風致。

溫飛卿詩。愛好天然。唐人無出其右。然飛卿貌醜。當時目爲溫鍾馗。余曾見某報上有手民不慎。誤入。又爲夜叉者。此亦極天然之趣史也。湘南雜稿及江東甲乙集。爲羅昭諫隱所箸。世人爭誦之。錢鏐辟隱爲從事。節度判官。待遇甚厚。隱病將卒。鏐自視之。題其壁曰。黃河倘有澄清日。後代應難繼。此才以終身不第之文人而雄主重之如此。隱之爲隱。其才固有不可斗筭計者。然貌亦不颯。與飛卿可謂無獨有偶。相傳鄭子佐之女。讀隱詩。心悅而好之。願事之以夫。一日。隱謁亞女。自簾後窺之。大失所望。終其身不讀隱詩。夫女子愛才。堅於聖主。乃何以一面之故。至於愛情冰釋。而並無一滴留存。是其貌必有大不堪者。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莫謂詩人皆瀟灑風流。昂昂儀表也。

嘗有誇兒女於余前者。余答之曰。酒糊塗那裏好兒女。古詩不云乎。酒徒多愚兒。遺傳之性。確實有之。陶淵明詩。雖有五男兒。不好弄紙筆。此其一證也。其實不但酒徒然也。古之詩人。多有極盛難爲繼之概。試

問青蓮少陵香山東坡輩其書香不及身而替乎刻畫過工造化所忌良弓良冶以常理衡之其食報固如是也

朱晦菴先生訪其壻葉沉不值其女出葱湯麥飯留之謂翁曰簡略不堪幸大人恕之晦翁卽題詩曰葱湯麥飯兩相宜葱煖丹田麥療饑莫道此中滋味淡前村還有斷炊時余讀其詩題二語於上曰莫把村言閒看去救人禹稷一場心先君子閱之頗爲色喜計余作詩二十餘年得椿庭之贊許者不過數十次而之十七字竟在嘉許之中誰謂父之教子專務苛刻耶世道淪胥至於此極我輩不能患天下之患辜負先君子多多

古人有言詩以言志吾謂此未可以概論也半山分宜一則執私見以禍蒼生一則貪私祿而昧青史雖他二人皆能操筆使墨流傳詩文于不朽然其人固未可存也夫以不可存之人而能作可存之詩似乎所謂言志者相去又綦遠矣大約作詩貴適天機得天機者其人自直半山分宜多刻鑿鍛鍊處此其人之終于不可存也或謂放翁亦鍛鍊勝者何以存其人余乃大笑放翁爲滿頭花亦詩界之待質犯耳其人之可存不可存吾爲越人未敢謬下定論也

翁正三評精華錄謂五古五律五絕皆似錄舊卽七古亦多爲格調所牽惟七律絕有神韻耳余謂漁洋五絕神韻殊絕且自有風骨不能移向他入七古音韻鏗鏘亦自具聲調其所以震蕩一時者蓋有由也

正三不察而獨推重七律絕謂絕尙可謂律則未免誤認蓋漁洋所作原以音調擅長也

劉彥和論文體性云八體屢遷功以學成又云吐納英華莫非情性惟詩亦然故少陵之言曰陶冶性靈存底物苟性情不深或危側趨詭或縹渺附俗雖聲華斐然非凡近猥釀則土龍芻靈耳曷足貴哉梁山舟先生謂作詩者不必規規於時代體格之間亦不必一讎集必有詩一遊歷必有詩境之所觸則發揮之意有所感則抒寫之情往興來則長篇短韻擲筆成趣或一韻而疊至二三十首終不見窮其未然者或一地一事至于窮年累月不成一雜字則隨手棄之此卽性情之作用也夫性情之作用如是則詩之出色當行與否甚無把握宜乎內行家之言曰詩天生者也非人力可強而致也夫至于非人力可強而致則培養性情不其尤要歟

風雲月露之詞有落落寫來令人爲之神移者如蘇州汪端揆秀才與婢小妹有情詠秋海棠云海棠花嫩不禁秋小朵合烟月下愁記得舊時庭院裏憑人看殺只低頭某士人病歸詩云比來一病輕於葉扶上雕鞍馬不知半閒赴揚州留別云心頭怪記溫存語爲愛看花又上船讀之皆饒有風趣余昔年寄內子云無人不道看花去累我夢魂逐故鄉亦效顰之句也

箸超叢刊卷之六

會稽蔣抱玄箸超氏著

胞弟抱時昂孫氏校

聽雨樓日記（壬辰年之四月）

四月初一日晴六鐘起天氣近燠與二兄習字單衣臨窗以爲涼快吾父猝來戒予曰不畏受寒乎故老有言凍九暖四不可不知也余乃勉加衣不自然殊甚余父既戒余復取余字略審之曰毫無進步如此自暴將奈何余則佯爲不知者加衣竟復俯案作書時余父沿廊入小院灌溉花木第聞水聲潺潺如雨時之滴露余則作一字竟必潛起窺之意爲灌花竟余父必他適則精神或可暢舒也顧水聲已止而余父乃久不去如對新葩之芍藥訴說生平此時之余局促如轅下駒花不撩人鳥無送語至靜之地眉眼兀然卽至硯盒筆架亦栩栩欲活而下筆乃髣髴有聲一若余筆畫之工拙已爲余父所逆見者適作一太字筆僵不能動一撇至三疊筆而余父適過余前余心乃如骨石之卵突戰不已幸也吾父已串過前院不加嘵叨矣是日作大楷六十小楷三百七鐘二十分始竟逾三十分余母謂予等曰師已起可入塾矣余與二兄先後入則塾師已爲長兄解經余等照課程理故業一如常日無可紀載十二鐘二十分僕人送膳來竊竊謂余曰姑母來矣表弟又來矣勤爾讀可早些出塾毋挨延自誤也余聞其語乃漫不加

意蓋余祖母酷愛外家孫有所美食必以食表弟余或爭得之必申申嘗不休以是之嫌而余與表弟乃別無愛情也五鐘出塾祖母以美餅佳果餉二兄與表弟檢其少數之惡劣者以與余詞色含厲氣余本欲拒之願一得餅果已饒涎欲滴如果却而不受者將卒不得食矣則亦忍而受之陰以訴諸祖母曰祖母非有所偏愛也表弟客耳二兄賢故愛之子能馴良如二兄則美餅佳果可立致也何懟人之有余聞母語雖折爲至理不復言然心中殊怏怏竊思有以報之入晚以膳以睡絕不與表弟二兄交一言

四月初二日晴午後起墨雲雷聲隆隆然未雨也傍晚彩霞四起農者多爲田事慶

晨起就南窗習字二兄患微咳不果來表弟沈恆詣予案前弄文具筆筒傾倒汚余紙余怒不可遏損其頰哭而去須臾祖母來酷讓余余強不服命且曰若老死將就外家食也祖母似不聞也者逕去余方以強詞折祖母私相慶忽聞余父咳嗽聲乃伏案不敢仰余父既近案斥余曰爾何所言而唐突祖母表弟爲客傾筆筒些小事耳烏能累其頰祖母之庇外孫非有真惡於爾也爾乃出言不知遜是日無祖母矣言時振戒尺向余顛勢至厲余乃承過不諱以饒一次爲請余父猶未允焉會姑母從前院來聞余之求饒聲飛行至余前障余身乞憐於余余父始恨恨而罷余雖心感姑母然表弟之嫌固未釋也是日入塾無精打彩適讀左氏僖公十五年之戰韓篇至晚未能熟又見斥於塾師是日爲文期蓋余塾舊例逢二七或三八日作文文題爲流風二字極突兀幾無可着筆詩題爲四月清和兩乍晴得晴字余詩中有柳

浪添新繡櫻花解宿醒。二語塾師極贊賞之。其實爲長兄所竄入。非廬山真面目也。五時出塾。從間道歸。適鄰童鬪石子。手奇癢。亦與焉。難得騎牛偏逢親母鬪。石未分勝負。而余父適從從叔家來。突見余狀。至嚴肅。余擲石飛歸。悄悄立。姑母後。余父亦歸。以指戟予曰。不爭氣。乃與無賴子博。速去爾衣。余將箠焉。此時之姑母實不審余父。謂何旣而知余之嬉戲於途也。則又力爲余障。終以姑母力幸而免。自是遂極感。姑母并愛屋及鳥。而與表弟亦漸漸親暱矣。晚睡早入夜無可記。

四月初三日晴。昨晚氣候燠甚。子初時分。風雷交作。俄而大雨淋漓。半小時始止。今晨賣花賣魚之聲。朗朗不絕。知生機又一拓矣。日上東隅。雲淨無翳。烏聲絮絮若語我。以讀書習字者。盥沐已取。昨日讀而未熟之戰。韓篤復讀之。未十遍已能朗朗背誦。頗自得。臨玄祕塔五十字。褚河南千字文二百字。復試大字。於磚甫半字。余父適至。欲轅不得。則懷懷爲之第覺無字可試者。余父令余書一蔣字。一個草頭占去地位十分之四。余父曰。子試思之。尤有將字之地位乎。作字當先審間架。多橫直筆字。無論矣。卽多撇捺字。亦宜知間架必功深而後能言化。不可強得也。作大字之法。當注神富練眼光。神聚而後腕力足。眼光銳而後地位審。譬之以一字與學字相並一字不見小而學字不見大。皆間架也。吾聞爾輩竊竊議以板橋無間架。足知爾輩致功之不力。板橋之字。出神入化。其姿勢自山谷而間架自東坡。却能取其精而棄其瑕。第非正宗書法。爾輩不宜臨且不宜多看。青年之子。根柢不牢。懸而其性大半好奇。中板橋之毒。以致

傾倒敬側不成模樣者。實在不少。子宜知之。余父言至此。會賃佃者來。乃棄余而自去。余之筋骨。眉目。彷彿爲之一展。繼而思之。余父今日之所言。非厲聲而厲色者。何余之兢兢若是甚矣。積威之勢。妨礙家庭教育也。繼而二兄與表弟偕來。於後院作虎跳。八時入塾。塾中薔薇兩架。盈盈欲葩。綠葉經雨。益逞妍媚。是日之日光雲意。乃倍有精神。適余讀書之性。不到午後二時。而課程已完畢矣。師謂余曰。能日日如是。便長進不少。惜乎其無恆也。以時間過早。拈四月清和雨。乍晴七字。命余屬對。余以張宏範雛燕詩句。薰風庭院簾初捲。答之。師曰。不甚工。緻惟大段尙協。且能切時。景亦可佳也。遂歸自塾。

四月初四日晴。日光射窗。成金碧色。小鳥集天竹啾啾。作語。是日起過晏。盥沐竟已八句鐘。幸余父以糶米事。凌晨赴柯鎮。未遭譴責也。氣候煖極。短夾不耐。御日午時。熟師御羅衫。淡湖色。著竹節花。殊鮮明。可愛。余時凝睇之。并竊竊計其價值以爲費也。『是年塾師陳姓名炳熙。卽前中國銀行副總裁陳威季父。以大挑選知縣。光宣之間。三攝邑篆於河南。時猶一廩膳生員也。品格端方。案上一塵不到。行草神似松雪。兼作歐體書。與黃善化如出一手。求書者甚衆。余爲之磨墨鋪箋。井井不紊。余此時祇十二齡。雖善其字。而不敢以爲性之所好。則嘗側目而思索之。顧師甚謙和。嘗謂余曰。余字欠工夫。腕流而不勁。再閱十年。子當百倍余也。其時陳威亦同學。字體殊剛潔。以予故。則棄真草而事分書。余嘗匿笑之。陳師館余家。共四年。威小名真。隨師來讀。長余一歲。乃三年。其衣食梳沐。皆余母手料理之。至今猶年以香燭朝余。

母遺容焉。』是日距余村四里之單港村。賽王老會頗熱鬧。村人多往觀之。余心奇。癢顧無能力。自去則嘗凝神如癡。頑師或斥曰：『癡小子。又思索何事。』余乃振聲讀不十句。又漸漸而微。漸漸而止。以爲常將就畢課。闌珊歸。則見家中滿堆香燭食品。牲酒之類。詢余母。知明日爲鑑湖王老會。將以答神庥而宴嘉賓也。且曰：『勤爾讀。明後日午後當有假余。乃大喜。手舞足蹈。不自檢束。致折供神之燭。又被余父申申言爲二兄。表弟竊竊笑掃輿而睡。』

四月初五日晴。是日鑑湖賽王老會晨起極早。母爲子易新衣。係布者。二兄之衣極佳。與塾師所御者同心頗悲之。然遊戲之念。重不甚爲介也。余母謂余與二兄曰：『汝父言今日不必入塾矣。鄉之中鼓樂競奏。村兒亦皆新衣。越俗賽會。以盔袍飾泥像。升之於紅輿。』俗呼靈轎。卽前清迎春時官吏所乘者。』雇大舟一。上繫綵棚八人。肩神輿。登舟設香案。焚貢香。奏鼓樂。陳執事。升號炮。巡行各鄉村。謂之收祭。其神之聲靈遠者。幾及三十里。見方地面。王老相公。紹人之所最歡迎者。故其收祭地面較他神爲廣。神舟之行也不以櫓。不以帆。船頭繫巨纜。二散之於小龍舟。以人力助之。三分鐘可一里。惟人力易盡。每至一村。卽乘間換去神舟。收祭無一定地點。由小龍舟嚮導之。其停泊之處。瀕河設有祭棚。華者懸燈結綵。陋者則以竹篔覆其頂。余家門首亦建棚一座。不華亦不陋。蓋以木爲架。而上覆明瓦者。神舟之來也。余挨入人叢中。察觀之。驟見王老相公。藍面赤鬚。大驚失色。嘻奇已。余嘗觀戲劇。凡藍面者多半奸臣。胡是神而受

人歡迎。若是亟歸而詢諸長兄。長兄曰：據野老言，是神以捨身驅疫得大功，疫氣所萃，面以變色，說來荒謬可笑。顧余長於汝四歲，從未見神，面子何由見之？余乃告以故。長兄詫曰：險些兒掉入河水中，又遭夏楚矣。言未已，爆竹隆隆，疾步往觀之。甫出門，見余家工人已將牲醴歸而神舟亦去遠矣。是日午後，與長兄二兄表弟，觀劇前村之大漚。晚餐於姻伯沈伯純家，夜分始返。

四月初六日晴。花香鳥語，春去而未衰也。越俗賽會必醮，費演戲以酬神。余村中昨日有戲三臺。余家門前則於今日舉行之。蓋以緩人力而聚嘉客也。殺雞宰魚，殊熱鬧。是日仍輟讀，惟晨間臨玄祕塔五十字。午前姻伯胡枚叔孝廉沈伯純廣文先後來。『兩姻伯皆會稽名士，詞詩駢散無不能而且精。余能者今日除受家庭塾師督責外，實得力於兩姻伯。』與塾師會食，席間談古今韻事，令我神爲之往。幾不覺門前之有戲矣。午後戲開幕，余與姊長兄二兄表弟同往觀焉。余性躁急，不喜文劇而喜武劇。第二齣乃大快人意。一大官升公堂，四圍刀戟森嚴，令旗一麾，綠臉鐮犯咆哮，上兇猛無比。時向公案作進撲勢，未幾數十人持械環門之如羣雀，遇鷹旣而掙脫手鐮，持雙刀猛擊天下有此凶犯人，余方引爲奇事，不意有一挑擔之青年，面目甚俊爽，聞轉戰聲先作登高觀望狀，繼而馳往援救之。舞棍一場，令余眼光撩亂而綠臉犯人亦招架不住，與一女子潛蹤去。誠大快事也。第三齣則一男一女糾纏多時，余不能知其所以，爲甚不樂觀之。然近座之鄰婦鄰女則注目不一瞬，視有無限之興會者，奇矣。余趣味旣減，心神乃不振。

逆料今日不復有武劇。遂離座而歸。予既歸。移時又晚膳。強請於余母。欲觀夜劇去。余母曰。夜間有拐客。爾若無恐。則去可也。余自門縫向外窺。則天色昏黑。氣爲之沮喪。卒不果前行。未幾而余之睡興亦來矣。四月初七日晴。午後陰。天氣稍悶。八鐘時。小有電光。未雷雨也。晨起盥沐。竟不習字。又不讀書。逕向戲場去。以爲猶是熱鬧也。不意閱寂無人。惟剩垃圾。堆作了場之觀念耳。予乃怏怏回。正行間。二兄迎面來。爲余道夜戲。指手畫脚。神情甚踴躍。余益以不獲一見爲憾。因問二兄曰。母言夜間有拐子。信乎。二兄曰。母誑汝。汝中母術矣。余乃自忖曰。時機之誤。可一而不可再。下次再有戲。吾寧不懼也。繼而思之。予母從不誑子者。拐子或有之。二兄特未之見耳。早膳後。又攜書囊入塾。去。愚儒據案與趣。殊無聊。頃之見塾師出紅箋數紙。整筆作書。字體甚姣好。余面塾師其席坐。乃凝目視之。不知不覺行入睡鄉。去。陡聞僕僕兩聲。乃驚絕而醒。則塾師拍戒尺也。瞠目罔知所爲。塾師曰。天午矣。何不書。余曰。諾。最奇者。今日之寫字。亦毫無與會甚矣。盛衰之感。所以蔽人心者。實深亡國之民。正不易爲也。余他日雖能寫幾字。然畸輕畸重。不能有把握。濃處則如鴉頭。纖處則如蠅足。稍長之筆。畫又屈曲如蚓。今日則與會減殺。更不足觀。塾師詫曰。子今日來。心未俱來耶。吾知之。必昨日過於熱鬧。而今日驟然閱寂也。凡人作事。不可無與會。與會淋漓。則事無不成。與會落索。則事無一振。恆人之言。與會者。激於所遇而成現象。無可憑於己。不知與會亦可養養心。養性卽養與會也。吾不懟爾作字之不佳。吾只懟爾心性之不養。此其所以敗興也。罰朗誦。

唐詩三百遍以振爾興不獲已履行之人皆匿笑我以外無他事

四月初八日晴天氣甚煖御單衣晨起臨九成宮六十字樂毅論二百字入塾上書講經如常日午初出塾歸午膳余本於塾中膳會是日塾師有客來余父母以余食相不佳故令余歸甫出塾見門外羣兒踢球爲戲余駐足觀之渾忘時間繼而余父尋蹤至余乃懼而歸入門余母怒余曰爾何往言未已余父亦怒容至厲聲曰今日不責汝無以戒將來十二歲兒遊蕩已若是後將何爲者今有兩種罰一戒尺左右手各十下一停食今日午晚不得膳任汝自擇余此時自知不是瑟縮莫敢對顧私心自忖負一日之腹何如拚一時之手倘余父迫余自認者當認爲戒尺罰神情既怯而父之聲色乃愈厲不獲已乃曰願打余父方取戒尺至而余姑適來高聲曰阿三(余乳名)下次能切記吾爲余障也予哭出聲曰誓不再如是余父怒姑母曰汝壞吾家法姑母笑曰禁兒禁一世一遭而不余昇乎言已以手抱之二表弟障余身且曰下次須切記二表弟爲爾代受也余父不獲已乃迫余之改悔供而戒尺亦喪氣而走矣午後入塾時途遇堂叔篋先以手作抓面勢揚揚謂余曰夏楚之味若何余乃惱羞成怒厲聲答之曰好惟余未曾受夏楚還以質之過來人堂叔性素怯逆知余之心惡也乃匿詞而避既入塾以謂塾兒固未之知也詎身未就席而塾兒之兩目無不注射于余身尤奇者余之兩兄若有賭若無賭僅三分鐘時間以側目視以半面窺者不知經幾何次而一種咎余疑余憐余之狀態雖寫生之筆傳神之文起道子柳州不能描

摹萬一所謂以痛而切以切而愈痛也。世之人有甘心於手足者。其亦爲斯時之余下一設身之想乎。四月初十日晴。五更風雨交作。隱隱聞雷聲。黎明雨止。地猶未乾也。階前薔薇兩架。滿樹茁花如葡萄。紫綵殊可愛。盥沐竟臨玄祕塔六十字。河南千字文二百字。照常入塾。是日塾師命予講戰泓篇。時以疑難反詰。余答辨之。塾師殊能。余適余父入塾。問塾師安。塾師誇余曰。此兒雖多村蠻氣。然能終讀必名家也。余父遜曰。莽兒耳。叨時雨之化。少識字足矣。是日畢課。早塾師擬一題試余。題爲龍舟曲。且曰。五言七言長短不拘也。約一句半鐘始完卷。呈塾師。塾師卽指其疵。曰。開口幾句。近弱。懶且不合體裁。鼓會散後。亦欠有姿勢。卽提筆爲余刪改之。錄于左。

有客談龍舟。龍舟本越俗。我家鑑湖濱。年年看不足。四座且勿喧。聽我龍舟曲。四五之交梅雨晴。春花一起好收成。佞神賽會尋常事。如雲士女鬧鶯鶯。東接前娘西迎塔。今年還比往年趣。號炮聲聲自遠來。報道神船收祭去。羊豕糕桃償神債。香花紙馬案前掛。忽聞菩薩來。兮聲齊向船頭突。突拜笙歌百道聲。如雷彩旗前導。龍舟來金鱗翠鬣張。巨嘴銜頭接尾。自相摧出。獮少年健于虎。船房短楫船稍櫓。白帳當中旗四飄。裝成隊隊天魔舞。大龍盤旋如有神。小龍掠水點蜻蜓。盤車裝點更華麗。亭臺宛在水中行。梢婆年紀十五六。一半歡欣半羞縮。有時躍水過鰓間。神情非笑亦非哭。鐵幹海鬼名紛紛。天公作惡日西沈。龍舟散去歌場歇。蕩婦姣童齊出神。古來太史是探風。熱鬧喧傳入九重。不問民情與風俗。單將兒女說。

西東乾隆皇爺問宰相越俗賽會真榜樣青甸湖上好繁華脂粉一天八百兩相臣稽首萬歲爺不過家鷄黍排那有許多香水粉翡翠簪與玳瑁釵吁嗟乎十里周圍十萬戶一家一鷄何足數浪費金錢不算真消耗精神無處補我爲越人長太息龍舟之毒毒如蝎何時陋習盡刪除教民擲衣且節食

四月初十日晴天氣又煖晨起臨九成宮六十字董靈飛二百字余父來見余臨靈飛又斥曰汝何無恆若是又輟千字文樂毅論而臨靈飛耶董臨飛以賦媚勝甚不宜於汝且臨帖貴有迷信積而久之乃可以語化無論寫何種體必不離其最早之宗汝筆性甚強柳虞歐陽爲汝所近若董則不必求也且藝術貴精而不貴博如子之心理卽能帖帖摹仿亦博而不精之流耳戒之戒之傭工來謂余父曰師爺今日回家去雇舟乎抑以己舟送乎父曰爾今日無事送可矣『向例藝師來往皆由余家接送其自備舟來者則給以舟資蓋余父待塾師實有至誠處至今余兄弟皆以文名鄉之老者猶鑿鑿言曰此先人敬師之報也爲兒女延師者可以鑒矣』卽命余入塾塾師爲余點書可三日讀且曰余有事家去三日方來書中意義務必細譯待余來可演講也晨膳至余亦與焉膳撤余父至敬送師登舟復回塾指長兄與二兄曰今日子母會汝二人應去獨不及余余殊怏怏顧余父若逆知余意者微笑曰今日輟爾讀惟不許蠻爲余心乃稍慰『越俗聚餐會必假神以名如文昌會關帝會之類子母會亦其一好事者取生育之義爲之四月十一日越俗相沿爲子母生日其實漫無稽考會之組織各醮重費公推一人管理之謂之

會董以年生子利作公積除祀神聚餐各項開銷外有贏餘則照會員數均派或會員有事故不能親到者可倩人代之然亦視會章之許可與否同光之間越中此風最盛會席散已午後六鐘蓋會員多豪飲沈伯蕤姻丈亦其一也余父酒微醉頗失常度然特其餘興又爲沈伯蕤姻丈邀之竹戰去矣

四月十一日陰辰巳時分微風交午日出天氣暖晨臨小楮九成宮二百率更帖也余父今晨歸午膳始起出間自植毛荳於今日薦新『余家舊規凡第一次之物品必先祭祖宗』膳時騰騰一大盤果子腹予樂甚毛荳非貴重物品而予之嗜之者則珍錯不啻也蓋小兒天性喜常見而不喜偶見喜所知而不喜其所不能知智識之陋固如是也膳畢又一小時許兄弟三人相率入塾塾之後院萬卉齊放薔薇芍藥高下掩映千紅萬紫撩亂眼花余手作奇癢呼欲摘者再長兄曰汝忘父言乎余曰不敢忘彼纍纍者殊奪人志也正言間一粉蝶跨石壁飛下文采斑斕余長兄急持珠絲帚掠之粉蝶遇帚下墮於草叢余兄弟方聚覓之忽聞開門聲乃爭先趨出亦不暇問蝶之所在矣余父謂予等曰何不寫字余兄弟方鋪紙研墨然兩目猶向窗外穿蓋不能忘情於已墮之粉蝶也余父入後院或撥裊花絲或淨沾葉泥淅淅歷歷良久始出既出則手持薔薇三枝爲余兄弟分插於案頭之水瓶且曰有自折者必嚴懲及至余案側余方臨千字剛到一直稍作戰慄狀蜩屈殊甚欲重描之余父斥曰屈則屈耳何描之有他日腕力足自能到底也又曰爾之搦筆太低應急改凡百事情須從幼時立根否則畢生吃苦不盡余乃移指高五

分然筆勢更搖搖莫主矣。余父移時出。余等急奔後院。向草叢尋覓粉蝶。乃不得片影。呼惜惜而已。既而回讀書處。則見二兄案頭所插之薔薇。色樣倍於余。余又忤起。想意爲余父待子算得平允然。一花之微。猶分軒輊。固莫怪世俗多偏愛也。

四月十二日陰。天氣驟寒較之昨日。有二月之差。晨起臨玄祕塔六十字。卽晨膳。蓋起略遲也。余家舊例。一日三餐。晨八鐘開飯。午則十二鐘。三十分晚七鐘。『按一日三餐之俗。惟吾紹興爲然。』不似他家之或遲或早。無確定時間也。余父今日往陳姓戚家去。賀燕喜也。臨行謂余等曰。師明日來。書務熟讀。又語長兄。以手指余曰。他性動非壓不自爲。讀子當以兄道處之。或抗爾。可追訴余。余必爲汝處分也。長兄唯唯。余父乃自去。余父既去。余又竊竊笑。蓋家庭事故。恆有主持之人。而不明瞭者。其實長兄畏余。蠻有所要挾。無不遂。奚能壓余哉。余兄弟仍入塾。自讀。今日爲文期。師臨去時。曾以「由也好勇過我」一題。命余自課。『余塾例。師請假。有牽及文期者。必遺題而後去。故終年不虧一課。此惟余師然。他塾之師不然也。』余乃僅作一破承題。而以其後責之於長兄。長兄有難色。且讀余文曰。『以好勇許賢者。僅許之詞也。夫聖門何嘗尙勇哉。夫子以好勇許子路。而又曰。過我焉。非溢美之詞。亦僅許之詞耳。』破承甚妥。何不做下去。再勦。余者。余待訴諸父。余猶笑曰。爾不吾允乎。言時。奪其筆。欲塗其文卷。長兄急曰。吾允爾。吾允爾。余乃還其筆。向前後院與花草尋覓。笑去。亥計今日入塾八小時。在塾頭者僅小半時耳。其他日。父未外。

出雖間作游戲然心中嘗懷懷然一聞開門聲便魂飛天外今日則令父遠出至早亦必傍晚歸故斗膽如此讀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二句亦自知非自好矣

四月十三日陰晴晨起詢余母曰父昨歸乎未母曰歸已夜午矣余乃仍臨大小楷如常日惟心頭常鹿鹿若曰今日之爲人不復如昨日之暢適矣九鐘入塾見二兄案頭之瓶花已落英繽紛而予與長兄則猶是也余乃撫掌笑曰好花易謝信然信然頃之師來矣詰余曰書讀熟乎曰熟又曰文成乎未曰成師乃取余文閱之笑曰又不知何人捉刀吾不信汝有此也卽破題僅許一句亦不可易得至起講命意造語尤極新穎汝豈能爲此哉余乃暗服師語然以破題往句歸之捉刀人則心中却又不服午膳後余父來與塾師談半小時亦常例也『余父每逢師回塾必來道別懼』是日二兄未入塾堂叔瀾聲攜之入城御接羅衫裝飾極美麗余堅請於母何爲者母曰相塔也余曾送之登舟塾中少一件殊落索故時憶及之旁晚出塾二兄已回家矣察其面色甚不悅意因戲作一律以示之詩曰而今存記是新郎妃色羅衫半截裝團扇姑姑描蝴蝶皮鞋姊姊繡鴛鴦除非斷送老婆管敢是瞎呼丈母娘底事回來無一語惹人肚裏費平章二兄閱竟猶笑曰汝好汝好吾將持以訴諸父汝其準備手心可也余乃哀求之二兄猶曰吾將必有以報汝此時紅日一角照入余家樓上晚霞幾縷雲淨天明余與二兄復拍手相慶曰明日又晴矣燈下塾師令長兄來速余二人入塾演講故事二則且曰作文貴備才自今日演講以爲常書中

有舊語皆行文之好資料也是書名龍文鞭影今日所講者爲岳鵬舉及商湯翦爪故事八鐘歸寢
 四月十四日晴晨起盥沐臨大楷六十小楷二百余父又以田租事入城今日爲高高祖與存公諱忌午
 時團拜分得折胙錢六十九文祭例以牲酒肴果邀各房之男子散胙長兄不願去余與二兄與焉是日
 讀晉文出亡篇師爲余講解且曰艱苦患難所以造就人才青年子弟前程遠大慎毋貪一時之安樂而
 遺棄重大之事業云云余嘗讀三國演義吳孫權以美人計困皇叔皇叔溺焉非孔明之錦囊英雄無用
 武地矣重耳入齊而溺於齊姜非姜氏醉遣之其能回國而定霸哉宴安酖毒不可翫也特英才與庸才
 之分一則回頭極速一則老死不悟耳其感於一時之逸樂則人心同也午後二時畢課師曰取詩經來
 余心爲之一戰蓋塾師每日施教恒有猝不及防處不知其取詩經又將若何難余也予不得不奉命至
 師前師曰能背讀乎余曰奚不能師乃拈后稷章令予背讀既竟卽掩卷曰汝其默寫來余於此乃有難
 色願實不敢不遵約三十五分鐘呈師核對大錯二字小錯三字師曰並不多但未能一無訛誤足證子
 之讀書着勁在口而不在心也大凡讀書最要緊的是三到兩字何謂三到卽口到眼到心到是也心眼
 既到則默寫時必不訛不然默寫一法並非高深之教育而各塾及父兄之教子弟者何以必沿用之
 且視爲不二法門正以其足以試學生之讀書有口而無眼無心也余料爾平日讀書雖記憶力甚強但
 眼光必不銳心思必不貼今果然矣子如不服余言余當試爾兩兄以示爾技之弱余甚服師言唯唯而

已。五時出塾。八鐘又入講故事兩則。

四月十五日晴。晨起朗誦韓文公進學解十遍。歐陽五代宦者傳論十遍。父命也。復臨九成宮六十字。千字文二百字。晨膳。膳畢入塾。是日爲望。日照俗例。溫書。『越塾常例。朔望之日必理書。自開學日起。至昨日止。凡所讀之書。必塾背一過。余塾雖沿其例。而微有不同。諸書不必全背。或由塾師提一段。或將書中疑義撮爲問答。是日之塾。師殊忙碌。不能有所私營。余塾舊例。逢朔望日。必備參茶。或酒麵之類。以表示敬意。』上午十時許。塾師撮問理欲之解。若何。余答曰。人類祇有欲。而無理。欲者實現之意思也。理者虛構之名詞也。師又問曰。然則如子言仁義禮智孝弟忠信。皆虛構之名詞乎。余又答曰。此欲之一種。所謂欲於善。則善欲於惡。則惡耳。師又詰曰。然則如子言善惡。亦虛構之名詞矣。何則。善則惡之有。余於此。乃不能自圓其說。索思有頃。勉強答曰。余之所謂虛構者。非謂無此事實也。特無論善惡。皆起於我之所欲。故曰。欲善則善。欲惡則惡。凡事必先有欲。而后有理。以我之所欲。造天下之理。苟無欲。則無所動作。又何從而知爲善爲惡之理之所在。世之忠臣孝子義士仁人。人。人。以爲明理也。而不知皆一欲字之所養成。與無賴之愛博市僧之愛錢蕩子之愛色。同入山門者也。故余謂有欲而無理。近武斷。先有欲。而后有理。則經傳不能難我矣。師點頭者再。且曰。此理尙通子將來。或一學說家也。是日爲高祖杏江公忌日。午時團拜。分得折胙錢六十七文。交余母。午後仍入塾。無可記載。五時出塾。余父爲沈伯繩邀去夜飲。無所忌憚。

晚膳。夜寢。極自如。

四月十六日晴。天氣煖甚。門前有叫賣涼粉者。余頗思食之。母斥曰。涼粉害生之物也。伏日猶不可食。况四月。天氣乎。余雖腹非之。顧怯於母命。卒亦不沾。晨臨玄祕塔。四十字小楷。一百於磚上。試斗方字。二十個。父命也。晨膳後入塾。交午備。以父命來。命余兄弟團拜。去余兄弟。乃交相推諉。爲師覺。悉驅之本日。爲十一世祖儀庭公。生忌。亦有昨錢。惟不似昨兩日之多。故余兄弟皆不樂。就之金錢之魔力。顧不。歟。按余家歷祖祭產。皆豐盛。惟十一世祖儀庭公。僅中田三十畝耳。公以贍兒孫衣食。故遺囑。不准於祭例項下。多所開銷。本無折胙錢。後因子孫之愛財者。皆爲折胙。趨錢愈多。則與祭者愈衆。值十一世祖之忌辰。幾於跪拜無人。乃變通定章。按八房均派。每房各得折胙三百文。有未到者。則停不頒發。然一人仍可充數。故零落如故也。惟余父則取締極嚴。不但余兄弟不得規避。即余母。余姊妹。亦必與祭。以爲常。復入塾。寫大楷四十字。塾師以龍文鞭影已演講之故事。六則命余鈔寫。且曰。無論何書。非經手鈔。必不能熟識。大抵掌故類之書。爲學者必要之品。蓋作文宜求詞藻也。然掌故雖熟。而記憶力強者。識其大段。則十之八九。識其細段。則十之一二耳。其不強者。則隨得隨失。即大段亦不過十之五六也。所以古時文人多有摘鈔一步工夫。這個工夫並非爲着作文時候要簡便。搜取資料其實即余所謂非經手鈔不能熟識故耳。昔玩文達督學。吾浙時搜出生童夾帶必細加檢閱。如係親手所鈔。確有條理者。不但不可

斥其人必暗爲符號而錄取之。所以獎勵苦學也。知此道也。則鈔書一門實萬不可省矣。余甚謹其言。入夜備誌之。

四月十七日晴晨起。塾師與余父及沈伯純姻丈菊仙瀾聲新甫諸堂叔登舟赴安昌鎮。去長兄二兄亦往。是日安昌鎮賽城隍會。水陸並舉。熱鬧異常。堂叔瀾聲與鎮中名紳沈姓徐姓者爲戚交。觀之最稔。曾聞其與人言。陸會以擡擱最華麗閣中。選俊童二年不過七八。飾西廂或桃花扇等劇。大約以一男一女者爲多。珠翠圍繞。光鮮奪目。是必大力之紳富家爲之。鎮中本有水巡及陸巡。是日均當聽候調遣。盡擁衛之責。會上儀仗無色不備。而迷信城隍者。或遇疾病重則許至心愿。或三步一拜。願當於是日隨會仗同行。至多之年約有三百名。該鎮自東至西。勢極遙長。足有三里。面積然會仗巡行時。首東而尾西。其熱鬧可以概見。水會龍舟尤多。而沿河搭棚演戲以答神麻者。綜有十五六處。簫管鑼鼓之聲。晝夜不間。鎮之殺鷄爲黍。款待賓客者。至儉之家亦必費銀二三兩。該鎮商民灶戶多至七八千餘。核其所費。蓋不資也。余以長兄二兄俱去。不入塾。并將晨間臨字亦躲懶。過欲與鄰族兒尋頑笑。生涯則他家塾師皆在焉。第聞書聲琅琅震入耳鼓。則掃興而回。見余父床前小案有書一冊。竊翻閱之中。有物畫作古裝。尤以打仗爲夥。因檢得第一冊閱之。知卽所謂三國演義也。閱第一回。愛不忍釋。午膳始輟。此爲余平生與小說家言會面之第一日。至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兩句尤深印腦。

筋也。劉關張結義投軍。吾甚佩之。而張飛之落落丈夫氣。尤爲最奇之男子。余適行。三頗自喜焉。

四月十八日晴晨起。二兄較余早已臨窗習字矣。余詰以會好否。二兄點首曰。好。所述與堂叔之言略同。惟云午時鎮西某戶燃放花燭。延草塔火勢甚猛。越小時始熄。鎮中起譁聲。特別之點綴也。余爲之大笑。曰。好熱鬧。當如是未釀巨災亦倖事也。二兄曰。子特未之見。因恨人若是耳。余腹非之而不之答。臨大楮六十小楮二百。照常入塾。補文課。文題爲閔子騫辭費宰論。余文以不欺二字作骨。師頗贊許之。惟曰。文筆近懶散。讀時宜稍作氣勢。自然掇得此弊也。午後講左氏傳介之推不言祿篇。既竟。師問余曰。有議論乎。否。余曰。有介之推。沾隱祿之名而陷人君於不義。殆不足爲人臣法。師聞余言。點首者再。卽亦不窮詰矣。五時出塾。母言汝父爲沈伯蕤姻丈。邀去晚飲。乃悄悄登樓。取三國閱之。爲關雲長秉燭達旦。故事後人崇拜雲長至尊之爲帝。而秉燭達旦一事。亦人間嘖嘖稱道者。余謂此舉非人間難能事。雲長亦幸而致名耳。果如人言非雲長者。將必如象入舜室。二嫂使治朕棲乎。是禽獸之行也。然則秉燭達旦亦異於禽獸。以盡人道而已。豈其不爲禽獸。卽可爲神耶。神聰明正直。吾未見好自用而昧兵機。顛倒黜陟而失人心如雲長。失荊州時之甚者也。余當堅持此義。此後不拜關帝古之立祀。嚴有定章。雲長一武夫。非有功德於民者。卽其生前涉足地。亦在徐淮荆襄間。而廟祀何以獨降於江浙。以訛沿訛。公理之盲也。久矣。欲看下去。二兄登樓。蹤余至。且曰。余遍覓不得子。乃在此。演義係通俗小說。無足觀者。余父尙有會真記。

傳奇真是薰香摘豔繡口錦心子亦見之乎余答以否同下樓找鄰兒爲拍球戲以細故爭執相詈而散逾時晚膳七時入塾演講匡衡鑿壁故事一則歸而寢

四月十九日晴晨臨大楷六十小楷二百余父至後院灌溉花木自來自去絕不向余案前作一嘮叨語余頗引爲奇遇晨膳後入塾講左氏傳兩頁今日患頭痛一切課程皆無甚興會師憫之曰小息可耳令子出塾又苦嚴庭督課也余乃隨便讀或向前後院玩花木狀至閒適『按余父督課嚴於師百倍故余兄弟皆歡迎塾師亦知其底蘊也凡余等偶患小恙必不令出塾但稍弛塾課而已』時前院海棠盛開余方前立觀玩之師適詣余後謂余曰海棠花對什麼余思索一過稟師曰對山茶樹師曰可交午臨大楷三十師令撤小楷且曰俟身體小可補臨可也午後師令長兄講易經殊纏夾不耐聽余適在其旁幾於入睡三時許師謂余曰可緩誦唐詩以舒其胸膈余乃讀五律六首每首各二十遍旁晚起墨雲小有雷電未雨也出塾後頭痛益不支逕睡去未晚飯余姊問余曰三弟腹餒否頭痛係身體上之病能食則食可也余語姊欲吃焦泡飯姊曰可即去繼而來曰泡飯熟矣與一小碟來實鹽水蝦余起坐食之頭痛殊少止姊曰四月天氣冷熱最宜留意汝早起恆單衣所以致病也明日起應自攝正言間余祖母來笑謂余曰幸而病有此消受耳余謂姊祖母極不容余姊曰子實蠻勿咎祖母不容子也子知之乎祖父昨自滬來函回里在即矣余心乃爲之大快蓋余祖母固酷愛余者設回來則余亦有護身符不必悻悻於

二兄矣。入睡。頭痛止。

四月二十日晴。天氣煖甚。地潮濕。余熟係灰磚。尤滋潤。上鋪穀殼。行時沾履底甚嫌之。晨臨小楷二百大楷六十八時入塾。是日長兄理午帶書係論語半部。師撮而背讀之。既竟。師曰：千乘之國。千乘二字。若何解。子其考略。一過有以語我來。余午帶書係大學一部。師第問亡人何解。余曰：出亡在外之人也。又曰：治國何以必先齊家。余答曰：卽正己而後正人之廣義。師點首者。再若甚示可者。須臾長兄復捧書至。師案前。師曰：千乘有解乎。曰：有。集解載馬融包咸二說。余意以馬注爲正。包氏謂十井出一乘。其說非也。百里萬井出車千乘。則千里計百萬井。當出車十萬乘矣。古書所載。從未有如此之多。卽戰國時各國并吞。尤甚。然於宋言五千乘於秦。齊七國言萬乘合韓魏言則用二萬乘。當時秦齊佔據地面倍於春秋時。尤無十萬乘之說。況春秋時哉。何晏謂包注依孟子其說尤非。孟子於萬章告子篇雖主侯國百里之說。而梁惠王篇則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對。齊宣王問伐燕則曰：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公孫丑篇言齊事亦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綜此數條。以萬乘爲千里之國。明甚。千里萬乘。則千乘百乘之數亦可由此而定。而千乘非百里之國。又明甚矣。師曰：此見甚當。并語余與二兄當備識之。不令忘。書中疑義得於見聞。乃解也。余因而登諸日記。

按塾例。交午必溫習舊書多少。由臨時酌定。名曰午帶書。傍晚亦溫習舊書五頁或十頁。師嘗戒余等謂

已讀之書必不可令忘年事一大則記憶力漸弱卽令幼時熟讀亦將搜索不得况未熟乎哉
四月二十一日晴晨陰黎明起大風撼窗戶地潮盡乾潔白乃逾於常日八鐘浮雲散日光見清和而未
煖天氣殊快人意晨臨玄塔六十千字文二百入塾講經上書如平日入午塾師揭短論於黑板令吾
輩謄寫之文曰『八股體非文章正軌習舉子業則然耳學者常讀古文磨遷孟堅文章之祖庭也顧自
屈原小變風雅而倡爲辭騷繼起者宗之相如揚雄沿爲成體而四六之體以興魏晉而後以靡辭相習
初尙簡約繼流華縟至唐初四子興而文章之道乃日敝燕許大手筆未能立矯其弊也昌黎起而任之
救八代之衰文家遂以爲宗同時柳州亦應運而起其文章與昌黎實不相上下而雄傑或過之顧以昌
黎有衛道之功學者遂翕然尊之宋之六一南豐荆公三蘇皆公之繼起人也而歐陽得公之神尤厚後
人遂列爲唐宋八大家元時文章尙通俗體以古文名者蓋寡明之唐順之歸有光王遵嚴又三大家也
至清代而桐城派興方苞劉大櫟爲其首姚鼐等次之近日爲桐城言最著名者則吳曾祺吳汝綸兩人
耳其實文無定法散體駢體又不必強爲派別昌黎以古文名何嘗不嫻四六蓋秦漢之文如瑞氣寶光
不可逼視特爲風月家巧借之遂沿爲靡麗耳文章不必泥體法不必守成見惟詭詞務去而浮義務淨
此宋之太學體明之竟陵公安所以不容於後世也近時文家亦有倣爲太學體者吾於同鄉則見之蔡
鶴廩於他鄉則見之章炳麟亦有倣爲竟陵公安之言者吾於同鄉則見之陶澐宣此皆戾古標新之流

也。願生等勿爲此。』膽寫畢。師復講解一過。并出蔡章陶之文。以示余等。佶偈聲牙。殊不可讀。『按。余後十三年。與鶴廬同事鄉校。則其文已以平淡勝。惟太炎之文。今猶昔也。陶漸老死不可知。』

四月二十二日晴。天氣又暖。晨臨玄祕塔六十個。不臨小楷。讀桃花源記二十遍。頗愛其閒適。意謂文。生於情之說。不欺我也。忠臣義士之文。多肝膽。讀之。懍懍有生氣。風流曠逸之士。則文多涉趣。若與世無爭者。淵明養性之功。今古可稱第一。讀桃花源記。與五柳先生傳。想見其爲人矣。晨膳後入塾。終讀晉楚原之戰。楚殺子玉。文公乃色喜甚矣。楚之失計也。句踐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終得報仇雪恥。爲國吐氣。蓋爲人臣者。引軍對敵。至於折師。而回自必引疚待罪。以謝三軍。是在爲主者優詞而遣之。使之感恩而圖報。子玉不死。則晉襄公焉能繼霸也。午臨大楷六十一魚字。寫至六七。終不得神。師曰。古帖貴摩。看不貴摹。寫寫時。只就其大段可也。子欲得其神。當於平時。取古帖摩看之。看得其字之結構。若何其重點在何處。大約一字之中。得力處。不過一筆二筆。如必筆。筆着力。寫字者。寧有此精神哉。國朝書家。如劉石菴。能取各家之長。而治於一爐。故其字能別樹一幟。雖曰功夫純熟所致。要其抉擇之精。亦從一副眼光中來。不事摩看。又烏能知真處。子當能知此道也。余唯唯。三時課畢。師又取龍文鞭影。命余將已講者覆解之。既竟。師曰。文章貴詞藻。詞藻宜用儲蓄法。若臨時搜集。不特雜湊不合用。而時間又費。穿插又不審。或有誤解典故者。此實作文之大患也。筆記文體。雖曰小言。願言皆有物。卽鋪敘結構。亦有家法。

與隨筆胡謔者不同。子母以其小而忽之。余又唯唯。五時塾中蚊子已成市。余乃爲師燃蚊藥而出。四月二十三日晴。天氣甚燠。午後四時許。黑雲四起。雷電交作。大風撼窗戶。雨下大如雹。甚疎。地未濕也。須臾風止。雲散。清明如乍。蓋晚飯時耳。今晨臨小楷三百。撤大楷。時過早。復於磚上試斗方字二十個。方晨膳。膳後入塾。師叱予曰。汝昨歸。何事不得。胡亂草次。故好學之人。其案頭必潔淨。整齊。一塵不到。不好學者。則反之。第二貴。有步驟。無論何事。不得胡亂。草次。故好學之人。其案頭必潔淨。整齊。一塵不到。不好學者。則反之。余爲此言。非無稽也。爾長兄二兄。自然比爾。知檢束。故功夫亦十倍於爾。爾徒恃天姿如野馬入陣。不足貴也。余聞師言。亦自知失檢。不敢復有是。非惟長兄二兄。嚴於自修。固十倍於余。若謂功夫亦十倍於余。則余殊不服。師言。師殆有所爲而發乎。除講經溫書習字外。選讀蘇文忠公方山子傳。讀二十遍。略能背誦。師曰。讀古文不貴能記其句。讀而貴能知其章法。此文跌宕生姿。在在皆有法度。而行神運氣。又在吞吐之間。雖無詭麗奇偉之詞。而結構之精。嚴實爲他文所不及。蓋綜韓歐之長。而兼於一家者也。蘇軾性好曠逸。故其爲文。亦饒清閒之致。與韓氏之雄傑。歐陽氏之沈着。又別爲一途。雖叙失意之事。亦慷慨而適度。蓋文生於情。以其情而爲文。故相異之。差乃如是。至其抑揚頓挫之法。大約在八家文中。以此爲極軌矣。旁晚師以陸放翁詩句空齋一榻橫。五字屬對。且曰。對句亦須用成語。余初對杜工部句。立馬千山。暮師曰。未妥。復以劉長卿晚景千峯亂句。應之。師點首示可。且曰。余非難爾。此實集句之初基也。『按余

後十年以集句得騷壇微名其實原因於兒童之教育云」

四月二十四日晴。風光豔蕩。天氣未燠。能御夾。晨臨大楷五十。小楷二百。讀方山子傳二十遍。膳後入塾。講弦高犒師。篇師曰。顧亭林有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今以弦高觀之。乃益信矣。設非弦高。鄭之爲鄭。正未可知也。余曰。晉大國也。欲甘心於鄭。明發三軍之不可。而必襲而擊之。亦失其霸略矣。師笑曰。正旗堂鼓王者之師也。春秋爲強權時代。得寸地。可以致霸。或亦兵不厭詐耳。午習字。余以左全臂附案。師隱以戒尺擊余臂。變且曰。此相甚不宜寫字。應作坐騎勢。左手拉韁。當屹然不動。着案不宜過脈。息以便注全力於右手。而運腕。得以自如。余唯唯。旁晚選講蘇洵辨姦論。旣竟。師曰。蘇洵之論王安石。綜以不近人情四字爲斷。言誠善已其實。蘇洵是牛後之言。而非鷄口之論也。王安石之禍世。全在於近人情三字。觀其上仁宗書意。在法先王之政。而所以法先王者。又在於裕人才。修教養。因人力足財用。而一歸於至誠。惻怛之心。果如所言。雖二帝三王。何以踰此。又觀其議茶法一篇。引桑宏羊輿推酤之利。霍光屈其論。罷其法。以爲義能勝利之鑿釋。其立言皆當乎理。而近乎人情者也。安石之意。以爲言之如是。則英君哲相皆在我籠絡中果也。諸大臣信而薦之人。主引而近之。泊乎得君。旣專羽翼。旣盛。遂盡反向日之言。斂財肆虐。無所不至。當日侃侃力爭。如司馬光諸人。彼若曰。余已知之。余前已言之矣。然則其稱先王引經術。非正藉以爲曲。售其姦地哉。故吾以謂蘇洵不近人情四字。特不過據其已然之事。迹實非探本之談。余

非好爲辨難。大凡讀古人議論文字。當別參以己之所見習以爲慣。而後一遇事理。自能瞭然於胸。此亦求學上一種之功夫也。余等既退。悉書之於日記。

四月二十五日晴。讀辨姦論二十遍。方山子傳二十遍。余頗愛方山子傳。以其跌宕有姿勢也。將臨小楷。忽聞鄰家有叫哭者。撤業奔視之。則從父蓮蓀。從外處酌飲歸。因事而毆從母也。從父家道不甚豐。衣食常缺乏。年來且有外遇。蓋不安於從母之年。事稍大也。『按越俗。獨子之家。多成年結婚。故女年必長於男。有相差至八九歲者。從母大於從父六歲。』余戲爲詩紀之。曰：不是色迷便酒迷。一年四季爛如泥。勸君暫把饑寒問。不要拳拳飽老妻。入塾時以示師。余題爲書所見。師曰：題未妥。當易以從父蓮蓀酌酒毆妻。大約作詩命題亦有內外行之別。古來詩家善命題者。當推杜老。餘子皆莫及也。此詩清圓流利。極可惟油腔滑調。非初學所宜。以後勿爲之。文家謂淳于東方皆妙於詞令。終帶三分油滑氣。不可不戒也。午臨字師又斥爲非。蓋余執筆相當以第四第五指抵掌心。師曰：執筆無一定之法。世言龍眼鳳眼。皆不經之談。要以指實掌虛四字爲貴。指實如紙。虛乘風不得。有一微隙。否則不能扶搖而上。掌虛如御車坦道。不得有一窒礙。否則不能縱送。自如此東坡之言也。且使筆如使鎗。左右前後五花八門。必隨勢轉之。而後能一氣貫注。操縱在心。有時橫擲側擊。有非側筆不能。神其運用者。第必指實掌虛。而後腕能游行自如。如以指抵掌。不但指掌俱失。所用卽腕亦依傍案頭。不能操縱矣。誠懸謂心正筆正。是論理之言。故世

有筆諫之目後之學者執於誠懸之說而不知變通將如雛兒獨立兩股作戰其猶能勉強學步哉學那
一件事都無定法但須由便利之途而行不特寫字然也余唯唯追記之他課如平日

四月二十六日晴天氣煖而不燥御小夾甚適體今日得新墨五百斤油二方心甚愜研墨使筆倍覺精
神臨小楷三百頗受嚴庭嘉許微有進境此余一月中之榮幸事也膳後入塾講經上書溫書習字讀文
如常日課既畢偶翻古詩本得陰子堅水田飛白鷺夏木嘯黃鸝二句乃大奇持以請師曰王摩詰詩不
是有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嘯黃鸝二語乎摩詰爲唐人陰子堅爲六朝人豈古人詩句不嫌相襲
耶師笑曰子真少見多怪古人詩句相同者僅此二語乎哉薛據詩省闕開文苑滄浪學釣舟而杜甫詩
有獨當省闕開文苑兼從滄浪學釣舟之句白居易寄元九詩百年夜分半一歲春無多而黃魯直詩有
云百年中半夜分去一歲無多春暫來羅隱隴頭水詩借問隴頭水年年恨何事全疑嗚咽聲中有征人
淚而于瀆詩亦曰借問隴頭水終年恨何事深疑嗚咽聲中有征人淚唐詩不知何人作君以浮雲看世
代悲將流水照鬢眉而劉青田題太公釣渭圖亦曰浮雲看世代流水照鬢眉前後相襲正不獨摩詰然
也又如楊鐵崖樂府中湖龍姑曲有湖風起浪如山銀城雪屋相飛翻白鼉豎尾月中泣倒捲君山輕一
粒浪花拍碎岳陽樓萬斛龍驤半空立等句而張思廉和之亦曰洞庭八月明湖寒湖龍捧出玻璃盤湖
風忽來浪如山銀城雪屋相飛翻白鼉樹尾月中泣倒捲君山輕一粒浪花拍碎回仙樓萬斛龍驤半空

立是同時。直沿原詩至五六句之多。但起處稍不同耳。至於脫胎變化。另出鱗錘。雖抄襲古句。而能令人矜服。運用之妙者。又指不勝屈。子真少見多怪哉。余偉師論爲請於師筆之於日記。

四月二十七日晴。晨臨大楷六十小楷二百。膳後入塾。今日爲文期。題爲敏而好學八股文。余不喜作興致。殊落索。師曰。制舉之業。雖足以腐人。然爲應世起見。亦正不可不學。今試以此題演爲散體文。亦無不可。大約作文不能有成見。一有成見。則貪於所欲。而必逆於所惡。既逆於所惡。則所欲者將無興會之可恃。蓋事理與時勢爲變遷。時勢萬變。則事理亦萬變。又惡能以己之好惡沿革天下之事理哉。八股文原不足以言文。然時勢所趨使然也。學者但須萃神力於古文之作。而沿體制於八股可矣。如果鈎心鬪腦。學得路潤。生管世銘則亦自費而已。非但子不願爲。余亦不願子之爲此也。文人貴有好奇心。凡人世所能爲者。皆不可不博而學之。故孔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如果鄙入股而不爲務。爲秦漢唐宋之言。將令老舉子三家村學究笑煞我也。詩題爲綠陰幽草勝花時。得幽字。係王安石初夏詩句。余勉強足成。繕呈後。師閱一過。曰。亦可。惟小有疵病而已。午後讀祭十二郎文。爲之垂淚。師曰。文之感人深也。文生於情。情至者。文自佳。祭姪之文。亦尋常事耳。此文卻蒼涼淒楚。無一字不悲。惟血性人而後能此。否卽不易爲也。旁晚讀杜工部秋興詩三十遍。歸自塾。

四月二十八日陰。五更起。大風未雨也。晨臨小楷二百。大楷三十。距晨膳尙早。信步出後門。觀農者事田。

是時春花已完收。正鄉村四月閒。人少纔了蠶桑。又插田之候。農人多運泥入田。以待初耕。惟種植毛豆之田。畝則尙未翻騰也。余出後門。適鄰農三五人。踞坐田腔間。或吸旱煙。相與談故事。驟見余一老者。問曰。猶未入塾讀書乎。余曰。時尙早。未膳也。一壯者笑曰。未膳乎。何晏也。余等食點心矣。余曰。此時不過八鐘。四十分用點。疑過早。老者笑曰。吾輩勞力人。與爾勞心者。之日月不同。四時却與造飯食飯服事田間。至遲不過五鐘。此刻距食飯時間。已三個半鐘。點矣。肩挑百斤。腹將餒甚。再不食點。其能支持乎。然余輩服田尤眠早起。遲他如販買蔬菜。及入城購買肥料者。則三點鐘已造飯矣。余今日方知農人之早起。則曰。爾等夜以何時眠。老者曰。極遲。黃昏耳。余笑曰。居家之道。本宜黎明。卽起。旣昏便息。三代之直道。猶在斯民也。此時諸農人。不知所謂。陡問余曰。三官一枝筆。有多少。重。余曰。羽毛耳。一壯者曰。吾力能負三百斤。隻手亦能提百斤。昨過土地廟。聞廟內讀書聲。入觀之。兒童初學字者。筆顫戰不休。先生斥之曰。一枝筆。有多大。重。值得如此顫戰。余亦笑曰。殆不食飯耳。不然胡無力。若是先生。聞言視余者。再且曰。此言可以語兒曹。若子則三百斤不啻也。余不服。請試之。先生曰。可以一筆一紙。授余。并遜余以坐。余乃不自揣。意謂極易事耳。詎意筆一入手。手便不自由。一筆著紙。僅能作黑點。欲成橫直。竟如生鐵鑄鐘。比牛耕十田。還辛勞百倍。此後方知讀書之力量。固非粗人所能及也。聞者相與大笑。余亦以膳時至歸矣。課如常。日無可記事。因實以田間之談話。

四月二十九日晴。天氣燠甚。晨臨大楮六十。今日理書爲論語全部師撮背。竟復詢祭孔門弟子汝愛何人。余曰。我愛仲由。師復詢。余何以愛仲由。余曰。仲由有義勇之心也。然則聖門諸弟子無一可愛者乎。余曰。此又不然。不過非余之所愛而已。師曰。此言何謂。余曰。回也。如愚退省其私亦足以發箠瓢陋巷不改其樂。曾子三省一貫。傳道辭費。宰而不爲其所得者深矣。曾皙異撰之對。獨得其心。浴沂風舞。零作暮春之詠。以上諸人道義非不高也。學養非不純也。然而潔身好己。非可兼善出而應世。將無可自容窮其能力。亦不過孔子第二。非造時勢之人物也。窮儒講學本可維正道正人心。然所得者殆杳渺莫憑矣。至於堂堂乎張。難與爲仁。干祿之問。尤悔見斥。說道寡力求也。自畫聚斂。鳴鼓有愧。百乘子貢好貨。億則屢中。使士有恥。更類斗筭。子游弦歌。牛刀割鷄。今孝能養。何以爲別。子夏無本。專務於末。爲儒之道亦類。小人願爲小相。亦非能之聞行之問。尤味聖教。凡若此者。皆一端之才。貽小可之誚。或自詡聖門狂而不檢。或偏於一技。不能有爲。吾蓋未見其可也。惟仲由爲血性男兒。以義勇之氣。抱救世之心。且視孔子之利害爲一己之利害。師生之誼。逾於所生。南子之見不悅者。惟子路。公山之畔。召孔子不悅者。惟子路。佛肸之召。子欲往直言者。惟子路。陳蔡之絕糧。慍見者。惟子路。惟其利義之辨。如彼。故能血氣之剛。如此。况聞過則喜。大聖所難卒之負米百里。以孝聞於天下。而死人之難不苟。幸生其造詣皆爲他人所不及者。余故愛之。耳。師點首。餘無事可記。

四月三十日晴。天煖而不燠。晨臨小楮二百。塾師以是日歸家。謂之節假。常例。塾按年四假。春季爲清明。假夏季爲端午。假秋季爲中秋。假冬季卽年假也。顧例假之外。又有二分。二至假。惟爲日不多。四假之期限有寬。至十五日二十日者。惟予塾以十日爲常。膳後入塾。塾師已收拾行囊。命予等持書前爲之點讀。五首又擬題二次。囑於初三初八照日履行。須臾。余父亦至。以紅封銀兩。端呈塾師。送束修也。余家向例。以四節送修。今年塾師修金訂定一百二十兩。以四分之一攤送。蓋三十兩也。師卽與余父揖別。余等復按長次叩別。師齊送。至河埠。見舟去已遠。方回塾。然心中自想。師去十日。方回。此十日中。吾輩又受苦教育矣。蓋父教嚴於師十倍也。回塾後。余父謂余等曰。節已屆。天又煖。汝等勤於自修可矣。吾亦不爲已甚。皆唯唯。午膳歸。自塾登樓。講姊見床額上懸繡虎絨繫角黍。綫挑圓蒜五色。錢之類。約有五六十種。余堅請於姊。要其一。姊曰。此非爾能消受者。余曰。將以何用。姊曰。祖母命。特以遺姑家。午後將去矣。余曰。姑家祇兩個。表弟又奚需此多爲。姊曰。非也。前月姑母來。謂祖母曰。余東西鄰多謂母家繡物佳。午節須多要幾個。分贈鄰人。耳。子毋躁。今日午後起。姊當重新製造。備兄弟們辟邪用也。余亦銜之而已。方膳。送師之舟。與工人回。余父曰。老祥。下午至東浦。送姑奶奶節禮去。余亦同去。往店家算節帳。也是日送姑母節禮。爲鴨火腿。彩蛋。蹄子。湘蓮。桂圓。糖果。茶食。繡貨。諸物。約二十餘種。余最愛繡虎。

箸超叢刊卷之七

會稽蔣抱玄箸超氏著

胞弟抱時昂孫氏校訂

說集 短篇一首



小說情

甘苦餘緣記

古今情不盡。風月債難酬。大千世界。溺於情網而莫能自拔者。何可勝道。於是一般文士。從而烘染之。以香艷之筆。寫風月之詞。閑情可以自消。生涯亦復不惡。其或喜弄狡獪。故示迷離。描來平地風波。架起空中樓閣。必使才子拚青衫之淚。美人飲黃土之悲。令閱其書者。哀之爲才子惜。爲美人惜。引起無窮之感。喟坊間行本。此其最多數。然而情苗初茁。無非贈芍報蘭。魔劫大來。一例消香碎玉。篇帙既終。風景大殺。問有能別開生面。自具蹊徑。把憂愁惱怨。一齊拋却。使世間無量男女。同下一聲彌陀者乎。以余所見。則故友笈雲雙婚之事實。乃大足書。

予契友笈雲。叢山之後裔也。年弱冠。以詩文噪於郡。執行之有女者。爭壻之笈雲殊不願其父。母嚴詰。所以則曰。若非我家婦也。逾年。父母漸衰老。爲子嗣計。急隱其子而爲之論婚。迎娶有日矣。笈雲獲斯耗。神魂漸不支。既而病且劇。吉期已屆。爲之奈何。其父若母。思以妹替兄婚之說。進女家。堅却之不獲。已乃悔。

婚期焉。斯時笈雲之姻婭鄰友。與夫或傭工或僕婦。無一不爲笈雲惜。動輒交耳而談。笈雲雖病不能起。頗絮絮聞之。夜詰之侍婢。則愆期實確。翌日竟霍然。其父若母轉咎星家之不慎。又烏能知乃郎之心事哉。

笈雲年年生。次年歲在子。命不能議娶。其父以懊喪致疾。閱三月而長逝。笈雲怨慕之誠。至此更不堪言。狀然而蓼莪無奈。莫酬罔極之恩。芳草何如常作伊人之想。完葬而後親事。休提念老母。旣望子情殷。予小子亦報親念切。於是擔笈就道。躑躅武林。蜚文譽於紫陽。設詞壇於精舍。春花秋月對酒。可以當歌。白水青山盟心於焉。相印予居爲比鄰。誼非素好。然當其牢騷發洩時。則固知爲離恨天裏人也。

居半年。獲以文字爲媒介。交情深相得。嘗略舉隱情以告予。予悲之。予矜之。予又祕之。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時方暑。笈雲嗜午覺。予適經其門。從窗外竊窺之。見其手披雪箋。展玩不忍釋。箋上字體姣好。略隱約可辨。特未敢揭破之。掃他人之趣味也。翌日復窺之。則披箋如故而展玩亦如故。笈雲蓋無日不午覺。其所以午覺者。又無日不披是箋。心竊疑之以爲笈雲之所展玩者。必爲一種極有趣味之文字。不然何慕之切。而愛之深。不厭千百回讀哉。古人云。手倦拋書午夢長。今且未見其夢也。則笈雲之注意於此箋者。必有一奇特之原因在。予因而類推之。料笈雲更深入靜時。必更有一種歌泣悲歡之狀態。可以資吾人之研究者。計旣決。乃乘夜窺之。星星之火。隱約牀帷間。笈雲果未睡也。時而短嘆。時而長吁。時而

自言自語聲或止則作翼翼響蓋卽日間所披之手箋反覆繹誦若有無限企望者予欲聆其音審其爲何種之文字則又模糊不成聽立旣久兩腿覺疲軟而笈雲之神情乃愈振旣悲且壯設吳道子寫斯真者滿紙必躍躍有生氣惜予未能繪事更不能以精神與之持久一覘笈雲之究竟也

自是笈雲之隱狀已爲予窺破輒欲直揭之口囁嚅而不能言者再又逾數時則笈雲之精神漸疲倦而豪興亦漸索然予乃不可復忍念笈雲與予雖非夙年交然苟能爲之助者一勺一掬悉裨友誼若任其鬱積也是伯仁由我而死也予旣萌此意恆以示笈雲笈雲殊赧然推其意若疑予之言過於文其實予之對於笈雲亦略悉底蘊所不亟爲援手者以笈雲之自秘或天壤間未必有此癡情之兒女也今悔矣我知罪矣一再掬誠真情披露於是、一篇、落落、之、文章、亦、遂、得、供、予、之、眼、福、矣、書、曰、

笈哥文几近狀萬勝妹居近湘潭幼獵詩書年甫及笄游侍宦福燕都風味非腥卽羶塵俗五斗耳目爲下爾年大試嚴庭奉命督浙泥兄大作實之行篋回都而後時復齒及令妹楷爲手冊以資模範疑是天花助兄妙筆渴慕旣摯羣山皆小惜篇什不富未能恣意誦讀爰訂香果之火翼映文字之緣宿稿多否慎毋闕爾金玉也更有進者兄年大壯豪氣實充然牢懷滿幅鬱而不積良以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言爲心聲欲蓋彌彰耳自古文人窮則能工冥冥造才殊有深意能於抑塞之時一宣春夏之氣金石可壽兵燹不磨所謂求工不難求窮匪易若旣窮矣更復何求時俗之見多謂文

之暢塞關乎命數。或天或壽。理若可衡。其實非探本之論。以妹所知。大抵善於文者。必多悲憤之作。能斂其氣。而抑之於平。則求工之道。庶乎得也。妹謬承世學。非有心得一解之進。聊作微針。秋試不遠。以兄之才。拾萃良易。倘北來應禮部試。當有門牆之誼也。端此敬候侍福。某月日妹頤昭拜上。

予讀書竟。咋舌不能贊一字。意謂男女交往之書札。必有一二風流之爛語。且彼頤昭者。乃毛遂之自薦。而非笈雲之素識。今讀其書。何端莊。乃爾書中之所言者。既能確中笈雲之短處。又能道出千古文人之通弊。非於此道。三折肱者。又烏能道隻字也。然究何愛乎笈雲。而必爲此無端之規諷。意其慢乎。則大家之閨秀。不應出此紅葉御溝之舉。動何書中一股莊嚴之氣。卽不見其人。而早知爲可親而不可犯者。是笈雲之良友。而亦笈雲之嚴師。笈雲何修而得此。其日夜之勞。精神誠一極有價值之消耗也。余沉吟良久。方詢笈雲曰。覆乎。覆信作何語。笈雲搖首不言。予知其未報也。乃曰。然則奈何之女子者。非有投桃之微意。不過慕君之才。又惜君之志。其情良可佩也。君於某公爲師生誼。卽報之。亦何佻若謂關防嚴緊者。則彼之書。胡爲而來也。笈雲點頭又不言。予是時尚不解笈雲意。入後方知之。然其意云。何則閱書者。且未能知之也。予於是更不得不述投書者之歷史。

笈雲初隸童子軍。年僅十四齡。以第一人受知於湖南某公。卽頤昭之嚴庭也。次年舉科試。笈雲又以第一人食廩餼。某公遂器識之。嘗謂所賓曰。此子非久困場屋者。會秋試。笈雲以病故。未入場。某公深爲之

惋惜遺書、以慰之曰、功名有定數、勿焦灼爲也。將入都、復遣使招之。來頻囑其珍重。是韻昭之貿然而來書者、必乃父贊許不已、致令有動於中也。以予推之、典一省之學者、歲科兩試、搜羅桃李、以千萬人計。某公何厚乎笈雲而殷勤若是。雖笈雲之才、學有以折服之意、某公之心、中必更有一爲女擇配之觀念也。然笈雲於此、又受一絕大之頓挫。苟不然、則已成之親事、未必寬延。而如韻昭者、亦不過一薄命紅顏、未必同受坎坷予吾人、以佳話之資料也。

不惟此也。韻昭之下書、屈指已兩月矣。揣其語氣、若有意若無意。曰渴慕、旣摯、曰門牆之誼、是明明示笈雲、以門路也。一女子書耳、乾潔老辣、饒有古風。論文之道、尤中肯綮。非面壁九年者、曷克臻此。自笈雲思之不啻城北徐公矣。如謂其拋磚引玉也、則滿紙無一曖昧語。心地殊皎皎、又不若卓文之渴慕相如也。凡此種種、縈繞於笈雲之腦海者、誠不可解之不可解。拜其嘉則感之、釋其文則愛之、儀其心地則又疑之。此獲書後之情形、卽羅利無此苦况。予雖非身受之、然易地以思、笈雲誠左支右吾、莫知所措矣。

予旣苦笈雲之所苦、予又不得不爲笈雲籌將報以書乎。則師誼、綦嚴、倘雁足一歧、實污我門庭。恐未必甘也。事誠不妙。以予之所計、笈雲適居憂以旅行爲辭、或不難一見顏色也。雖然、笈雲本有婦倚彼韻昭者、或與笈雲有三生約、則一見如故、又必破已成之婚姻矣。無已、予其掇讀書人之故事、以規之。笈雲亦莊重者、或不致覆其盆水也。此予當日之所思維者。至周且密、而後日之風波、與夫彼二人之困頓、及親

事。之。若。何。波。折。予。非。惟。不。能。預。料。且。竊。焉。以。爲。理。所。必。無。之。事。也。予。本。是。意。因。以。北。行。之。說。進。笈。雲。欣。然。可。之。乃。遂。行。

行。之。日。笈。雲。之。母。泣。謂。笈。雲。曰。汝。母。老。念。膝。下。榮。榮。誰。爲。依。靠。者。汝。年。已。長。縱。居。喪。例。不。能。議。婚。然。此。行。悠。悠。予。恐。汝。之。忘。其。家。族。也。以。理。論。男。子。之。志。壯。在。四。方。爲。上。進。計。非。甘。蟪。伏。然。汝。自。幼。嬌。養。昔。日。應。試。之。日。寒。燠。猶。仰。賴。汝。父。今。南。北。之。間。風。俗。互。異。氣。候。又。殊。汝。素。不。慣。風。霜。其。能。子。子。獨。行。乎。予。身。尙。健。一。切。可。自。支。要。知。窮。達。有。命。可。安。則。安。之。千。里。之。家。書。難。得。珍。重。當。何。如。也。予。欲。淚。又。恐。無。以。吉。汝。行。請。予。命。也。祇。此。寥寥。語。無。他。叮。嚀。焉。笈。雲。雖。伊。人。念。切。然。天。性。所。關。恆。流。露。於。不。自。覺。惟。曰。老。母。毋。念。此。行。非。他。正。爲。報。親。計。若。云。延。游。焉。旣。非。所。以。全。孝。道。少。獲。詩。書。益。奚。忍。出。此。焉。語。間。嗚。咽。不。自。勝。其。母。復。慰。之。曰。行。當。吉。去。則。去。耳。奚。戚。戚。作。兒。女。態。爲。笈。雲。遂。收。淚。告。別。別。而。抵。省。復。詣。予。辭。行。予。惟。以。常。通。音。問。爲。囑。

笈。雲。旣。去。聞。者。多。疑。其。私。予。且。力。辯。之。非。曲。護。笈。雲。也。語。不。云。乎。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己。者。容。以。笈。雲。之。才。終。不。能。爲。世。信。賞。徒。以。卷。什。生。活。陶。寫。天。地。心。滋。傷。已。知。之。者。謂。爲。文。士。生涯。理。當。爾。爾。其。不。知。者。則。曰。若。窮。儒。耳。書。蠹。耳。伊。伊。唔。唔。終。其。身。一。雙。空。空。手。并。無。縛。雞。之。能。力。焉。不。然。笈。雲。之。礪。礪。墳。墳。者。果。何。樂。而。爲。此。夫。亦。曰。士。生。於。世。得。一。知。己。可。以。無。恨。也。今。小。試。馳。其。名。笈。雲。固。深。印。之。然。不。過。一。功。名。之。

予取某公。雖愛才。猶不若其女公子之真。而且摯也。千里一封書。地角天涯。曲求知己。其才華之富麗。與否。吾不敢知。然讀其書。則金石不啻自笈雲。視之直以爲韻昭。而外天下殆無才女矣。韻昭真我之知己。韻昭而外天下又無知己之可求矣。風霜跋涉。卽勞何辭。自予視之。笈雲此行亦一極有價值之佚史。予等雖終其身以求之。而不可倖得者也。

笈雲出省垣。登汽輪。自春申出發。道經青黑海。舟顛狂如立。頭腦爲之暈。足三日。水漿不入口。海道行輪處。處皆是。慣於行者。甚不覺之。然笈雲初出茅廬。經此一番磨折。其心中又起一絕大之疑。想以爲大江之隔。習慣懸殊。彼韻昭者。又安知筆能生花。而體態性情。大非我之族類也哉。旣抵津門。則重繭爲薄。時春光大展。南方絮可禦。而彼都人士。則尙狐裘煌煌也。此又笈雲之所驚心而喪魄者。旋入都。繁華甚奢。日惟與人言語。多格格不入。笈雲頗苦之。於是榜某公第而下寓焉。詰朝。檢鄉儀。肅門。東。夾閣者。達情於某公。片刻間。陡聞一聲請。則某公已在書齋中。延笈雲入矣。坐甫定。驟問笈雲曰。汝居何人喪。令尊乎。令堂乎。笈雲曰。寒門不幸。先嚴已於去年七月間棄養矣。某公愀然曰。予督浙學時。文字之佳妙者。沉沉夥。頤然予實厚望於爾。以爲爾必能聯捷巍科也。恩榜旣發。予於官報檢爾名。至十數次。不獲見。雖功名遲早。理有定數。然予實竊疑爾。以爾爲不加奮勉。辜予厚望之誠。閒時常與家人道之。予有女一。不櫛進士。閱爾場作。輒笑謂予曰。此子文詩多鬱氣。必不利於場屋。念爾年青。青何所不如意。而必自憊。若是予

且。懟。爾。今。爾。來。乃。知。爾。非。落。第。者。前。年。以。病。去。年。以。憂。余。之。懟。爾。至。此。亦。稍。釋。然。少。年。文。字。當。得。春。夏。氣。即。不。爲。功。名。計。亦。不。可。不。戒。也。笈。雲。唯。唯。某。公。又。曰。入。京。來。有。同。伴。否。笈。雲。答。以。無。某。公。曰。然。則。客。邸。岑。寂。甚。不。嫌。湫。隘。可。挈。裝。以。來。此。間。書。籍。頗。富。菜。根。粗。飯。亦。足。以。資。一。飽。也。且。爾。既。居。喪。非。應。試。之。時。倘。家。中。無。要。事。者。即。不。妨。誦。讀。於。此。俟。下。屆。秋。闈。再。南。回。也。笈。雲。又。唯。唯。某。公。乃。命。僕。人。來。爲。笈。雲。取。行。李。去。復。引。之。入。室。見。其。夫。人。與。其。女。公。子。蓋。某。公。尙。無。子。所。謂。女。公。子。者。即。前。致。書。於。笈。雲。之。韻。昭。也。

笈。雲。既。入。某。府。嘗。以。文。字。與。韻。昭。相。商。權。兩。兩。各。不。弱。韻。昭。之。舉。止。倜。儻。灑。灑。既。不。近。濁。又。不。近。拘。紅。粉。隊。中。豪。邁。無。匹。笈。雲。此。時。頗。微。露。君。子。好。述。之。意。然。固。不。敢。率。爾。言。之。致。自。殺。其。風。景。也。某。公。官。監。察。是。年。擢。部。郎。公。事。頗。繁。劇。家。中。庶。政。有。爲。婦。女。力。所。不。逮。者。則。笈。雲。悉。力。任。之。即。公。牘。之。間。某。公。亦。資。其。佐。理。猶。子。行。無。此。誠。懇。焉。某。公。隱。德。之。東。床。一。席。虛。懸。以。待。久。矣。恐。其。女。之。梗。命。也。嘗。以。意。探。之。則。韻。昭。之。於。笈。雲。也。固。非。昔。日。之。韻。昭。僅。僅。以。文。字。爲。交。而。絕。無。渣。滓。於。胸。中。者。也。誠。哉。絕。妙。好。事。笈。雲。之。喜。星。當。頭。也。乎。哉。然。而。使。君。有。婦。豈。其。三。五。小。星。眷。屬。可。成。無。奈。萬。千。波。折。以。是。提。親。一。事。即。讀。書。者。亦。能。知。木。已。成。舟。不。得。不。爲。笈。雲。捏。幾。把。冷。汗。也。

如。上。所。言。某。公。之。所。思。維。爲。女。公。子。計。者。可。急。而。不。可。緩。也。此。不。特。某。公。之。心。爲。然。即。韻。昭。亦。頻。速。之。特。礙。於。啓。齒。不。得。不。假。文。字。以。爲。媒。介。然。而。笈。雲。其。奈。之。何。

笈雲非儂薄之士也。父母之命文定有主矣。寧終身不娶。或可以完子璧。若其悔也。則何可依據。彼美者固無所瑕疵。如仍彼而議此。亦可也。然抱衾之章。謹實。虞之帝。秦帝。楚子。又不能下一斷語也。貴求尊而貧者賤乎。則彼美或未必甘予。且無以對父母。非惟無以對父母也。卽韻昭者。以大義相責。勉予更何說之辭也。能左擁而右抱。誠人生之黠福。所難者。良心未易抹殺耳。予其謝乎。則韻昭者。又肫肫向予。非示予以色相也。予何所取。予又何所捨。予亦不解此一句一讀。無意中得而工之者。何感乎韻昭而傾心。乃若是也。意者其文字之媒介。頗若是。予誠大惑。思至此。輒轉輾不成。寢食嘗於公餘之暇。背立花陰。間有意無意。匪伊朝夕。然韻昭固不能攫其心事。轉疑笈雲之所以致此者。必有一定之注射也。一日日方陰。

笈雲偶步花籬間。只聽嬌滴之音。遠遠從花下透出。蓋一絕妙之絕句也。句曰：
花自清香鳥自癡。一聲聲逗畫欄時。千紅萬紫若干者。怕到秋來冷不支。

笈雲聽之良審。知其爲韻昭之聲也。言外之意。正如萬疊雲山。不可意述。因信口和以一絕曰。

一樣風流一樣癡。東皇管領百花時。吹來非逼儂魂斷。無奈左擎右不支。

笈雲此詩已將一腹心事。曲曲傳出。韻昭何人有不點頭會意者乎。從此桃花依舊。人面漸疎。紅葉有情。御溝乍斷。花入春而無語。鶻啼血以有聲。淚漬多情。魂歸離恨。嗟乎人非草木。唐突可嫌。使儂早得知伊人心事者。則深院春光。奚許蝶蜂窺伺哉。儂意以爲傲傲之氣。不可一世。子建八斗。非謝家不當。以齊眉。

雖非若之自道文境固猶在也而孰知輕薄少年猶是一般得隴望蜀之心地乎儂誠自悔悔不應投若以瓊瑤否則北上之志未堅也悔不應假若以色笑否則染指之心未萌也今無及矣卽令儂莊其詞嚴其儀若稍知禮者或不敢有所逞然乍倨而乍恭乍親而乍遠倘若据其前情以證儂之反變則儂又何以自解者使儂非生離閨閣則可效飛鴻使儂非幼讀經書則何妨倒屣然而蕩靡廢恥儂又不敢爲也非惟不敢爲且不願爲也已而已而儂今而後其與若相永訣乎雖然儂有疑者若入府以來愛慕之誠疑則癡矣從未嘗一涉輕狂揣其意固非有以玷儂者則儂之嘗若又爲周內之文章若且不自承也儂聞之於明唐寅以五妾以若才人卽兩者可害言之誠是然儂不甘居人後而先入者卽不甘爲奴此又極難圓處者已而已而儂祇自悔儂不答若以妄想也嗟乎迴腸九轉懶食貪眠一幅相思縮染淚斑點非奈何之天地卽可憐之日月懣哉韻昭何其自苦也

閱者又必料從此而後韻昭與笈雲決無團圓之希望矣是又不然韻昭之嘗笈雲也不過爲已聘云爾至於文字之間與品格之上實無微瑕之可求是韻昭心目中之笈雲固猶一絲繡之平原也使某公當日知其內鬱之底蘊出笈雲於外以絕兒女之牽掛然某公猶未知之也使笈雲當日自知其爲韻昭所嘗辭而束其裝南歸予知韻昭之怨慕必更深於平日然而笈雲且夢夢也由是言之韻昭之所以懣懣者不過情海中多一波折而決無礙於好事者也

笈雲之入府也。襄內政協公務與頡昭朝夕時相親自爾。日唱酬以後數日不見頡昭面心竊訝之。卒以樓臺春鎖至於無可奈何。既而大夫來曰診小姐脈也。更不得不陡然一驚。是誠予過予其害人之尤者矣。雖然予自待尙不薄。此區區可以對天地質鬼神使予昧良者。予既聘疇得而知之。抹煞真情甘言以爲餌。予料彼必入予之彀也。果入予彀者。予不過負一欺人之罪。翻手雲覆手雨。可無能爲也。予惟不願幹欺人之事。而因吐露以真情。既悉予之真情矣。可遠則遠耳。不絕予而自病。病又奚爲者。爲怨望耶。則自踐何苦予。更非有毫髮之輕薄者。爲酸意耶。則病亦無濟於事。適以自戕其身也。且予明知此事之不可以明說。因假此二十八字以爲寓意之言。而彼猶寒心。若是假如予直讀者。是彼將以一口血噴倒無良也。予已矣。總之一句。予既有婦家。卽不應來此。以冀豔福之享受。今他既爲予而病。予其爲他而病乎。嗟乎。情緣於歧。理止於塞。歧者以一塞者以通。予著書於此。乃又增一絕大之資料矣。

頡昭病矣。病且劇。笈雲知其爲己而病也。於是乎不得不病。病病於北。予縱與知己當時且無一雁書。卽所病者。予亦不得而知之也。然而其病後之情形。則更有一資。吾人說部之佳話者。左不是右亦不是。意爲彼二人者。無可以命名。所可名者。直一有情之眷屬而已矣。

某公素愛女。惜家教甚嚴。以是黷無其比也。某大夫來。呈一新開方。曰某味幾錢。曰某味幾錢。下著燈心爲藥引。知其爲診女者。又一大夫來。曰爲某爺而來者。呈一新開方。曰某味幾錢。曰某味幾錢。下著燈心。

爲藥引其藥味。嘗同然某公不之覺也。診一次劑如之。而某公不之知。診兩次劑亦如之。而某公又不之知。於是大夫啓請曰。之二病者。一而二。二而一。之二方者。男可愈。女亦可愈。若一爐煎之。決其必有效否。則吾不必來。來亦無救也。可惡哉。某公卒以愛女。故不得不徇大夫請。

大夫去矣。方藥下矣。頡昭醒乎。來詰其侍婢曰。若何狀。侍婢曰。病且甚。頡昭便不樂。曰。然則儂其死乎。侍婢曰。何苦來。若之病爲誰而病也。頡昭且無語。旣而詔侍婢曰。汝試搜書齋。有一字一楮。在若之床側者。汝盡檢之。來予。或可以療之也。侍婢循視一過。更無文字之可見。第從笈雲之床足窺之。恍惚若有箋。可知其爲病者。僅藥爐茶鐺而已。侍婢循視一過。更無文字之可見。第從笈雲之床足窺之。恍惚若有箋。拾而視之。乃鉛筆書也。因袖之以復頡昭。頡昭不見亦已爾。旣見之意。良不忍。乃曰。癡兒何至於此。吾其鬻乎。亦所甘心也。噫。奇哉。此鉛筆書者。神書乎。抑天書乎。何所感於頡昭。而移情若此。此閱書者所急欲請教不遑者也。

且說當日侍婢之所拾得者。不知其爲何種之文字。自頡昭視之。蓋卽笈雲病中之續和句也。句曰。

不愛春光不愛癡。而今春晝畫欄時。負心只倩鰥魚贖。免得真來假不支。

此笈雲自懺之意也。患病而後。無餘神自檢。致飛垂床下。不期爲頡昭之侍婢。拾得而情界乃又添一個。蹇修矣。以人情測之。女子之愛才者。所在多有。欲其於名義上稍有虧損。實大不甘。則頡昭何爲而回心。

也。頡昭之所以回心者，着眼在鰥魚二字。笈雲誠可憐人哉！父母之命不可違，己之心不可屈。以鰥而終，可無負於頡昭矣。然天下之挾鰥以欺人者，何可勝數。非惟不娶也，且有已娶而挾鰥以爲鉤餌者。予曾見故事，其已婚之妻，或以夫之守鰥爲哀詞，令彼美者不得不徇。允然則笈雲之所以自懺者，固一極正當之措詞。而頡昭之不忍舍此而就他者，又一極真確之情理也。頡昭獲箋而後，非惟不自悔，且重自咎。意曰：區區事何器小，乃爾累若以大病予將有以報之，或可一旦瘳也。雖然，若究何狀詢之侍婢，則曰：若沉沉貪睡，如不省人事者。頡昭更灼甚於是，詔侍婢檢楮墨草書數字曰：汝試傳遞。若此回春散也。侍婢佯笑而去，語有之。既有今日，何必當初。男女愛情之關頭，受一激刺，轉增一團結。此理常人知之，固不煩予之瑣述也。

笈雲既患病，胡思亂想，神色愈不支。某公頗憂之，詰大夫以症曰：病不可命名，心事上之關係實尤之。公固愛笈雲者，服官公牘深資其佐理。今若此隻手之經營局促，何如然其心中亦嘗疑之。曷爲疑曰：雲與頡昭同時而病也，同病而病也，予非不諒兒女之私情者，卽有隱情，亦何妨告我。且病而愈，予將倩月老爲他二人繙紅絲也。病耳，徒自苦卽予有婆心，更無從爲之援手也。可奈何。此某公之私忖，明知笈雲之可以療頡昭，頡昭可以療笈雲。然曖昧者又非其所許，特牽於愛女之情，與愛笈雲之情，不無弛其關防之餘步。而頡昭之侍婢遂川入笈雲之誓齋矣。

一日日方午。笈雲飲藥訖。頤昭之侍婢。年幼而最黠者。突然褰簾入。飛步至床前。曰。有一紙條兒。你看看。是誰書者。笈雲莫辨。所以意其從院中拾得者。姑接而視之。翳何書。翳何書。乃卽吾所傾慕。人負荆之語。氣也。書曰。

兩儀錦章石誠可佩。會心不遠。諸祈珍重。妹昭拜上。

笈雲環誦竟。神爲之一爽。欲細詢來婢。千金之體。近若何。則侍婢已不知所在矣。自是頤昭既占勿藥。而笈雲亦漸入水漿。半月而後。又是唱酬之日月矣。特相見之時。從不明提前事。所謂惺惺惜惺惺也。

以予所言。某公之爲。二人計者。忽然何以遷延而不決也。時國事日亟。外交之上。種種爲難。當國某親王。惑於滅洋之邪說。而義和拳以起。起之日。某公上書斥其妄。且曰。國家頻遭外侮。至爲奇辱。凡有血氣者。自當以雪恥爲先。然無實力而求一逞。其可恃乎。禍之大者。國土分崩。禍之小者。賠款累萬。一經顛蹶。元氣大虧。云云。措詞頗爲痛切。摺上以成議。難毀。卒留中不報。某公頗戚憂之。旣歸私第。商之於笈雲。笈雲曰。禍將作矣。言不見用。明哲保身可也。某公深聽之。決議掛冠歸。然此時京畿內外。一片荆棘。某公之政見又大戾乎。時雖當道者。微其人。輕其言。置之不加罪。而所謂拳匪者。實一絕無意識之夥。寇有不履。行報復主義者乎。於是某公之家屬。不久而并殉國難矣。

某公旣卸職。猶蜷伏都中朝。一音至。曰。拳匪燒教堂。如何。神術也。夕一音至。曰。拳匪殺洋人。如何。奇勇也。

某公欣然曰。予禱予言之。不中倘義和拳果有滅洋之能力者。中國寧非大福也。笈雲曰。以予所見。殊不然。要知火熾難除。蛟騰莫堵。民生固已矣。兩宮之出狩。亦可計日待也。既不能救國難。以斷大計。復不能避匪禍。以善終身。何所顧者。而爲此沁沁倪倪也。某公曰。言誠然。然以予窺之。此作難者。其禍不至於亡國。不止予雖言不見用。將晏居以待。或國家之不幸。而皇帝后之蒙難也。則舉室殉之子。劉姓。叢山之後裔也。不記泮水之故事乎。笈雲聞此言。沉吟良久。曰。斯可矣。然予祖叢山當年之爲國信用。讀史者。疇不知之。至於以屏而終。老而猶健。節讀史者。又疇不贊之。如所言者。是予祖叢山必完節於燕京而後可也。且以姪所聞。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動故主之思者。則有之。若是諫不行而言不聽也。膏澤未下於民也。是無故而去。并無所謂故主也。不反身事仇亦已耳。卽完節者。亦何妨於桑梓田廬間。勗鄉父老。勉予子孫也。犧牲一人。本不足惜。然舉家而殉之。鬼其饜矣。某公聞其言。默默不一語。惟曰。予心亂。汝從長計議之。可。笈雲於是請命於頡昭母女而後行。

將行之日。匪勢漸不支。焚燒搶掠。日且千萬起。凡以詆義和拳聞者。其對待尤酷。予之座師李文波亦追蹤浙中之三烈者也。某公既挈眷出都。離都不三里。拳匪譁然至。一聲喝住。草木爲震。曰。迎而前者。宮眷乎。棄其所寶來。某公昂然曰。非拳匪。曰。然則官眷乎。某公曰。然。拳匪大聲曰。若既爲官眷。須詳報順我者。釋逆我者。戮。天法不容稍假也。某公厲聲曰。予非某子。卽某部郎某某也。拳匪不聞聲。由其匪徒稟報於

匪長少選復來曰汝非上書痛詆予等之某某乎某公曰不敢諱誠然只聽吆喝一聲而某公及其夫人與隨從者之婢僕皆不知所去向矣

笈雲與頡昭乘後車者也陡聞變將奈何頡昭曰復前者必不免顧輜重者又必危下車而徒步從民婦輩行或可漏網也笈雲曰然則伯父母死矣頡昭曰寧不知汝而往汝亦死卽予而往予亦并死胥死者此白骨誰爲殮之不然父母之難湯火不辭予寧不知哉笈雲曰然則奈何頡昭曰逃難者何不二法門之有渴雨水飢星霜予甘之矣予憐汝之家安於南而體瘁於北也笈雲淒然曰嘻患難之間猶相刻薄耶予勸伯父來亦明知不免心所冀者以風途中或不至玉石俱焚也今猝罹於難予殺伯父矣予不忍獨生戀戀者以予妹故予妹既蓄志如是予薄有財產尙暫作南歸事定而後必能成予妹之孝思也頡昭曰此計甚善手無寸鐵者其將沿大江以行巧乎笈雲曰姑行之途中或遇故友貸三五十金易易也於是相扶相助從津埠而來閱者必訝頡昭之視笈雲一負我之鍾建相率南下也真偶鳥之歸巢耳而孰知有大謬不然者蓋頡昭者其胸中別有一不可揣度之感想以爲父母死矣不殮不殯卽挺身於事何濟儂其從若行鍾乎情止乎禮倘獲殯父母臨窆窆而全孝卽所以嫁若也此爲頡昭遇劫後之私衷笈雲又不得而知之者也

頡昭勉大義至於臨難而避不隨父母以俱死者其胸中固有許多之委曲笈雲蓋亦窺之深矣旣脫險

約十數日方竄奔津埠。其途中之苦况不待縷述而後知之。遍叩故舊門。獲其資助者頗夥。乃購船票向申江來。此固萬不獲已者。然而頤昭之心傷矣。念先人猝冒鋒刃。屍骸暴露。旣不成殮。更不舉殯。使予爲男子者。或可手刃親仇。以安先靈。今非惟不之報也。誰殺予父母者。予且不之認賊之殺。予父母國仇也。使予爲男子者。或得蓄志成名。上達幽隱。邀卹典以榮父母。今且無能爲也。嗟乎。驚虎嘯之聲。徒抱終天之恨。切烏私之念。聊全苟活之身。飄泊何堪。風流已矣。一腔血淚。灑向阿誰。更無喻苦之人。惟作向隅之哭。頤昭悲矣。笈雲其何以慰藉之。雖自誓曰。苟負卿卿。有如天日。然鐵石心腸。恐撼之亦終無效也。

頤昭生長京華。足不越戶闕。而外海行之不慣。可無待言。而况萬種愁腸。挾驚濤駭浪。以俱來哉。登輪而後。惟聞嗚嗚之聲。不知所謂。飲食也。笈雲於此。更莫知所措。惟哀告曰。妹達者何固執。乃爾父母之骨。猶未收。卽欲全孝。更當自懾。倘重哀毀體。將奈之何。予受伯父母恩。寧不思一報。然冒險者亦同殉而已。無補於後事也。且伯父母之遭難。爲國爲家。誰不知之。以彼妖氛。必無久持之理。難定而後。予將入都。不僅爲完葬計。京中或有大僚故舊。以死節陳之。伯父母之名。且不朽。當是時。也能事已畢。妹欲事先人於地下者。兄亦不敢以私情相泣留也。頤昭審其言。具有一種誠篤之意。乃徐徐曰。兄所見良是。遂漸進飲食。蓋不忍以己之哀思。累笈雲之悲念也。

旣抵滬。息肩某旅館。時於報上覘北京消息。以待完葬遺骸。不半月。則義和拳一敗塗地。日聯軍入京矣。

曰兩宮西狩矣。笈雲謂韻昭曰：此佳耗也。父言幸而中，倘有和議者，一卹典必容易，乞得賞銀，致祭不枉爲官矣。韻昭曰：然則當預備者。笈雲深然之。閱書者於此，又必料他二人者之數日，間必可無事，或於完葬而後始有一生死關頭之波折也。而孰知又不然。笈雲之北上也，荷某公優待其母，詳知之，難將作母書勸之歸。笈雲曰：受人之恩，乘危而棄之，豈丈夫哉？於是報其母，棄危不德，避亂不終，兒非忘本也。有所安，則可此爲笈雲自決之詞。然其實則故鄉桑梓，奚忍決絕哉？抵滬之日，報其母一信，惟曰：幸脫於難，然某公之恩不可不報也。將在此作準備云云。書猶未到，而其母倚閭之切，且不可終日矣。朝甲至，曰：拳匪大獲勝，某以詆毀得重罪，其詳不可得聞也。暮乙至，曰：京畿已大破宮，睿宮睿流，血若干數，其詳不可得聞也。最一確實之甲信，至則曰：義和勝，京畿破，凡有不甘於拳匪者，一刀一彈，無以免。若是則某公誠死也。某公死矣。子將若何？其從以死乎？有老身在不應許以終身，其急而避乎？某公於吾子教育嘗有逮，卽吾子之前書可證也。其某公難而吾子免乎？一彈丸地，更何分玉石俱焚之可也。嗟乎！風聲鶴唳，耳目爲兵兒，其死乎？兒而死也。於義何害？所難爲者老身之承葬無人，而劉氏之宗祧不繼也。予自爲計，予惟禱天地，祈祖宗。吾子死者亦理之當，若猶有餘蔭，全命而歸也。則吾之宗計誠有望。吾將謝天地，報祖宗爲吾子完良姻也。此劉母之心事，顛倒朝夕者屢矣。由是心事以推其倚閭之情，蓋不知若何晨昏也。消信頻惡，想望愈殷。一封千里書，從郵便而至。噫！若何事？若何事？安乎？危乎？老身且以視究竟。吾子無恙，吾

口念天地。手拱祖宗。誠莫大之蔭庇也。雖然若何爲者。曰有女眷。豈某公之獨懼其難也。曰將北回完葬。豈某公之屍首猶寒也。吾誠不解究而言之。某公之後事於吾子何干。吾其血函以速其歸。遂提筆書曰。笈兒入目。頃接家稟。得知安抵申江。天地祖宗實式。憑之母年已老。繞膝常虛。務卽速歸爲兒完娶。安全日月。能有幾何。切囑切囑。某月日母字。

一幅平安之信。三年告面之心。郵差遞書。至笈雲。且喜甚。曰老母果無恙也。拆而讀之。則又悶悶甚。曰事將奈何。事將奈何。正盤慮間。陡聞咳嗽聲。從簾際而入。則頤昭已趨然而來矣。謂笈雲曰。郵信從何來。笈雲支吾半晌。方曰。從家來。頤昭曰。伯母納福否。笈雲曰。安。頤昭知有異。故假其詞曰。兄飄居於此。累老母念甚。曷不遄歸。笈雲聞其言。愁緒上湧。初而飾笑。繼而下淚。終且至於哭。哭且曰。吾心不負妹妹也。吾不自諱。親洩於文字。至拚以性命。幸而轉圜圓滿。有日矣。不期國有大故。罹此无妄災。好事多磨。洵斯言也。今伯父母之屍骨猶白。而余老母之淚眼已紅。吾心傷矣。妹妹其善自保攝也。頤昭感其泣。已亦泣。至於無言。笈雲固請之。則曰。誠如兄所言。父母之屍骨猶白也。笈雲驟聞之。自咎不近情。曰。妹妹哭者。兒卽有悲感。亦當在事後。若伯父母之屍骨猶白。不惟不掉頭。且心事未終了也。遂暗覆母書。略謂卽日北上完葬某公。事畢南歸。請老母毋念云云。

越十數日。京報者又至。曰和議大定。曰兩宮復還。曰從前之詆義和拳者。生者以擢。死者以卹。若某公者。

固在、應得、卹典之例者也。笈雲具以告頡昭。頡昭曰：兄意若何？笈雲曰：明日即就道，爲父母畢後事。頡昭曰：事本甚善，然資斧乏矣。笈雲曰：妹何慮？兄到滬後，陸續運動者，今且千金矣。明言之，恐妹心滋傷。意良不忍也。頡昭於此又忽忽若有所思，思之維何？蓋笈雲誠予之知己，而又爲予之父母所結草啣環，急欲報之者，也不言頡昭之私忖。若何某公殉難事，大臣已查明具奏奉旨從優議卹，此旨一下，與某公有素誼，或爲笈雲之故舊者，皆聯翩而來，不曰某大人忠誠可佩，則曰某老伯特識，傾人褒頌之聲，門牖爲堵而巨萬之完葬費，蓋已不囊而來矣。頡昭此時又回心一想，不但捐其殉親之念，且深服笈雲之有識而有器也。於是親事上又多一極大之助力，以爲女子不嫁亦已耳。若嫁也，誠非斯人莫屬也。旅資旣富，兄若妹遂定期行。旣入都，國史館聞之，知其爲某公之眷屬也，照料甚週。到葬之日，公卿大夫不可以數計。卽宮中亦派代表來，嗟乎！一某部郎耳，以病死，死且無以聞，今雖臨大難，然國家之報士不可爲不厚也。頡昭非無分曉者，意爲父母之死，以榮可無所遺憾。雖然，予將何若？踐前言乎？則若固，有婦恐卒無以自處也。以是故對於笈雲，常忸怩。

當笈頡之來滬也，其戚友行中頗有知其隱苦者，或洩風聲於其母。其母曰：笈兒非儂薄子，是必安樂。與共而患難相依，理亦甚當然。出入生惺惺，互惜一對小兒女，猶能解脫乎？某公殉國難，青史流其芳，若名臣女才德卓卓者，以偶笈雲，家聲誠有幸。雖然，將何以處？已聘者，使伊父當日不急急爲之計，則良緣

從天上飛來。豈不大妙。使愛才者。果有侍巾幘之實意。雖已聘也。抑又何害。然吾又知其必不能也。必不能。則吾料彼二人者。必各矢其終身不嫁。終身不娶之決心。是與劉氏之宗祧爲難也。果欲成全此事者。非各有讓步。則且成一鵲蚌相持之勢。以吾所見。爭才情也。重交亦情也。笈兒不能自爲主。所可主者。吾耳。吾其置成敗於不論。姑舉笈兒雙娶之議。貿貿然與若家謀之允也。固求之不得。悔也。則免得爲難。卽不允而不悔。惟挺持而不下也。吾心無愧。吾以示笈雲亦足以見吾爲子之苦情。而以絕彼二人之希望也。此意誠善。然若家之應付如何。在劉母心中。且未能預料之。

笈雲已聘之婦。係王姓。亦世家女也。父某爲邑名孝廉。與笈雲之父幼同硯。且並舉於鄉。笈父只一子。王某只一女。締姻之說。蓋指腹以成。非有媒妁者。笈父臨存時。託其子於某曰。此子才調頗不惡。然病有癖性。倘冒瀆者。乞願泉下。諷能恕。則恕之。王父謹受教。語不云乎。知子莫若父。是時笈雲爲婚事。或梗其父命。其父殆逆料後來之變卦。所謂寓意於言外者也。以常情論。王父於此必堅不讓步。天下之爲岳父母者。又烏容其壻之多妻哉。然王某於此則豁達殊甚。謂劉母曰。是何難兒女私衷。余且不願違之。况甘苦與其死生相搏。其不忍割者。情也。亦理也。彼爲名宦。後以名分論。子女居當次。雖然。子只此一女。須試探。以意此終身事也。是時之劉母爲之寬懷者。大半女之意。云何閱者至此。又必起一疑解。期期以爲不可。而孰知男子之有才者。果足以傾倒女子之心地哉。王父旋以劉母意述之於女前。女曰。父而允之。女胡

不甘卽令若行爲不謹女亦無再字之理而况以大節相勗來者哉雖然何物寧馨兒而移郎情若是豈其道韞再世耶余將來必與一決之言時兩頰色微紅某公曰何苦來以父所知才愛才耳烏有才妬才者蓋雙娶之問題至此已得王宅之慨允王母雖略有微詞然實出於愛女之誠今女旣歡笑如常母心何耿耿之有樂哉劉母誠不虛此一行哉

雖然以予所見笈雲韻昭之親事其成功之神速者實別有一絕大之原因在此原因維何卽所謂宦家是也脫非宦家者則居不遠乎親族人言上必有所顧忌且父母死矣之俗行一女更何所適從其不肯者且思以鳩占鵲巢使其女不得自主幸而宦家乃脫離其親族之關係也不惟此也宦之豪者囊橐輒巨萬或爲其姪或爲其弟必攢食於顯者之門則某公死後其後患猶未艾也今且不特宦也宦而至於窮兩袖清風一腔白水論人者奉之爲圭臬曰此好官兒也自其親族視之則亦曰一極黷極蝨之老厭而已以是之故而親族之交際常省并以是故而韻昭之行動常自由自羅難而後則所謂宦裔者一飛之花一飄之葉今夕何夕見此良人有不降心相從者乎雖然韻昭之意良不然以爲父母已矣旣無命之可待所可待者媒妁之言耳予與若相親又誰不知之倘京中寅老有鑒予隱情者爲予一證婚卽非嫡也何害若無證婚者是私適也私適則入門不以正予玷家聲矣是大不可其心中之計較如何而又困於女流不能覩顏以向人感慨歎噓聊以卒歲笈雲亦明知之至於無可慰藉雖朝夕相處幾成爲緘

默之日月矣。

王公既以女意允劉母。且曰：母招笈雲來不信也。予其以真意掬示之。劉母再三謝而去。母既去。王父立作書。大致謂甥與某公女出死入生。交背之誠不祥。雖然。余非食言者。予女更無他嚮者。以予意成議。不可毀。以年齡論。長幼無所謂。嫡庶可也。見字祈速。自計議。即日南歸。萬勿遷延。致磨好事。云笈雲得書。愜意殊甚。將以告頡昭。既而曰：得毋唐突乎。若多心者。稍不如意。則嗚咽不勝。悲感大來。興味殊掃。是不可以不審也。無已。吾其持書以告長者。何如。時開讀梁公某公之通家也。頡昭常往來其家。笈雲因善之。於是持其舅氏之書往。梁公曰：此美德也。予其央家人成就好事可也。不數日。頡昭欣然。允梁公復佐以資斧。令笈雲速裝歸。行有日。具書稟王父。王父喜不自支。蓋不煩笈雲自料行裝。而一介行人已奉命而入都矣。

使者至。曰：奉家主人命。致意某小姐。今而後當爲王氏認義女。薄奩兩副。無所左右也。序長幼以年齡論。頡昭點首示可。頡昭既可之。則笈雲自今而後誠一喜出望外之天地矣。予於此亦不煩再述。蓋笈雲頡昭之若何南歸。至南歸後之若何同嫁。閱書者已可想像得之。同嫁而後相處。若何醋海波瀾。又爲理所必無之事。蓋爲女子者。有一共具之性情。奇妬固有之。然其數實鮮。其不妬而跡近妬者。非女子之善妬也。男子作事。輒喜抹煞。婦人實爲世間第一壞事。若共商也。則習而安之。固無所謂妬焉。且妬婦適於慾。

爲慾而妬。非爲才而妬。若韻昭若王女。皆愛才者也。旣云愛才。復何相妬。則笈雲完娶而後。晝兩樣之眉。其樂更可知也。予豔其樂。予更儀其人。人者。生不慕榮利。動不傲。厮僕居不貪淫慾。惟日日爲唱酬之樂。實天下之奇男子也。惟奇男子乃得享豔福。而享豔福者。又必不爲功名富貴中人造物。生材具有定轍。蓋可知也。

笈雲年近四十許。賦詩酌酒。玩月看花。幾二十年矣。王女名亞雲。與韻昭同庚。後三月而生。乃長之。韻昭爲楊姓。此皆予書所未敘明者。因補述之。

箸超叢刊卷之八

會稽蔣抱玄箸超氏著

胞弟抱時昂孫氏校訂

● 游戲集

● 錢嘲

行素先生好讀書。貧。以置籍。假籍。而供覽。嘗爲書肆。憎中山毛穎。絳人陳元宏農。陶泓。及會稽楮先生。皆欺其貧。而謝交焉。仰天兀坐。昕夕無所舉。孤燈。僧影。四壁爲寒。圖利子憐之。造門而請曰。先生得毋傷。寔乎。僕之友。孔方銅山人也。出其神術。能拯人於苦海中。先生若願與之交。僕請介焉。先生啞然而笑曰。子何朦於常識。而盲於利害也。噫。嘻。孔方之伎。倆吾盡知之矣。目鄙夫爲知己。視廉士若公敵。是其背也。迫國家於瓜分。置危亡而膜視。是其奸也。綠林之客。忽爲封翁。朱衣之子。流爲乞丐。是其幻也。赤心昧於青蚨。白璧玷於墨幣。是其毒也。依守財虜。若長城避窮。措大於歧路。是其狠也。玩意得之者。巨萬。瞬息。竭力籌之者。羅掘俱窮。是其賤也。噫。嘻。孔方之伎。倆吾盡知之矣。王謝堂前。燕子。潯陽江上。琵琶。舊日。主人。翁。今朝。道路。客。孔方之神術。孔方之陰謀也。孔方之拯人。孔方之溺人也。吾寧枯坐愁城。株守寒籬。以無失我。先天賦畀之傲骨。而不能營蠅較。錨銖。以效一般無恥者之所爲。願子休耳。勿復言圖利子。默默無

以應斂容而退。

●擬送項城入瀛臺序

載。活。不。獲。於。其。母。拘。瀛。臺。者。十。一。年。活。死。而。後。囹。圄。花。落。五。年。矣。是。誰。傷。心。人。貿。然。而。來。此。幽。明。相。見。仇。隙。胥。捐。吾。聞。其。抱。頭。而。大。哭。也。顧。那。拉。氏。不。容。嗣。子。而。深。參。刁。奴。此。間。甚。齷。齷。不。堪。解。君。悶。亦。命。侍。者。進。一。櫛。乎。把。酒。問。天。何。如。抉。心。盟。水。入。瀛。臺。者。其。無。虛。此。良。夕。也。嗟。乎。前。車。來。軫。如。出。一。轍。皇。帝。結。果。如。斯。如。斯。堪。輿。家。將。謂。此。瀛。臺。何。

●猿世界記

地。軸。之。東。有。龍。國。焉。相。傳。黃。龍。氏。得。虎。氏。輔。翦。除。野。俗。於。四。千。六。百。有。九。年。之。前。立。萬。世。基。業。龍。子。龍。孫。世。世。得。保。其。國。土。凡。蠻。夷。之。種。皆。不。得。一。逞。積。年。既。久。龍。失。其。真。虎。之。權。漸。集。蓋。後。此。數。十。年。龍。之。爲。龍。不。過。爲。虎。作。俵。而。已。虎。懼。己。之。不。足。以。爲。龍。敵。也。復。廣。延。梟。獍。之。種。以。置。龍。龍。既。敗。梟。若。獍。遂。貪。索。於。虎。虎。不。得。已。割。龍。之。土。地。以。爲。報。酬。梟。獍。之。具。梟。獍。既。占。有。龍。土。並。視。虎。之。不。利。於。龍。也。迺。率。其。羣。醜。以。環。擾。龍。穴。者。數。千。百。年。其。勢。力。漸。大。而。龍。之。聲。威。日。以。替。蓋。自。龍。穴。失。守。於。獍。種。而。梟。亦。爲。獍。翦。食。矣。獍。既。得。龍。穴。夜。郎。自。大。以。龍。子。龍。孫。之。無。資。格。也。牛。馬。視。之。並。勒。令。除。龍。之。本。相。越。二。百。餘。年。有。龍。之。遠。孫。自。異。國。歸。痛。龍。祖。之。不。享。也。申。九。世。復。仇。之。義。以。驅。除。獍。種。未。幾。而。龍。子。孫。之。不。肖。者。復。舉。龍。之。國。土。以。委。

之於猿。是猿也。亦龍之子孫。而曾爲獠之心腹者也。至是而龍國遂成爲猿世界。箸超曰。世之人不見夫猿戲乎。鳴鑼也。戴假面具也。炫旁人之耳目。而其穢形則卒不可改也。至於世界而爲猿。則是猿也。亦不過串幾本戲。而欲以龍國之精神飾猿之穢形。理必不可。吾知猿之欺龍。將必甚於獠。而龍子孫之受累。伊胡底焉。痛哉。

●二海記

三海袁氏之所經營也。或曰魯隱之菟裘。或曰董卓之眉塢。以予觀之。腓肉未生。雄心不死。氣居體養。龍蟠虎踞。殆帝王居也。宋案發生而後。袁趙構惡。公憤大張。討逆討逆。聲震全國。袁既得所。趙不自安。乃率眷而匿於三海。賊心雖狡。法理不磨。一紙文書。飛來提訊。由是帝王居一變而爲待質所矣。借款既成。外蒙不保。外交亡國。陸徵祥危矣。效趙氏之故智。攜眷屬以同來。偌大宮園。僅容逃犯。由是待質所又一變。而爲遁逃藪矣。嗟乎。陵谷變遷。古今同吊。曾幾何時。而滄桑遞嬗也。旁觀者清。當軸者其果昧乎。吾不禁爲三海悲也。雖然。虎負嵎則莫敢撓。蛟縱壑則不可制。袁氏亦已老矣。斷頭空有臺。除奸豈無手。袁氏將與三海終古乎。而其眷屬乃以回籍請急。流勇退丈夫。果智不若兒女也。今而後人去。帷空袁氏。其何以堪此。

●黎文秀脫籍仿八股體

脫籍而天下知、非黎氏莫屬也。夫世之脫籍者多矣、何異乎文秀、文秀之貴、貴以夫也、然則舍黎氏而又將誰屬歟、世嘗謂平康之墮也、卒無超升之一日、此老大之悲、所由擲其檀板也、乃小女子實命、不猶飽受風塵之苦、而大都督心花怒放、突來月旦之評、鵠龜之身價、已償卽皮肉之生涯、永決誰謂、火坑之中、必無青蓮耶、』原夫文秀者、』桃葉渡頭常尋流水、本爲沽酒之女兒、胡天阨我以鬻女之遭、燈影淒其、未果、乃翁之碩腹、從此枇杷巷裏、遂證因果於三生、』荔枝江上、遍訊陽春、夙負爛污之盛譽、蓋天付我以媚人之骨、桃花色相、堪撐偷漢之門楣、而今楊柳樓前、常貢妖淫於一笑、』此文秀之所以爲妓也、獨是其貌不颯、其頭右偏、面目可憎、語言無趣、歡未博、夫公子挑燈、枉數金銀、怒時觸夫、鵠兒罰跪、猶批玉頰、十二萬之售價、癡想克琴、振貝子之恩情、寧無翠喜、獨文秀則三吊錢、儘可一夜走販、擲揄半文兒、且待數天姊妹、非笑薄命之嗟、奚必盡爲紅顏耶、然而瓦有翻身之日、天無絕人之路、華奴媚子、買取春草之名、壓寨夫人、本是桃花之相、蓋自有大都督之青眼、而文秀遂爲西子矣、而三千金之豔事、乃出現於共和世界矣、』老夫閱人多矣、妙人兒無過卿卿、不辜兩字芳名、果然文秀、我爲汝神魂顛倒、徵尋兩意、於巫峯、然而竊玉青樓、每懷鬼膽、聽門環一振、疑有人來、於是裸體兢兢、藏匿於牙牀之下、』賤妾賣笑久矣、買笑者殊形落落、何幸半生豔福、修到元洪、彼與我媚態橫生、播種風流於鄂渚、爾乃藏嬌金屋、大慰儂心、向牀第雙飛、歡呼卽罷、從此人言藉藉、沸揚於報紙之間、』所求諒者、半箱羅帕、鼠嚼未殘、妾本

人盡夫也。此時園李任攀，莫謂尊由自作。所不逞者，一柄屠刀，牛全不解。君其猶有兒乎？他日牆茨與，謗尙其稍蓋吾愆。嗟乎！聽鼓鼙之聲，風流夢繞，捐鬚眉之氣。兒女情殷，吾爲妓女幸。吾更爲都督惜矣。

懺悔衆生偈

我佛慈悲，具一切志願。除一切魔障，凡斯衆生。聽吾言道，上帝生人，不喜不怒，不樂不苦，不榮不賤，不豐不膏。有此形體，享此幸福。乃爾衆生，心爲形役。喜者常怒，怒者又樂。樂者常苦，苦者又榮。榮者常賤，賤者又賤。豐者常膏，膏者又膏。禍由心作，邪由幻成。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乃爾衆生，不知自過。軒首長吁，怨望不已。謂佛慈悲，儘不可恃。佛聽爾言，佛動佛怒。爾衆生不知反己，專制之欲，流遍神州。一滴楊枝，不足澆洗。爾衆生不慎選舉，地方分崩，必有禍首。元惡可懲，殲戮易易。爾衆生縱容爲患，國是大難。匪伊朝夕，未雨綢繆。古言可範，爾衆生辜負監督。高車大馬，充道盈衢。纍纍之印，若若之綬。爾衆生無力提負，凡斯因果。於佛何咎，佛不爾責。爾乃佛譴，觀爾衆生可笑。可憫我佛慈悲，無絕人路。如許衆生，一可造爾衆生者，其來佛前，佛不咎爾。更爲爾禱，爾今而後，無負大造。各盡責任，屏除煩惱。偌大衆生，金山可倒。偌大衆生，海水可涸。偌大衆生，匯爾毅心。併爾決心，專制可掃。國是既定，地方以奠。若榮華者，泡影曇花。至不可恃。告爾衆生，勿豔勿歆。告爾衆生，勿謀勿戀。其聽佛言，勉贖前愆。佛無他語，爲衆生懺。

狂賊傳

狂賊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氏。好犯上。行不知檢。一拂其意。旨則拳足。交加族里。咸惡之。因錫以是名。狂賊亦自知之年三十。犯法行爲不勝數。而法庭無逮之者。然其天良發現時。待人接物。又非尋常。市小惠。布小信者。所可比擬。以故族里雖惡之。而不以爲苦也。家居僻陋。從未聞世事。一日約數友。就城市。飲行經古剎。遙見佛殿中。男女老壯。環坐聽講。其一人則登臺指畫。時而長吁。時而痛哭。狂賊以爲佛弟子之說經也。屏息往聽之。其言曰。中國現象。舉國若狂。苟不振興。亡將無日。言已作流涕狀。蓋是日邑人。生爲路政。開大會也。狂賊一經觸目。頓覺心神恍惚。百般惱悔。都從毛孔中一一瀉出。前時之洪聲豪氣。不可抑制者。至此已消磨殆盡。既而歸。晷則廢食。夕則廢寢。恆咕咕自語曰。以吾一狂。猶足爲害於一里。中國人民不知幾萬萬。盡國人而如我焉。是僅有爲害之人。將并受害之人。而無之更無復望有人之除害也。今欲除害。請自隗始。自是力矯前弊。不復如前此之洪聲豪氣。旁若無人。顧平昔少知好。無汲引者。而狂賊卒不得有所建。白滿鼎革。不知所遁。

箸超曰。人之所貴者。天良耳。苟有天良。則平昔之爲。桀爲紂。不足校也。狂賊之爲。害族里。盡人知之。而天良固未泯也。惟未泯其天良。而狂賊遂有轉移之一日。吾獨慮夫。一般蠅營狗苟之政客。平昔所作。所爲。未必有狂賊之表暴。而其天良。則漸滅殆盡焉。吁。

●五官解

五官所以運人身。其忙也宜也。耳之於聲。辨清濁焉。目之於色。分邪正也。口之於味。審美惡焉。鼻之於息。判香臭焉。心之於事物。知覺其是非得失焉。司聽司視。司出入司呼吸。司感覺其忙也。正當之職。守焉。良善之作用焉。然吾見夫有五官者矣。忙其所忙。非吾所謂忙也。民有呼籲充耳若勿聞。民有艱苦蔽目若勿見。民言淆亂。民氣囂張。民心機械。變詐無所不至。從未判斷而防止之。失五官本來之作用。闕五官未有之幻境。是徒藉五官以佐一官之鬼蜮伎倆焉。吾得而列舉之。見權貴則曲意承順。見優缺則祕密運動。見賄賂則百計攫取。獐頭鼠目。工於趨避。獨具隻眼。伺隙而動。是目忙也。燕遊曲院。喜聞絲竹之聲。危坐舞臺。飽聽京秦之曲。兼收南腔北調。不厭夫褻語淫詞。是耳忙也。一股食肉之氣。萬年天子之歌。海錯山珍。必萬錢而下箸。是丹非素。悲世事之失真。是口忙也。對於上則惟恐鼻息之難仰。對於下則惟求鼻孔之一氣。不辨薰蕕之異。將爲臭味之投。是鼻忙也。以言其心術。則更有不可思議者。夏鼎不能綜其形。秦鏡不能測其奧。其險巖也。如蜀道。其柔軟也。如吳綿。至於一好惡之所施。一德怨之所出。則又蜜其腹而劍其腸焉。是心忙也。忙者不自知其有五官也。而一忙若是忙。其忙者且更有種種之五官忙。以自忙其五官焉。然則彼之五官忙矣。而我之五官將欲求閒。更不可得焉。吾言至此。吾唯一笑置之。

●沈佩貞訴呈書後（原呈見四年六月二十號申報）

由大鬧菜館而大鬧公館。由大鬧公館而大打官司。豪哉英雌。法理將何以處之。余於此服沈女士焉。女

士之呈文。綜七百許字。橫橫派派。斯斯文文。辯辯駁駁。扭扭捏捏。真所謂無微不至。無美不搜。余雖不獲親見。其援筆之狀。奚若究竟有操刀者否。未敢斷爲沈女士親筆。然以理推之。女士堂堂爲英。雖安有數百字。尙須呼將伯於他人者。當爲女士之親筆無疑。況以文法論。卽肉麻女士者。爲之亦未必曲折如斯也。女士以爭參政。故毆辱宋教仁。區區汪彭年。所謂蝦鬚之尤者耳。不幸遇一橫縫。而出之。郭同遂以被傳女士爲臉面計。乃不得已而爲此。不然女士在京都中。亦繁華史上得有立傳建祠之功者。何暇而及於文字。又何暇而與汪彭年郭同輩爲難。所謂爲臉面計也。正惟其爲臉面計。而乃有此妙不可言之呈文。一則曰文明。再則曰自愛。三則曰名譽。爲第二生命。誠然誠然。女士爲女界之卓卓者。斷無不文之理。斷無不自愛之理。亦斷無不以名譽爲第二生命之理。凡爲女子者。以女士爲圭臬可也。亦以女士爲表率可也。以女士爲圭臬。爲表率。而后無一女子不文明。不自愛。不以名譽爲第二生命。無一女子不文明。不自愛。不以名譽爲第二生命。而后無一女子不鬧菜館。大鬧公館。大打官司。際茲國家無事之秋。國之人正在酣夢中。震焉而不知驚。推焉而不知醒。有女士輩以大鬧之天崩海翻。不幾令睡獅蹶然而興乎。是則女士之呈文。既爲保障女子臉面之籐牌。而亦導引國人趣味之藥石也。將來民國新列女傳中。其必有一角之遺傳乎。或曰是呈也。姓劉者爲之。余未之敢信。姑存其說。以俟詳攷。

●國恥箴

城下之盟。隱忍而受之。國恥遂喧闐於南北。中國將有可爲乎。莫謂無好男兒也。然而朝仍粉飾。懶爲補苴之謀。野競囂。空有亡羊之嘆。雖痛自振作。曾見諸明文。我仔肩狂騰於庶口。亦曰政府則未能免俗。庶人則故與爲難。核之國恥之真義。殆兩無當焉。以余思之。破碎河山。甯非漢物。清平世界。盡被奸謀。舉一當以反三。可一而不能再。如大言之不作。必來日之大難。須知對外之方。重在實力。強國之道。不外民情勾踐。沼吳。生聚。繼以教訓。劉邦滅楚。國仇亦召人心。苟競。驚於空談。又何裨於國。是斯則臥薪嘗膽。英雄本自有真。雪恥報仇。人民當知所反。不謝匹夫之責。乃爲國恥之箴。箴曰。我有一言。大告國民。農工商賈。仕宦縉紳。蠲除私見。洗耳靜聽。五月九日。含冤莫伸。自古有幾。城下之盟。凡有血氣。莫不生噴。前除國恥。上下同聲。以後種種。如今日生臥。薪嘗膽。茹苦含辛。滅此朝食。欲得甘心。舉國之內。激烈無倫。願諸君子。認乎其真。

●英雄美人學者之比較觀

予友虛舟。大文豪也。常曰。世界上最有魔力之人。約可分爲三種。卽英雄美人學者是也。之三種人物。一生於世上。必與國家之治亂。世道之興替。有關。不觀劉邦項籍。李元璋。拿破崙。成吉思汗。乎。絕世之英雄也。然而一上舞臺。幾於天昏地黑。又不觀褒姒。妲己。西施。武曌。楊玉環。張麗華。乎。絕世之美人也。然而一嫁丈夫。便爾傾城傾國。他如民約論一出。惹起全球革命之潮。進化論告成。激起人羣競爭之禍。

是盧梭達爾文明明造孽也。以是言之。此三種人物之魔力。具有旋轉乾坤之力量。佛說不可思議。其在斯乎。雖然之三種人物。其魔力之大小。亦有比較。英雄之魔力。恆不及美人。英雄者。美人之犧牲也。故美人之魔力。常足以支配英雄。英雄之魔力。又不逮學者。英雄者。學者之芻狗也。故學者之魔力。常足以運用英雄。是故美人學者。世界上至祥之物也。英雄者。世界上至不祥之物也。美人如景星如卿雲。學者如春風如化雨。不出世已爾。一出世便有許多好文章。英雄如烈日如迅雷。如寒雹如嚴霜。生於世上。寧無用處。但是二字出現。實實不祥。我不願天多生英雄。我但願天多生美人。多生學者。庶足以範英雄而造時勢也。

●過癮說

金風狂嘯。木葉落。人生百年。一忽忽。熙來攘往。胡爲者。春夢一場。突且兀。有手有足。有胸世界。無非我所欲。諸君聽我過癮談。千年慣例。釀亡國。非躬自薄。厚責人到。得癮來。仙亦俗。煙禁四懸。無法開燈檢點。行李暗渡。春申吞雲吐霧。一榻橫陳。是過煙癮也。阮囊羞澀。鴛鴦龜斥。溜到車場。廣收春色。聳肩揆身。睨目掀鼻。是過色癮也。席豐履厚。尊嚴體態。高坐堂皇。閉門自大。詔爾僕役。老爺太太。是過官癮也。哥也。律師弟也。博士三載出洋。一生名利。東借西貸。文憑一紙。是過畢業癮也。選舉揭曉。名落孫山。招集無賴。秘密攀談。開口秩序。閉口治安。是過議員癮也。戒嚴期內。箝口橋舌。天下興亡。匹夫何責。黑夜狀頭。相與太

思是過愛國癡也。黃袍一襲，皇宮三海，文武兩班子孫，萬代斬予區區野心百倍。是過皇帝癡也。一付眼淚，我爲蒼生如謀國，是如抱不平，叫聲元帥心癢不禁，是過總統癡也。屠戶心腸，剖子身，手懸賞緝拿，務獲嚴究，軍事文書東張西候，是過殺人癡也。世情洵淘，人口悠悠，何德何怨，予取予求，幾句諧語，聊寫我憂，是過罵人癡也。癡乎癡乎，其亡中國之導線乎。余嘗推之癡字，从疒，从隱，疒者疾也，隱者人之隱，私不可告人之事也。盡人而有疾，非病國而何。至於有疾而復犯隱，私真不可救藥耳。烏乎過癡。

士說

日必五斗酒，夜必三尺劍，往古來今無足當意。萬鍾於我何加焉，千金於我不揮焉。氣不可一世，文能萬言，此豪俠之士也。吾愛之。讀聖賢書，所學何事，不奪於大節，不凋於歲寒，可戮而不可辱，可死而不可移，事業與日月爭光，姓氏與河山並壽，此節義之士也。吾敬之。若夫懷才不遇，目擊時艱，熱心熾於中，藏意氣溢於言表，世濁我清，之憾香草美人，種豆落萁之歌，酒後耳熱，頓足起舞，奮袖低昂，此牢騷之士也。吾悲之。至於貂裘寸敝，鷄衣百結，權受嗟來之食，伺候飯後之鐘，彈吾缺以求魚，吹窮簫而乞食，范叔一寒至此，顏子之陋何如此，落拓之士也。吾奇之。

五色人心說

急公愛國，見義勇爲，熱溢於胸，電激於腦，犧牲個人之權利，經營公共之事業，若而人者，吾知其心必赤。

也。狗苟蠅營。惟利是視。目光如豆。銅臭埋身。破人家產而後快。腴民脂膏而不惜。若而人者。吾知其心必黑也。虺蜴爲心。豺狼成性。口蜜腹劍。射影含沙。言笑爲禍。孽之媒。肺腑實刀劍之窟。若而人者。吾知其必青也。初脫黑籍。又入醉鄉。迷戀花叢。沉淪竹戲。除酒色外。無天地除歌笑外。無日月。若而人者。吾知其心必黃也。高尙其志。廉潔其身。探首陽薇。栽先生柳。一介之取。與必慎。萬鐘之禮。義必辨。若而人者。吾知其心必白也。夫中國人口號稱四萬萬。去半數之女子。男子僅二萬萬耳。之二萬萬之男子。赤心者不過十之一。而心地坦白者。且并十之一。而不足焉。處五色國旗之下。而有此五色人心。多寡之不同。國之不亡。將以何待。

●賀褫革諸軍官文

軍官犯法。例當褫革。吾無咎於當道也。當道能賤人。必先能貴人。吾爲賤人時之當道。想吾不能不爲貴人時之當道。轉一想。吾爲貴人時之當道。轉一想。吾又不能不爲褫革之軍官。轉一想。富貴浮雲。功名泡影。軍官不以爲意也。一年之前。劈頭一命令。曰某某授某職。妻榮子貴。樂陶陶也。一年之後。劈頭一命令。曰某某犯某法。其妻若子。何以堪。此乎受之者。有榮枯之感。施之者。卽有今昔之傷。吾知賤人之當道。必倅倅。軍官之負心。不已敢爲當道。告刑賞。不可濫也。又爲軍官慰蒙古王公。員勒未聞取消也。而財產性命。已爲當道所斷。送援人自忖。叨福良多。諸君爲他日亡國之大夫。何如爲今日褫革之官吏。爰本是意。

爲諸君之褻職。恭喜。

●五萬元之辦公室

南海袁氏辦公室裝飾品須五萬元以上。論者多議其華而奢。自記者觀之。則不足以訾袁氏也。富室嫁女妝奩之費。有豐至十萬百萬者。其陳設即在區區之洞房。以袁氏之辦公室衡之。則渺乎其小。民間何豐而總統何廉也。妓館著名者。有銀盤金盤之設。一零星之器皿。價值或須萬金。以五萬元均之。則總統之辦公室。僅值妓館之器皿。五妓館又何奢而總統之辦公室又何其陋也。况乎袁氏薄於己而厚於人者。也京城內外之軍警。頒給餉兩個月。款須數十萬。不見有鄙吝之態度。至於辦公室之裝飾。吾知五萬元之報銷。入於袁氏之耳。袁氏必作色曰。現在庫帑奇絀。是何奢且侈。一若此五萬元之費用。僅爲奉承者之主張。而非袁氏意旨之所贊成者。况乎袁氏薄於供奉一己。而厚於顧全大局者。也。殺一宋教仁。不惜三百五十萬。以厚糜之。至於辦公室之置備。祇費殺人之數之七十分之一。以萬民之元首起居。且不求其適。而論者猶交譎之。井蛙豈天抑何可笑之甚也。古者帝王之居。滿儲珍寶。即以清宮論。其價值不知其億兆京垓也。區區五萬元省之。無可省。吾甚多袁氏之愛國而體民也。論者曰。子誠袁氏之辯護士哉。他日臨時政府之用度。有爲國民所不信任之多數。款子須節節說明。以釋國民之疑焉。余曰。唯不敢辭。

美人與魍魎

春風滿面一笑傾城。噓氣亦香。髮光可鑑。名花遜其嬌。明月滅其彩。是美人也。公子王孫。爭擲纏頭樂至。樂矣。或金屋以藏。或金屏以貯。有嗤之者。且絕踞而惡聲矣。然而好事多磨。牀頭金盡。雅興既殺。悲感大來。潘妃侍席。俯眉不舒。貂姬勸飲。醇醪亦濁。爲問斯時之公子。王孫視美人焉。與魍魎有以異乎。殆無以異也。美人乎。魍魎乎。美人自美人。而魍魎自魍魎。何前妍而後媿也。此非美人之能爲幻術也。乃公子王孫之心理爲之也。有議者曰。子了僧也。清淨之門。不導色慾。子亦知之乎。噫。予豈僧也哉。予之所以僧者。以萬事之已了也。品花題柳。刻翠雕紅。予未僧時。且慣爲之初也。流連忘返。及覺悟而噬臍。已晚矣。天下惟過來人能道真心事。爰爲愛花者告之。子何嘗也。(以上文以下詩)

豔情歌集古句

八方定位開坤卦。(柳宗元龜背戲)牀頭怪石神仙畫。(張蟻贈鄭明府)畫閣輕寒繡被溫。(陸游春寒)閉門旋了和詩債。(陸游春思)杏花消息雨聲中。(陳與義懷天經智老能者操舟疾若風)(杜甫觀打魚)細數落花因坐久。(王安石北山)月輪移在上陽宮。(杜牧洛陽秋夕)門外一溪清見底。(陸游飲牛歌)野綠全經朝雨洗。(白居易五鳳樓)柴扉水際晝還扃。(范成大送聞人栢鄉赴銅陵)味道固應甘若齋。(吳芾錢廣文采芹亭)一花兩花春信回。(陸游梅花)春田可耕時已催。(韓愈分司東都感春)

夜深忽夢少年事（白居易琵琶行）小院有門紅扇開（溫庭筠吳苑行）白浪翻空動浮玉（蘇軾潤州甘露寺彈箏）谷中答響飄新曲（楊繪）紅顆酸甜只自知（杜甫摘荔枝）尙愛此山看不足（蘇軾游道場山何山）上到青雲穩着鞭（白居易敏中新授戶部員外郎）中流簫鼓振樓船（韋元旦興廢池侍宴）滿隴白雲耕不破（管師復）江南春盡落花天（田汝成嘉興晚發別陳子常）重簾不捲留春久（陸游戲作長歌）江州司馬平安否（楊巨源寄江州白司馬）一犁春事最關情（元好問久旱得雨）雲雨從來翻覆手（蘇軾次韻三舍人省上）春衫初換麴塵羅（陸游鷓鴣天詞）分得春光數最多（溫庭筠牡丹）吞若雲夢者八九（司馬長卿子虛賦）三十六湖春水波（謝應芳送李彥明歸高郵）紺園遇兩琪花潤（項忠靈光寺）書生膽氣有誰信（徐鉉送黃梅江明府）一年芳草夢中人（張九一寄弟）洞門花霧紅成陳（曹文晦桃源春曉）遮莫鄰雞下五更（杜甫書堂夜飲）老人無睡到天明（劉禹錫酬僕射牛相公）夜長枕上揚州夢（張天錫客懷玉山）贏得青樓薄倖名（杜牧遣懷）

●次兒應相壻歸作羞縮態賦此

而今存記是新郎。妃色紗衫半截裝。羅扇姑姑描蝴蝶。緞鞋姊妹繡鴛鴦。除非斷送老婆管。敢是瞎呼丈母娘。底事回來無一語。惹人肚裏費平章。

●鄉有蕙者新婚後一日

妾年二十郎十九。妾性風流郎長厚。春宵刻刻值千金。到得雞鳴眠不久。好事毋教一度虛。孤衾怎奈五更守。爲郎憔悴已多時。郎勿忍心呼罷手。

● 讀隨園詩集

巴不得風流有錢萬。事休文章無定價。但看女兒喉。

● 入新嫂房中

一竿紅日欲西垂。課罷閑行闌繡帷。不見哥哥聞嫂嫂。紅羅帳裏喝聲誰。

● 從父新甫有河東癖而督課苦嚴戲改唐句

讀書真苦惱。日日聞號叫。簾前咳嗽聲。鞭落知多少。

● 嘲嗜雅片

拚將精血伴燈昏。顛倒陰陽不必論。枯臥生涯疑似鬼。問誰夜裏有乾坤。不醫口渴不充饑。贏得平生氣力微。敢是兩肩能負重。脊梁高聳晒蓑衣。煙灰多少費思量。擱却新槍弄老槍。只有五更消不得。要茶要水一聲娘。芙蓉帳裏芙蓉燒。不管閻王舉手招。怕是文忠遺烈在。老來一例犯明條。

● 狹巷書所見

只爲聰明反學癡。桃花門畔動遐思。有時粉蝶牆頭過。一點春心不自持。
半是無心半有心。柴扉啓處立亭亭。冷風吹到姑姑未。一笑嫣然戶已扃。

●詠乞丐

草鞋破衲上禪扉。日出上街夜靜歸。肉骨未將窮腹鼓。蝨蟲徧效落花飛。
東南西北四條路。春夏秋冬一條衣。莫向王侯門外過。一聲狗吠張狐威。

●西湖打油詩

帖對湧金水。一渦游人齊唱莫愁歌。阿儂不像鹽嫖醜。落得賣舟載哥哥。
一手茶壺一手杯。拋將餘汁搗香灰。瓜皮船小盪流甚。仔細東風順水推。
進香天竺趁新晴。齊向茅家埠口行。唧唧咕咕爲甚事。滿船風送念經聲。
儂家今日最魂銷。不上鵲橋上斷橋。終究楊花少主意。船來船去最無聊。
一羣浪子出城隈。側目一回笑一回。那個人兒何處去。掉頭趣向北關來。
聞得荷花陣陣香。幾回摧折妾肝腸。郎心似否蓮心苦。從不貪眠趁早涼。
慈航生日渡湖心。半點紅塵不許侵。乃有吳儂長禮佛。檀香一炷拜觀音。
湖邊何地最清幽。淨寺鐘聲繞渡頭。莫道比丘無豔福。西施夜夜入雲樓。

殘殺同胞建異勳四公祠宇煥丹青青年廟食知陵替主義何堪種族明
家住湖濱西復西鳳凰巢下一枝棲生來不識西湖好偏愛蘇堤與白堤
擊琴更鼓起重關多少游船晚未還江上看潮湖看月大家同上鳳凰山
桂子香濃八月中一篙軟浪趁西風南山栗子剛成熟宋嫂魚須問釣童
花滿長堤月滿亭懷人一曲有誰聽可憐陰帝欺人甚不令早生抱小青
香山題詠已離奇更有東坡買老癡笑煞人家桑梓地要他白送詩和詞
人說西湖清復清本來言外有知音試看和靖最奇節猶與梅花鼓瑟琴
夜游恰與時相宜昏暮何人不徇私試向湖心亭畔泊一重世界一琉璃

●書鄉童扇頭

本支十八世老住鑑湖濱有婦爨且織有兒讀且耕浙浙西風緊唧唧蟲語清
阿爺曬稻束阿媽念心經雲浮香爐峯日照會稽城此是安樂鄉百年不遇兵
勸君移住山陰道有山有水有園林

●讀史兩首

漫道先知覺後知躬耕本以待明時樂堯樂舜假行徑就桀就湯真面皮我豈樂爲王者佐翻然改計帝

之師。倘生四千餘年後。也可手搦都督旗。

言念舊君。淚自揮傷心。探盡首山薇。朝朝木主無羹飯。苦苦忠臣有是非。一語無用參至理。二君守恥在玄機。承疇絕粒何常死。奚必單爭飽與饑。

寒山寺改唐句

雪壓江楓別有天。黃鬚碧眼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汽船。

有既拆而復妍者改唐句

今朝又入此房中。舊恨新歡一萬重。舊恨不知何處去。新歡依樣浴春宮。

新貴人

龜靈呵護綺羅身。藍頂花翎寵命新。不是少年富。仕學華宗世襲緣。頭巾。

鄉婦有夢夫應試不能完卷者戲代句焚之

陰陽夾張紙。夾帶良可恃。窗下舊工夫。焚奉故夫子。多少讀書人。盜名以欺世。但願爾來生。滿腹儲經史。

服鬱金書感

去夏抱心疾。鬱金如神丹。今夏抱心疾。鬱金如神奸。方知外感殊未可。一例看天機。本活潑刻舟求劍難。善乎古人言。猛當濟以寬。荆公禍宋社。一部老周官。

●讀史兩首

春秋本是爛朝報不到千秋無定論人說項王弑義帝調查直欲起王孫
南陽經濟屬明時一乘丹心酬主知成敗本非所逆料笑他讖語拜軍師

●觀洛陽橋劇

將軍一醉別紅顏香火萬年抱痾涼爲問江潮滾滾裏龍宮可有寵恩頒

●題陳默子天涯覓食圖

生無千古憂乃憂晨與昏生無澤物力乃望人施仁自笑亦自鄙既笑還復嚬百年三萬場何者眉頭伸
從前度一歲芙蓉須千金今茲度一日粒米席上珍坐槁理或無何以慰家人登山苦不堅奔波聊葆真
日月現慘淡風雨鬱艱辛恐緣九食例便不支三旬

●自嘲示內子

錯看老成人翻疑世外身詩書都累我鹽米卻輸卿來日不知短前頭原是貧閉門香滿屋爛醉養天真
●聞京中某鉅公夜半獲賊釋而賓之爲晉一解

寒燈繡榻綺羅茵欲借公餘養玉神一半朦朧一半寤不驚奴僕不驚鄰原來梁上之君子忽入幕中爲
大賓未必掄才捐等級官家歷史多恩人

●海上偶書用劉夢得烏衣巷韻

自由女子戀春花。一覺醒來日已斜。趕叫梳婆整亂髮。姍姍走入線頭家。粗通文士筆無花。強學題詩字半斜。偏有一般明盲目。恭維他是大文家。

●參政程樹德呈請恢復科舉制度感賦

漫道科名不值錢。堂堂參政奏君前。滿清政策多亡國。第一腐儒生活捐。文運天開燃死灰。我儕希望是爭魁。一齊收拾筆和墨。爲待宗工隻手裁。

●越俗多早婚感賦

十歲兒童乳口黃。啼啼哭哭做新郎。夜來那曉琴和瑟。逼着新娘乞奶湯。誰家少婦不青春。父母緣何不諒人。這小兒童懂什麼。正天猶自弄泥神。

●戲妓

笑靨生成百媚姿。香軀憑着媪肩持。鴛衾多少溫存語。不是媽呀定是兒。非關顏色重傾城。裝點胭脂十二成。生怕有人說憔悴。時時對鏡看分明。百姓家上注姻緣。張趙李王都有錢。怪底楊枝無管領。今年搖曳似前年。徐娘手韻狗風騷。扮作雛姬態更妖。欲借芳庚輪指算。從無花信度紅橋。

●海上新竹枝詞

幾條馬路幾條河人往人來阿要多借問臺基何處有紅頭嘴裏唱山歌
小店開張只半年十年紀念飄紅箋只因存貨無多者特別放盤廿一天
玉簫巷裏路三叉青竹籃兒棉布遮問道姑娘梳洗未今朝幾朵白蘭花
阿儂生小本姑蘇板要人家拆爛污尋個開心真寫意原來嘴硬骨頭酥
租界繁華不必論電車軌上半王孫阿儂別有銷魂地走到湖心夜已昏
一覺醒來日已斜紅條請客是誰家年來人叫喪門鬼莫玩清和錦繡花
尋到西來又到東渾身兜搭是尖風諸君可曉儂心急夾着腿兒跑路空
向來噉飯是洋行那曉開心也改良愁殺英俄德法美大家沒個好收場
我爲衆生無量悲鼓吹新劇幾心裁如今男女合演者敢是西洋學得來
男善信女抑何多紅廟馳名香火窠畢竟神靈知道未阿奴心事騙公婆
早來雙手不空空一把蒜兒一把葱頭上青天脚下地銅錢個個要抽豐
滿街油火近重陽機戲堂名熱鬧場兩個銅元算起碼聲聲叫賣熟良鄉
諸君預備七錢三道是梅郎出燕關我有一言須記取美人雅愛少年顏

年來運氣實蹺。打算一泡。蝕一泡。沒有東西作抵押。何如星火一顆。燒偵探心計。最好刁吃倒王糧。造謠一酒。一和嫌價貴。夜深偷渡帶鉤橋。不管有錢沒有錢。青灰花緞鑲絲邊。可憐一幅春江畫。總是男人吃眼前。失火原來怕旱冬。五更飛到警人鐘。輪聲軋軋前行急。道是捕房出火龍。春林斜對百花洲。香粉胭脂冰雪油。莫道里名是畫錦。西山日落出風頭。邪妻蕩女滑公郎。第一妖魔五劍光。尺單單算瞎數志心朝。禮夜來忙一半。開通屬我曹。讀書不怕是監牢。幾多功課都無趣。奴是誠心學體操。

●觀前本孽海花作

青樓佳麗垂青眼。一眼看定大修撰。推食食之解衣衣。栽植少年登仕版。少年何人。世姓洪。本是江南孝廉公。只爲他人作嫁衣。冤家狹路。忽相逢。相逢况是舊相識。長途款款非羈勒。一半愛情。一半憐。傍有老人長喋喋。老人誠篤實。堪欽答救書。生大義。明大難。不死有後福。心直口快。不留情。那個人兒。忘不了。勸君總是回頭好。賣笑之人。值甚錢。信口開河。雞龜搗阿儂。身手工琵琶。阿儂生性。非楊花才子。佳人同一哭。鴛聲。噓笑。老人家。深情厚情。剖陳久。老人聞言。頻點頭。首道是歌場之完人。歸歧叮囑。毋相負。迷香洞裏落花天。公子王孫。着玉鞭。一連幾月。幾時日。窮生依樣擺瓊筵。姐兒總是愛俊俏。搗兒總是愛錢鈔。房飯。

燈。火。要。開。銷。吩。咐。龜。兵。褫。衣。襖。那。曉。姐。兒。心。計。深。金。錢。倒。貼。意。中。人。阮。囊。奚。必。終。羞。澀。嚇。得。龜。搗。汗。涔。涔。
 真。揚。而。眉。吐。而。氣。秦。樓。不。是。久。居。地。春。風。得。意。送。鵬。程。儂。有。一。言。郎。須。記。郎。是。異。路。慶。重。生。郎。有。健。筆。可。
 凌。雲。三。百。贖。儀。成。小。別。祝。郎。高。中。盼。佳。音。可。憐。假。玉。倚。香。者。那。禁。驪。歌。促。戎。馬。此。後。肝。腸。都。付。卿。我。莫。鰥。
 時。卿。莫。寡。一。聲。珍。重。淚。交。流。郎。行。已。遠。奈。何。愁。陌。頭。柳。色。誰。管。領。不。是。杜。門。死。不。休。皇。天。不。負。人。心。熱。金。
 鑼。報。到。一。甲。一。莫。道。瓦。無。翻。身。時。天。子。門。生。是。路。乞。姐。兒。聞。信。驅。瘟。神。搗。兒。聞。信。懺。前。因。偏。說。貴。人。是。坦。
 腹。狀。元。丈。母。結。新。親。一。草。一。木。根。於。土。著。綠。休。忘。槐。花。樹。儂。替。情。郎。一。一。維。恩。人。還。有。周。老。祖。專。差。請。客。
 老。人。來。手。拄。藤。杖。顛。巍。巍。聽。說。書。生。占。鰲。首。涎。花。濺。逐。笑。顏。開。商。量。應。是。貴。人。眷。大。家。不。把。故。鄉。戀。一。手。
 提。囊。一。手。箱。晉。京。暫。住。長。發。店。老。人。非。以。市。前。恩。老。人。祇。以。介。新。賓。囊。得。情。書。兩。三。頁。料。他。意。外。看。分。明。
 擡。頭。一。隻。勢。利。狗。面。是。人。時。心。是。獸。三。春。之。雨。六。月。霜。猶。把。前。情。說。些。透。拒。料。彼。儉。非。故。吾。忘。恩。負。義。枉。
 號。呼。伶。牙。俐。齒。難。分。辨。薄。命。紅。顏。金。愛。珠。回。來。未。語。淚。先。墮。開。口。三。呼。罷。罷。罷。中。與。妙。有。誰。知。欲。相。訴。
 時。書。又。下。六。百。紋。銀。酬。故。知。休。生。妄。想。休。生。癡。書。中。最。是。刺。心。語。一。笑。千。金。樂。及。時。文。人。磨。得。如。刀。筆。美。
 人。贏。得。猩。紅。血。真。花。怎。禁。罡。風。摧。了。我。殘。生。綾。三。尺。孽。海。茫。茫。湧。怒。濤。情。場。公。判。屬。吾。曹。愛。珠。算。得。多。情。
 女。洪。鈞。應。該。殺。千。刀。

民權出版部發行

何海鳴先生著 **求幸福齋隨筆** 定價七角

書爲何海鳴先生最近手筆舉凡六合之大一粟之微無不闡以精思發爲妙文有句皆驚無詞不峭眼光四射道人所不能道言人所不敢言俗子腐儒見之咋舌佳人才子見之醉心可以供英雄之歌歎可以助逸士之下酒匪特說鬼誌怪弗可同語卽談兵論政之文應有盡有蓋著者磊落之胸襟雄邁之才情抗爽之軀負胥於書中見之茲將舊作嚴加潤刪復增新稿五萬字都十餘萬言實爲不可多得之筆記先生事業文章彪炳當世凡仰止景行者允宜人手一編焉

古今小說評林

定價六角五分

古今小說浩如煙海薰猶羅雜其裨益社會者固多而蠱惑人心敗壞道德者實指不勝屈青年士女以消閑遣興未能加以擇別誠恐誠辭邪說侵淫腦帶誤入歧途張冥飛蔣著超何海鳴尤玄父四先生於小說無所不窺名在藝林爰著古今小說評林一書上下古今凡數百部劣或擷示其精華汝南月旦示以南針讀此一陳其優劣或擷示其精華汝南月旦示以南針讀此一書則古今小說筆記傳奇之藏否了然胸中審君而欲印證心得取備用宏節陰省財讀佳小說好筆記者敢進此書爲識途之老馬

錦

囊

定價五角

近今以來國粹浸微章句之學每况愈下問有率爾從事者類皆侈褻諱之詞不足爲風騷之繼枕亞雙熱兩君有見於此因而有錦囊之輯灑去珊瑚之網搜來金玉之音信衆美之畢收讀百回而不厭雖範圍較狹無非芳草美人而花樣從新當得黃鐘大呂書已再版裝訂精良

民權出版部發行

十五度中秋

定價五角

書為冥飛先生經意著述書中敘男女二人以未婚夫婦之愛情男為女義女為男貞身冒百險瀕死者屢經十五年之久始得結褵賡偕老焉情感之深恩義之篤讀之使人增伉儷之重至描寫瑣屑微渺處無不設身處地達以深入顯出之筆至詞華之麗則文筆之爽朗是又以騷選之腴運以歐蘇之氣者

雙熱 孽冤鏡

定價五角

孽冤鏡懺情之巨作也著之者為吳君雙熱其結構之精密與行文之灑落識者類能道之慨自世風日靡情戰日劇恆河沙數之青年細嚼紅樓西廂滋味者恆沉溺而莫由自拔得是書以警覺之如乘普渡之慈航可作當頭之棒喝

嬉笑怒罵 破涕錄

定價三角

是書原為李警衆先生所編收羅宏博亦莊亦諧古之齊諧志今之笑林廣記等書咸不足方其精覈復請沈肝若先生校讎末後又增輯續錄一卷言皆有物語無不妙用雅馴之筆墨盡談諧之能事洋洋乎成爲鉅觀

茉莉花

定價四角

書中述拿破崙一世之專橫干涉民庶婚媾被迫者爲一民黨健者之未婚妻其夫聞訊赴援備歷艱險經茉莉花女王之援助始完趙璧而成好事女王心乎民黨健者又不忍奪人之愛乃從容自刎以殉書都三萬餘言事跡離奇譯筆雅雋定價僅取紙本

雙熱 蘭娘哀史

定價二角

歡迎雙熱君之文字者大約十可居其九然多知爲滑稽妙手而不知雙熱君之言情尤哀豔動人也是書爲雙熱君最初著作以入情入理之筆寫可歌可泣之文看似尋常實有奇特成如容易却費艱辛且裝訂精小便於攜帶諸君如手置一冊誠酒後茶餘車中槍裏之無上消閒品也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0 6947B



民國拾年八月初版

著 超 叢 刊

定價大洋六角

著 者 古 越 蔣 著 超

總 發 行 所 民 權 出 版 部

上海四馬路麥家圈萃秀里第一家

印 刷 者 民 權 出 版 部

分 售 處

申 報 館

上海漢口路二十四號

各省申報分館及各大書坊

